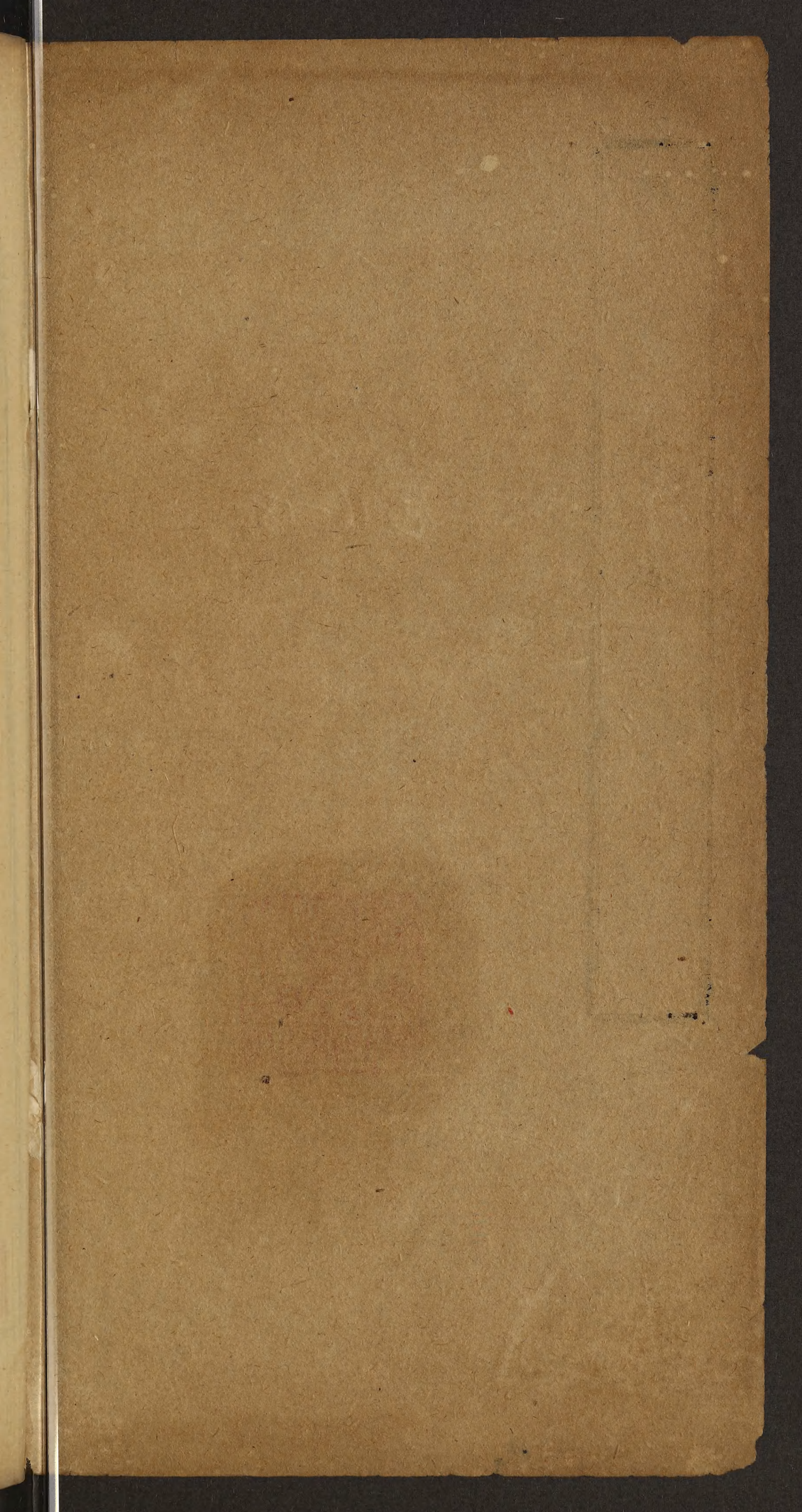


剡源鄉志

卷 16-18







剡源鄉志卷十六

奉化趙霈濤 醉仙甫纂



藝文上 書目 附寓賢書目

漢

梅福四明山記 高似孫剡錄注 黃宗羲四明山志

晉

王羲之集九卷 高似孫剡錄

別傳一卷 同上

孫綽集 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註引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逾麗 高似孫剡錄作十五卷

論語孫氏集解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馬國翰序論語孫氏集解一卷晉孫綽撰綽字興公太原人官至廷尉卿長樂亭侯晉書有傳是編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稱集解十卷陸德明釋文序錄稱集注卷數與二志同今佚釋文引不至於穀一事茲採皇侃義疏尚得三十一節合為一卷考綽嘗著書號孫子卓然名家其作遊天台山賦范榮期稱其擲地必作金



石聲蓋以文章鳴於典午者此注蘊味宏深而詞饒清麗晉客吐屬別有一種風韻若概以來儒語錄律之則失之狹矣

孫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馬國翰序晉孫綽撰綽有論語集解已著錄經編隋唐志道家並有孫子十二卷引或稱孫綽子今佚輯得二十餘節書詮元旨有飄飄欲仙之致而如評譙周勸主降魏及道德王霸之稱號則亦出入乎名法諸家已

宋

陳顯論語註 嘉靖志 浙江通志

平山文集三十卷 續通考 雍正志作二十卷

曹粹中放齋詩說 寶慶志 玉海延 鮎埼亭集

全祖望序曰放齋曹先生粹中吾鄉定海人也字純老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沈晦榜進士釋褐黃州教授莊簡由吏部尚書參預機務秦氏勢正殷聞先生名欲見之先生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為首揆所容乎何不早去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簡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嗚呼先生曠然於姻婭之靡仕而潔身於十畝之閒不媿其婦翁且加以先幾之哲焉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改修而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於朝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講深寧王氏解詩多有取於先生之說如據太始天皇之策包義網罟之章葛天

秀之八閱康衢之民謠以為詩本而瞻彼早麓以漢書地理志證之知為旱山四月
因念少時讀深寧四明七觀其於經學首推先生之詩今幸得拜而讀之奚翅南
尚多有不而完書則意其不可得見矣忽見永樂大典中有之乃鈔而謀付之梓
金不徒桑梓敬恭之思也自先生之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為吾鄉
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則論吾
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為首座歟

案延祐四明志曹粹中著詩說曹說著易解康乾二志詩說不著錄而誤以易

解繫之粹中浙江通志誤同豈未見延祐志耶全謝山論朱氏經義考謂曹放齋之孫

泰宇著易解乃混列為放齋所作是其誤不始於舊志矣其稱放齋之孫亦誤

泰宇乃放齋曾孫也

遺稿八帙攻媿集樓倫撰其子虛墓志云中奉詩易

張良臣詩集攻媿集延祐志作十卷平園續稿作雪窗集○案剡源集題

周必大張武子雪窗集序富貴繁乎天一定不能易安之可也詩文則不然盡心
力而為之期至乎古人乃止耳雖然天之降才正自不同孟窮苦累累韓富浩穰
穰宮商合奏斯有取焉襄邑張良臣字武子家於四明篤學好古擢隆興進士第
日從魏南夫史直翁二丞相游仕官二十五年他入朱紫君困青衫他人鐘鼎君

樂筆瓠方二公薦士如林君芒葵藤杖日與高僧逸人往來蓮社間不復以名宦
為意淳熙末始管庫行都則又蹇驢破帽苦其心志於瀟橋風雪中朝士稍知
而愛之僉謂宜掌故六曹馴致館學子聞兩社有意啓擬而君病不可為然後知
二公前日遺君者命也命乃在天無可奈何就使君憶心疲精畫鍛夕鍊自苦於
吟詠欲效陳無已之簡古呂居仁之淡泊至於古賦四篇古律詩四百首號雪窗
力之艱勤此豈非天乎十五年君之弟堯臣哀古賦四篇古律詩四百首號雪窗
集介友人曾三異屬余以序嗟乎富貴不可致君固安焉擇術復自苦有郊之窮
而交遊無韓之富相和成晉天之與人兩不相遇予誠憐而悲之故為詳記本末
堯臣亦工詩殆所謂二難
者耶嘉泰元年十二月
樓鑰書後畧曰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或謂之笑曰吾
寧僻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妻孥至
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為歲晚計答曰水禽有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
上俟他禽偶墜魚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謔類此詩不必贊也其
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
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竺大年禮記訂義

嘉靖志 雍正志 浙江 乾隆志

汪元春序曰探禮樂之精者得制作之心也蓋禮樂聖人之制作實聖心所流貫
也惟士人勤學好問研窮乎至理而後能因理以求心因心以求制作而禮樂之
精於斯洞獨焉奈何老拙之徒外吾心以求之謂禮樂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
以墜于空名曠蕩之鄉世儒任已見以求之謂禮樂止於器數制度之末於
諱夫子所定者卒不能彰明較著其精蘊嗚呼此竺先生訂義之所由作也先生
諱大年字耕道號楓林舉紹興壬午鄉魁會試下第絕意仕進幽居著述禮記訂

義等書余觀是書也綱領弘大而節目條理言詞精密而議論簡妥於道契本末之辨先後之閒多所發明俾聖人制作之理炳若日星豈不有裨於天下後世非其真有人制於世道也是為序寶祐丁巳秋

獎孝詩

剡源集

戴表元題獎孝詩卷後曰右獎孝詩一帙騷壇名公獎康彥中公廬墓之孝者也公諱敬字彥中鄞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駁奇吾剡源山水購茂林通家張氏山窆乃考迪功郎維翰府君公以成童之年自扶柩至兆既葬別間泣曰吾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留廬墓讀書張氏嘉其孝且俊妻贊之因家茂林為奉化人今其子姓詵詵門昌資裕孝讓之風藹然為鄉族望有由也一日余訪公後安時先生於讀書齋適見是帙讀之慨曰是詩也所謂樹風聲表宅里者也家庭之範在是鄉黨之則在是國之忠臣必有出於是門者矣康氏子孫能寶藏越今而時閱之亦可謂宅心孝讓而尊祖敬宗者矣表元也幸得以稽孝子之世而譜其行庸附名孝子之錄以託於不朽

董斗祥詩編

本堂集

陳著董長卿詩編跋董翁忽以一編示乃詩也平生不過笑談終日風裁清甚其口未嘗言詩既歿其子翁多歿且廿六年不肖後口欲次集猶未暇斯無憾矣予先君詩亦多歿且廿六年不肖後口欲次集猶未暇視肖翁常如其媿三歎之餘就書於卷尾咸淳丁卯九月望日

曹說易解

延祐志中著均誤延祐志元史藝文作易說康乾志作曹粹中府志作易解全書粹中著均誤延祐志元史藝文作易說康乾志作曹粹中府志作易解

一儒生所竊銜為已有貧不自給復嚮於松江某家

尙書說 剡源集

論語說 剡源集

詩文三十卷 延祐志

樊伯撝文集

陳經序曰朱子曰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皆光明正大而為難於實不難於小態於大至哉言乎蓋能立其大則措諸事者皆非風雪雨露之章苟非然者務其末而踐其實則吐於詞者皆麗結構精奇亦不過雕蟲小技而已矣經嘗以是吁衡而不知其本縱使措詞瑰麗結構精奇亦不過雕蟲小技而已矣經嘗以是吁衡之勝國之餘自淺也蓋公泊先太博而外際我朝國勢寢昌朝臣咸進避之策公獨痛哭流涕以宗廟社稷受命詔訪江浙直臣容齋色沮嗚呼天地之間義之歸鄉杜門不出既而我朝受命詔訪江浙直臣容齋色沮嗚呼天地之間義之實孰有於君臣之際而公於此乃退老窮鄉自改於山谷之中與先太博後是其所立豈徒以其文而已哉及其退老窮鄉自改於山谷之中與先太博單君範戴帥初登高賦詩而忠君愛國之念為風之悲時見乎詞者蓋必有其本矣公死數十餘年公之忠君愛國之念為風之悲時見乎詞者蓋必文若干卷屬極為之敘其生平梗概於右庶使君子有以知其文之大節如畫然心傷不長嘆因為之敘其生平梗概於右庶使君子有以知其文之大節如畫然心傷不

士氣寵信吏胥壞士公實參之文衡於千人唯唯中得一謬士痛陳厭諱人言消沮
 聞者為子深縮而掩抑之公作詩道其屈每對人言激發而不能不使人嘆恨也公
 羨公之為制誥止用之書檄賤啓宜被金石徒見之深山窮谷佛老之慮天不使
 之文宜為國家之盛而俯仰古今感觸風景以抒其黍離麥秀之悲公亦豈料文
 和其聲鳴於世哉若夫挽王少保之辭弔唐饒州之文誅權奸於九原表忠於千古
 蓋有關於此道之大者非徒文也余竊矣因念千佛經中多墮鬼錄余後死尙獲
 觀公平生之文可與晉人同幸也斯文之脈不絕如縷未
 知後之視今何如與晉人同幸也斯文之脈不絕如縷未
 四庫提要曰是集凡詩三卷詞五卷雜文十五卷據其原目尙有講義二
 卷此本有錄無書蓋傳寫佚之矣宋代著作存於今者自周必大樓鑰朱子陸
 游楊萬里外卷帙浩博無如斯集其詩尤不及朱子之純粹然宋自元祐廢且後
 周樓陸楊之淹雅又獎借二氏往過當不及朱子之純粹然宋自元祐廢且後
 講學家已以說理之文自調門徑南渡後輒轉相沿遂別為一格不能竟廢且真
 德秀文章正宗別最嚴胡寅作崇上辨攻駁尤力而德秀西山集寅斐然集
 為二氏操觚者不一而足亦未妨獨為著答披沙
 簡金時有可採宋人舊帙固不妨存備一家也
 焚經序曰家咸孝祥於吾奉之前賢名哲其顛末各為列傳斯亦言稱先志之
 遺意歟吾獨異其錄本堂先生之文集得之更艱其意必欲公之天壤俾世之學
 者輒沒於塵埃中或存此一人編焉知無好古而未逮也雖然先生之精光浩風必不
 久埋沒於塵埃中或存此一人編焉知無好古而未逮也雖然先生之精光浩風必不
 天下後世耶
 康熙己丑

東聲序曰往在京師見寶祐四年題名其第一甲第一一人為文山先生第二甲第
 一人為壘山先生第七人為陸君實先生蓋以此三人傳也為之掩卷太息
 者久之去年奉使來明州登范氏天一閣中故有此書因得借鈔以歸己而奉
 化陳氏以其遠祖本堂先生文集來蓋拔萃科孫君鏘所輯今年再至書將告成
 來乞序校文之暇竊閱一過則先生亦文山榜中人而為之序者有荆溪蔣君亦
 其同年云昔唐之季也士爭以第一第為榮有求知已之說有謝衣鉢之說而忘其
 國祚之將移宋至寶祐蓋亦猶唐之乾符光啓爾而得人如是豈非真儒輩出講
 求名節之效與抑先生匪躬之節銜石之悲有不可泯滅者天故留其文字俾後
 世有所考也湖自遭寇亂聲名文物掃地無遺亂既定議大吏顧念東南靈秀之
 區為開書局於會垣修復西湖文瀾閣儲書比舊所損不及什一士大夫喜日月
 之重開往往以搜訪遺籍為事日增月益若孫君者所在多有可謂難矣余以老
 倦忝領學事尤以拭目其閒為幸故不辭而序之如此蔣氏名而錄中名砥以老
 實符云癸巳孟夏之月
 陳勛序曰本堂先生以文名宋季蓋東南一大宗也所著本堂集國朝乾隆閒採
 入四庫海內之士未能概見而吾鄉舊無刊本奉化孫君玉仙近得樊氏傳抄本
 有蔣巖跋云公子深示遺稿若干卷又題曾孫陳煦編次知為家傳真本無疑樊
 氏後人與曹君月評瑞為姍戚書藏曹氏玉仙從曹氏借之再三警校卷有闕佚
 復借仁與姜氏藏本抄補其於是書用功可謂情且勤矣至若割剗之資倡助相
 君鶴亭育陳氏支裔析居異鄉各縣者咸踴躍從事即他姓殷富亦願俟助相
 與有成以此見文字之緣殆有夙契而懿好同然也玉仙留心鄉邦文獻嘗刻
 剡源文鈔又得任松鄉文集殘板補其闕而印行之今復上溯本堂而有斯舉豈
 果嗜古之有辨與何抗希前哲而嘉惠後學之心倦倦未有已耶抑余更有說焉
 先生素不以講學自居而其贈吳安仲云人之心倦倦未有已耶抑余更有說焉

亦莫病於固固則其歸為告子故君子必擇乎中庸而知性為難知言為尤難贈
 孫會叔云夫人幸而儒儒其名必儒其實區區小技風月自命妄立標榜良可悲
 已參前亭記云人之所學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道外常以忠信篤敬為本虛則
 易放開則易怠題洞真觀石云道天常也常之外安有道外常以求道妄而已奚

其儒謂可以乘雲御風騎鶴按鯉吁有是哉皆粹

然儒者之言願與讀是集者細心紬繹之毋忽

族裔孫隆澤跋右本堂文集九十餘卷先祖宋莊靖公十一世孫諱著之所作也
 昔先君司馬府君嘗與魚門太守規復郡城既而鄞志設局其徵引之書多假自

杭垣文瀾閣中有本堂集一帙太守謂先君子此集係吾鄉文獻宋季日年閒人物
 多資考證惜無人付之劫闕為可歎也先君子勲孝廉隆瑜獲雋後遠從先人地

下而先君志事所賴以繼述者獨先兄子芹司馬隆藻纂訂宗譜及輯恭潔公旌
 忠錄而已壬辰之春奉化孫君玉仙明經偕其族人軒蕉上舍德昭過訪以募

本堂集啟見示余驚喜曰此乃吾宗遺書而先君所錄如文介公禾四絕傳及文集
 氏自莊靖公以來宋元迄今代有賢哲而藝文所錄如文介公禾四絕傳及文集

延美公瑀百官圖說仲公龍陳氏日鈔仲攸公苟東皋唱和集月湖
 稿及眉庵公應祥眉庵集雲隱公應禎雲隱集皆先代作家其傳本不少概見而

茲集雖非足本尚歸然如魯靈光之存不可謂非吾宗倉基一族遷自茅山走馬
 獲視斯集之行世用不揣穉昧謹誌數語如右至吾宗倉基一族遷自茅山走馬

塘與本堂先世之源流別有宗譜中世系表及支派
 存證在茲不復贅云時光緒癸巳夏五望後五日

族裔孫育姜跋育姜不肖聞之先伯兄雨亭先生濟靈曰本堂集九十六卷昔先
 子蓉堂府君嘗有志梓行授徒二十年力不能逮光緒紀元族議訂譜乃撮登其

要以前一二後有賢能全付黎棗則家乘之錄又任所寬矣時育姜方侍先兄讀
 書並預校對之役每誦一篇心未嘗不躍然起也竊意先代著作獲存無幾此

要以前一二後有賢能全付黎棗則家乘之錄又任所寬矣時育姜方侍先兄讀
 書並預校對之役每誦一篇心未嘗不躍然起也竊意先代著作獲存無幾此

編雖四庫著錄而不付割剗終無以饜海內好古者之心戊子春間孫君玉仙明
經留意鄉邦文獻揆及是插旣而秋闈旋里以得借鈔仁和田氏藏本數卷告噫
天下事有志竟成好古如孫君可不謂有功遺書者歟吾族竊茲先世除蔭雖不
甚發名成業而一經授受幸未替於書香且派別支分郡多著望豈無願誦清芬
者有之而不以告是不肖育姜之無人心也因丐孫君并命兄子遠謀從之游俾襄
姓而同志之士亦聞及焉即以校讐之事屬之孫君并命兄子遠謀從之游俾襄
乃勞自辛卯冬開雕訖工癸巳之夏而全書纔成其原闕者俟訪補已育姜不肖
於本堂先公之行誼文學未能窺見萬一惟平時繩尺自持恒懼獲戾姓譜幸荷
各宗丈協力飲助數有不足又質先世祀田以益之以俟
將來之贖而先子與先兄遺憾庶其稍慰云爾癸巳夏五

至元奉化縣志十卷 浙江通志

道統三書 本堂集

白題後曰韓文公謂吾道之統孟子死不得其傳孰知至周子而後又大光明有
太極圖通書西銘在焉全體大用與九經表裏學不知此非學也而未易言也然
上希賢希聖希天非學者分外事二程子一出便欲學聖人其知此歟
日因會朱子所註三書為一編吾老矣兒曹尚敬之哉癸未季夏書交翠窗

單庚金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 剡源集 元史藝文志 嘉靖志

春秋傳說集略十二卷 剡源集 元史藝文志

論語說約 剡源集 浙江通志 曠縣志 俱作論語增集說約

晦溪處士餘力藁

剡源集

浙江通志

嶧縣志俱作晦溪餘力藁

陳觀棣萼集

清容集

袁桷曰

徇祥巖壑侍博士窮幽扶奇連唱屬和

竅蚓集

清容集

元史藝文志

嵩里集

清容集

元史藝文志

孫嘉詩集

剡源集

戴表元題孫常州摘藁孫常州天資篤雅瀟灑人也晚歲歸臥四明山中即園池之適易軒馬之榮用篇翰之勤寄簿書之敏而尤好哦白樂天詩意至輒效其體為之得之不勞而神全機縱坐客往服其敏而慕其達也余以連姻往來屢預其集每見琴樽杖席之間詩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私歎一來風預流略與樂天何異亦由承平士大夫氣習薰摩沾灌之所致而今豈復易得斯人哉公既沒其子將版刻家集以傳而所作極多力未能及遂先摘刊一二以荅求者此藁是也余讀而潛然昔樂天以無子為恨垂老手自編次詩文寄藏浮屠之室以求傳久其言悲傷之甚而公有子如此又可敬也

汪灝蠟臺稿

康乾志

剡川詩鈔

鮎埼亭集

僧普濟五燈會元二十卷

岳林寺志

元

蕭子西詩

剡源集

戴表元題蕭子西詩卷後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
可諷詠未經者屬余評之始余與丞公往往還時居相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
世家學問相蕩滌譬如飲食之於庶羞肴饌以爲不可闕耳未知詩之雋永極味
也年俱老蒼加之以世故兵革羈旅炎涼之憂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
之於內於是詩味之酸鹹苦辣煎煮百出如膏糜果蜜力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
生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爲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
在馬輿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峽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郵急於百
返危韻或乃共和爭奇鬪博下至傳藁生徒執視童孺欸唾相熏亦有法則今一
濯衣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淒然孤留人遂無從余問詩者竊自快慨歎謂不
復談此事矣里間之問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鑪之憶爲之愀愀於心
抑余許子西詩氣清而能不甘趨廣而能不一模擬造詣處不愧
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爲知言

戴表元剡源集三十卷

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作剡源文集三十二卷康熙志作二

自序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
方門三傳而徙坊郭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
歲知爲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
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夫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
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大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
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生辛未春試南省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
士及第授迪功郎升學教授癸酉冬起升及乙亥春以故歸善廬改杭學教授辭
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扞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

丑歲兵定歸郡至是十四歲矣家素貧爨割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鄧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刻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袁桐刻遺文疏曰羊公岷山之碑深懷身後白傅雞林之勞多孰若壽梓之功博生之藏成嗟其斷缺航頭之獻或議其改更念茲汗簡之勞多孰若壽梓之功博生乎今者嘗忽夫近志於古者或知其非爰舉者先以告茂異刻源子少負奇志晚成大名漱六藝之菁華窮百世之源委如得溫璞以成連城之璧若哀吉金以合四縣之鑄世方崇老益平實夫既人慕其學是宜家有其書失今不圖斯答誰執十年之計在木庶得廣傳同心其利斷金允宜共贊不在是舉曷成斯文穆參軍市上之酬敢求美價蔡中郎帳中之陋徒蔽修名

宋濂序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刻源戴先生為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曾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先生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為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郵徧求之鄧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卷求上濂始獲而覽焉因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體偶儷以為奇覲然自負其名高稱上之則穿鑿經義括聲律我將以為明道奚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標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語助之辭而不動以句願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不可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為乏一人障

者輕矣世罔攸重而人之取者舍矣人不知取而時之卜者下矣先生起家宋咸
 淳進士未幾而元胡當王明賢淪喪則時非熙隆之世而人非禮重文學之人知
 先生者惟趙孟頫氏以江南夫子歸不肯以文字獵名人間其先生不得已之意乎
 心窮約屢遷居止為避地計而終不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簡
 至我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而又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
 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簡
 勝人錄之卷或散於衰微或埋於水火往往好尚文士者偶得先生之文矣乃得先
 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之文矣乃得先
 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續即手抄之積至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
 獨詩集一部僅備諸體而散尚繁後之人有能舉一而知三者出矣則先生
 之詩教可無恨也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攜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閱區分
 聚勒成三十卷命更繕寫成全集庶幾後之學者知四明文獻有如先生而軌
 範文章不獨蘇諸大家爾矣因為之
 序以識始末云萬歷元祀歲在癸酉
 戴洵序曰余自垂髫時游宮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為
 先世也稍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爰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為司業時
 嘗敘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
 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之手抄之日夕覽味始知前輩為文其命意構辭必有準
 繩不苟馳騁以街奇巧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也邇以承乏來南太學
 事因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承乏來南太學
 生舉咸淳進士未幾而國祚遷改東西奔竄於窮老時江南搜訪人才使者如
 織先生名傾一時而竟不之及晚乃強就一儒學官而無何即棄去此可以窺先
 生之心矣晉陶元亮辭為彭澤宰而日嫖於詩酒蓋無意於詩文而精詣之士孰能
 知其解哉余嘗謂淵明非詩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精詣之士孰能

不工者此所以為難及也余故因刻既成而敬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萬歷辛巳

周汝礪敘略先生雅好山水閒一濡毫搗藻為古文辭若詩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聲藝林然先生一視如飛霞飄風歸於鳥有也以故趙孟頫黃文獻諸公一

條忽變態之當其前一樂道先生不輟及郡國志乘所紀載先生高標逸韻如丹

霄紫霞中人不會古所稱田子方魯連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既澹如又不喜標揭

為名高遂令曠世後無知先生者迄於我明宋潛溪氏為一代鉅儒博綜羣籍搜

訪遺編得先生之文於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之顧於今幾三百年所而先

生諸作炳然藏於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家並垂不朽其人世

乎逃焉四庫全書提要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

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遷臨安又遷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皆以兵

亂不就元大德中以薦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撰博士薦不起終

家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

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為蒐輯釐為三十卷表

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甯刻剡源集四卷乃黃宗義所選錄非

完書也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岸祥游學問淵源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

宋季文章氣萎頽而詞飢餓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

深雅潔化朽腐為神奇開事摹畫而圭角不露尤引宋濂之言曰蠶嘗學文於

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蠶嘗學文於

黃文獻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為

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誣也

子剡源集無論明初所得袁清容居士集元稹本五十卷刊之清容為戴剡源先生弟
 黎淵先生所從選錄不全本蓋是集幾湮失久矣今所刊三十卷者寶山毛君生
 翁得於武進李申者太史太史得於同郡趙味辛司馬則得於湖州鮑以文
 孝廉司馬跋云是書為竹垞秋岳兩先生藏本鮑君亦嘗校之今觀書中回易刪
 加朱墨爛然皆無主名不能分別某者為何氏其明確者既背從之而意有未
 亦弗敢徇至原本字畫音儀顯釋脫者輒以己意參攷補正疑者闕之其朱墨
 改者既不能辨為何氏則統以或云括之而余所更定者則率隨文條列又原本
 詩文間有字或仍或否亦率注以存原刻法製凡三閱月是為東南一大家
 繕寫付剡源先生之文章博奇雅義法整贍宋未元初為東南一大家
 所由刊刻者多論著之矣而惟是實事求是之心不敢攘善不敢臆決區區於
 年十

剡源文抄四卷

四庫全書存目
 清黃宗羲編

朱邁序口○起首脫九十字口書盤石上行吟坐風未嘗不精神寂莫穆然想
 見其為人適從子仲安來有奇文共賞之請遂付剡源先生石窗挾是編渡黃河
 而北也忽風雨驟作魚龍亂飛箱篋資囊盡委水若而此編巋然獨存豈剡源固
 越人南枝之戀愴北風而思返耶抑天之未喪斯文也將試諸危嶮蕩冀託諸
 西村壑人而欲享以千金也嗟乎文之在天地間一氣而已矣天地之氣鬱而不
 舒則擊而為雷閃而為電夫人秉天地之氣以立文之而當時莫能鳴其豫即遲
 矣之久所謂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是也且刻源之書論其世而其人語嘿憂患如親
 炙之所謂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是也且刻源之書論其世而其人語嘿憂患如親

絕弦慨當以慷乃一不露其鋒芒而韻味深長初讀之明月入懷也既而悽風苦雨猿吟而鶴唳也又既而洽乎飄飄乎行雲御風轉春和之沃若也刻源乎蓋得天地之中氣鬱而不舒必待雷電交激而後百果草木皆為之甲坼乎紀其以閱三數朝問其時歷五百幾十歲始得從塵煤蟲鼠之餘發其光彩非其氣足以留之不至此予老而失學喜得阿咸富於春秋嗜書慕古表章先轍他日讀中秘書見所未見如刻源者皆得詮次而流傳之皆於是為息壤矣爰手書簡端上正先生先生當聽然謂石窗能傳其習以公之於友仲安又能廣其傳而且於天書於南

咳草堂

爾共之勿廣也夫充之文未行世豈能賞識則得矣斬而勿廣未免施所好焉且馬思贊序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秘諸帳中或取數卷豈丁寧曰惟我文章之至者固非一人所得終秘者以傳而刻源文則幾至湮沒黎州黃先生表而出之以授石臆范先生石臆先生秘出其書以授小子思贊思贊讀訖而歎曰有叔氏日觀先生日觀先生又勿之秘出其書以授小子思贊思贊讀訖而歎曰有是從諸長者之後一窺其議論未必非造物之有待於予也予固陋雖不足以知刻源之美而廣其傳也哉用是付棗棗并序得是書之頗末庶見諸君子之有功刻源不淺若曰思贊將附以不朽則勿收居也刻源自彼六歲知為詩其序入詩而將余告乎則又余之所深幸而企望者矣昔康熙歲在戊辰冬仲漁村馬思贊撰仲安

剡源佚文二卷剡源佚詩六卷 祝舫室刊本

王家振序曰昔方遜志序劉樞園文集云樞園所尊善者舒闓風陳南山所友而
 敬者戴剡源袁伯長袁仕元為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於時蓋遜志從潛溪
 遊獲見剡源集二十八卷故云爾其實皆家膳人錄之本流布未遠故久而開
 然至周羽可重輯本出則不脛而走矣而猶曰詩集僅備諸體散落尚繁此先生
 於文所以有待於後人之蒐探也奉川孫內翰玉仙嘗附佚文十三首今復得他
 作並其佚詩三百餘篇另為一集將壽黎棗以補郁氏所未選勤矣哉其用心也
 自古學陵夷前輩撰日月淪所賴一二有心人冥搜露鈔存什一於千百然
 或致美備而力不副或有唐人力號能文者莫如韓退之皇甫持正而孫何稱退之擬范
 蠡與大夫種白樂天稱持正涉江文皆一本集所不載詩之佚者尤難更僕數後
 人或因其目以意妄為之見者未能剖別一皆疑為贗鼎遂并其真者亦割置之
 是可惜也先生之意妄為之見者未能剖別一皆疑為贗鼎遂并其真者亦割置之
 尾勤求無已亦易能使璧彩盡披發白爾而玉仙又非有力者其用心可謂加
 人一等矣夫閭閻山自以有宋遺民不樂仕新朝先生亦力辭薦剡高風逸韻
 真不相上下故其所作皆不終汝汝方氏盛稱樞園之文今不可得見即閭風集
 亦從永樂大典錄出獨先生文章有潛溪以導其源羽可文章名以助其瀾今復得
 吾玉仙濕取涓滴於斷流絕汝汝之閒蓋先生雖不當僅以文章名而文章實據
 宋元之交予故述其緣起以塞玉仙之俾之假手於玉仙文也光緒二十一年枯
 澤骨之功予故述其緣起以塞玉仙之俾之假手於玉仙文也光緒二十一年枯
 孫鏘跋曰右佚文十四首佚詩三百二十五首皆宜稼自郁氏開集未及編入者
 也全集三十卷四庫著錄而吾鄉所流傳者獨鈔本耳自郁氏開集未及編入者

士始以得讀剡源集為快戊子之秋余就試杭垣從仁和丁氏借得鈔本剡源集
四卷文凡六十餘首內有集外佚文十三首即昔年附刊剡源文鈔後者也嗣又
從丁氏借鈔剡源佚文則十三首之外尚多像贊一首而詩三百餘首然一
巨帙余屢欲刊之久矣甲午之冬告假在里始得依集類編付諸剡別有所見
併附卷中蓋先生之文當元時已備江一人自明初宋潛溪氏訪於郡國始稍
褻輯洎周氏儀釐為三十卷可謂備已然楊文懿公尚見集外書札數十通則其
所遺脫概可知也今戴氏子姓居榆林者兵燹逃竄幾無一人荒祠叢冢賴老友
陳春泉上舍日贊歲時修祭并撥己田以圖永久可不謂有一人荒祠叢冢賴老友
刊此書喜陳君之所為附詳簡未俾剡源諸君子
聞而興起并推廣其所為未備尤余之所厚期者夫

榆林集五十卷清容集

僧珣詩剡源集

戴表元珣上人刪詩序人之於言少繁而老簡彼其中固有定不定也言之至者
為文而人之上人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者不必皆出於自然惟夫詩則一由性情
以生悲喜憂樂忽焉觸之而材力不與焉此其老少之變繁簡之異豈得不有
待而然哉珣上人學佛氏之道遠世避俗與木石並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不敢
以常情論之願獨喜為詩出於作十百篇示余謂余曰為吾刪之能言能使國君
古之學佛之徒以吾書所載如又遁佛圖澄二人者於其時最號能言能使國君
大抑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書耳文教益衰詩律濫觴於是其徒始有棄其空
乎抑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書耳文教益衰詩律濫觴於是其徒始有棄其空
佛之說而以能詩鳴于世者蓋兵亂已極衣冠之流鉛槧之士逃於某類而為之非
佛氏之為教或當然也上人本三石陳氏儒家子年未四十氣貌嗒然如不欲語

今又厭詩之繁而務刪之是不待年之老而能簡於言者歟夫由佛氏

之說則不如無言由吾之說則氣識定而言當自簡上人其幸思之

又珣上人再刪詩序余識東玉師在紫芝山中且一年嘗為序所刪詩者也遷烏

石之明日入刻源村雀拜丘墓禮聖循溪行恍恍若有所失有衣繼褐之徒脛其

行滕而來蓋東王宅里在焉余邀歸信宿昔所歎於吾詩者吾刪之既矣吾歸而

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貶余曰子昔所歎於吾詩者吾刪之既矣吾歸而

益疑蓋佛法於吾徒之言有所不屑而何庶言之須乎雖然必為我竟言之余聞面

之駭爾吾以九州四海為廣而佛曰是得地初無幾何爾吾以生人以來莫堯

舜夫子為聖而佛曰是聖人於人間而已爾其大者若自餘刑名器數民物

事為宜無所留於心而況飢渴寒暑之感見草木之喻嚶嚶然呻吟雜擾以為

辭者視之何直劍首之缺哉何東玉遺於大而未之於小也吾觀東玉行應法

言近道其必有所異於諸人之得者矣雖然東玉之道於今為盛載其輕人方無累

之身輔之以學將何行不可至何入不可得余億矣不能從也家有老三人方無累

備賃山樊之間動搖筋骸以治養具於其暇日修閱種牧之書與溪丁野稚講而

陳成晦父詩 刻源集

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出壞聞詭觀以發藥其蔽陋是
則余所望於平生還往者也餘何有哉餘何有哉

戴表元陳晦父詩序世多言唐人能攻詩豈惟唐人自劉項二曹父子起兵間即

皆能之無問文士至唐人乃設此以備科目人不能詩自無以行其名故不得

攻耳近世汴梁江浙諸公既不以名取人詩事幾廢人不攻詩不害為通儒余猶

記與陳晦父見弟為兒童時持筆藁出里門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於場屋

科舉其得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問有一二以詩進謂之雜流
人不齒錄惟天台閩風舒東野及余數人輩而成進士早得以閒暇習之然亦自
以不切之務每遇情思感動吟哦成章即私藏箱笥不敢以傳諸人譬之方士燒
丹鍊氣單門秘訣雖甚珍惜矣余亦髮髮種種晦父在當時年最少且復五十餘
天出而東野輩樵悴老死盡矣余以鬢髮種種晦父在當時年最少且復五十餘
作詩方工天固將遲其成使之行名以遇於世乎晦父詩凡若干卷疇昔已經閱
風翁稱道者余不復舉自括蒼以來續而通清而有餘妍
編諸唐人庶幾升堂而入其室者也大德丙午孟冬三日敘

陳樸味道編補遼金元志 康乾志 浙南通志

雲軒集補遼金元志 康乾志

陳子翬思剡集元史藝先志 成化志 康乾志 浙江通志

上虞縣志浙江通志 郭南上虞志序曰至正

徐本原思剡集元志補 嘉靖志 浙江通志 剡川詩鈔

明

陳經通鑑續編二十四卷百川書志 浙江通志 作三十卷

陳經自序余讀歷代史輯事之大者為筆記百卷或見之曰子之志勤矣然周威
烈王而下至於宋興其取舍之審有逾於司馬公資治通鑑者乎況朱子綱目筆

削之慎耶湖而至於唐堯則金先生前編方為世所重子書無乃復乎余曰吾備
 吾緡閱而已豈詆與諸書並傳哉雖然盤古至高辛傳疑之言近理有徵者不可
 不知也契丹國俗慕華其國所志者不可不存也宋三百餘年之治亂與亡新史
 而寡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吾不舊文直書見義彷彿通鑑而規模綱目述近
 乃理而刪餘辭使志學之士開卷而上下數千年之事得以槩見可乎曰此則是也
 一其不取前編歸於大元為通鑑新編廿二卷總之為廿四卷合名曰通鑑續編
 惟其意焉則非謂之續者取連續之義耳若曰續先儒之筆竊衷
 賤之旨則非知我者矣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六月甲子
 姜漸序前無作者非聖賢不能造其端後無作者非君子不能述其事則夫法聖
 賢之業述君子之志固學者也昔者聖人因魯史以作春秋以為百王之經
 矣然世變無窮聖賢不作乎左氏因溫公之通鑑以爲綱目可謂善述聖人之事
 之長編可以繼溫公之志而其體非筆削之文陳均之舉要可以述朱子之事而
 其文非著作之體有志於斯文者不能無所感矣四明陳君子經因三史之成書
 取法乎綱目起宋迄元紫陽語錄之微言建炎紹興之大書法乎晉元中興之特
 太平興國之混一本之紫陽語錄之微言建炎紹興之大書法乎晉元中興之特
 筆上而隆之李重進以見統而君臣之分明書劾里鉢之世襲而夷夏之禍兆
 忍絕於其終書孔宜之官重道統而書周程之卒雖因文立義繁簡不同然紀
 至於尊先書而書有作者未有能舍是以爲書也嗚呼溫公之爲通鑑各分
 事實書大旨略備有作者未有能舍是以爲書也嗚呼溫公之爲通鑑各分
 局然猶人之十九年而成朱子之爲綱目因勤矣溫公嘗言吾通鑑成唯王勝子
 經以一人心力而二公之難爲其用功亦勤矣溫公嘗言吾通鑑成唯王勝子

之讀一過餘人未半卷即已卷睡漸於是編亦已讀數過尚未能窺子經之闢與然則不知子經之用功者其可易而觀之者哉子經以漸管獲窺其槩也屬漸爲序因述其得於是編而卒業焉

陳基序宋司馬文正公編次資治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於五代其旨微矣考亭朱夫子因通鑑舊文別以義例爲綱目以正百王之統由是千三百六十二年事亂廢興之迹世儒所嘗論議而不能無異者至是而後有以折其衷此作者之理學廢興之迹世儒所嘗論議而不能無異者至是而後有以折其衷此作者之非或繆於聖人乃攬撫通鑑以前由威烈王以上至於唐堯者纂爲前編出入經史百氏而一以尚書爲主其事著矣若夫盤古以下逮於高辛述作之家類以爲世遠而難言然百家所記豈無近理而可徵者乎五代而降宋三百年度越漢唐而其世運有盛衰夷夏有消長帝王將相禮樂刑政有得有失此後之君子所宜執筆而爲之論著者也然非貫穿古今不足以識是非之正此吾友陳君子經續編之作所以爲不苛也蓋子經之先大父秘監公以宋遺老隱居四明山中嘗推宗綱目著書以紀歷代之統其先君子教授表章家學訓釋惟謹子經束髮受是書即知先志所屬嘗申以爲圖傳諸同志且數爲筆記一卷藏於家矣今又上論盤古逮於高辛下據三史會於有宋或近理而有徵或損繁以致約前乎唐堯者既有以補其未備後乎五代者又有以嗣其方來比事於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編而不必苟同至於尊正統以定萬世之大分則考亭夫子之特筆秘監府君之遺意子經父子世守而勿敢失焉者其攷覈之精取舍之審固非區區聞者所能盡譚然舉其一而其餘者可以類見昔司馬遷論太史公所次舊聞後世稱爲良史子經此編豈非師古人而明先志乎傳之學者當與前編並存然則序而歸之以俟知者余固不得以苟讓爲也至正十八年三月甲子

周伯琦序史學尚矣紀事肇於書編年創於春秋具載類分防於遷記而歷代則各有全史書簡而核春秋正而嚴諸史博而該宋司馬文正公賭諸史之汗漫而有國家者不能以盡究而勸戒也徧紳全帙曰資治通鑑文公朱子取其成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訖於五代自成一書明人以提綱又疏其詳而目之猶夫三書之敘列也名之曰通鑑綱目於是天統以書明人紀以修尊卑高下之分剛柔善惡之別昭乎萬世矣然而前乎威烈者未有編次後乎五代者未有論述前曠後缺疑信厯味君子病之近世浙東大儒金仁山氏由威烈王而上溯其年代始陶唐氏悉本諸書名曰通鑑前編而陶唐之前茫焉四明陳君經甫世其史學尊承先志纂輯前聞凡方冊所載若盤古氏至高辛氏考紀其槩為第一卷以冠金氏之所述又撫契丹遼氏建國之始並於五代為第二卷宋有國三百二十年為二十二卷其建號也系于甲子逮太平興國四年混一中原始大書其年代為正統至國亡止而遼金之事附見之一以通鑑綱目為法蓋地有偏全而統無偏全勢有強弱而分無強弱總之為卷二十有四名之曰通鑑續編是編也非惟續其前人之業成一綱目之言實有以繼之朱子之志為萬世之計矣有志於史學者誠能以朱子通鑑綱目為主取金氏之前編暨陳氏之續編合而觀之則自開闢以來歷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至於今上下數千年治亂興廢之迹洞徹無間如岷江之流達於東海崑崙之氣貫於五岳也扶陽抑陰之道陳善閉邪待制王理輩然見於統紀不合私於避忌者從而和之如出一口予遂移疾力辭不就其書雖成布在人間而公論有所不能掩者子經論著殆與子合豈可謂世無其人哉子經是編既成兵難大作幾不能生事定而其憂幸存若神明祐之者積歲苦貧不能脫策以祿米致筆札飲食之資聚諸生之能書者編錄之始成至洲時訪子經不得其策以祿米致筆札飲食之資聚諸生之能書者編錄之始成至洲

馬松江貳守昭陽顧子之思遜甫將錢梓以廣其傳請予序之噫此予同志也又
將奚辭嘗聞元公周子之續編希賢也與人爲善二君有焉子經之大父諱著泉
子微宋秘監知台州精於史學晚歲隱居撰歷代統以淑子弟父諱泌字汝泉
嘗爲校官有名又傳注紀統千言至子經又嘗集前世矣予弱冠客杭與汝泉友善
今觀子經所成如此使人歎羨不已子經又嘗集前世矣予弱冠客杭與汝泉友善
相發明其績學討論非一日所爲知來者不
如今也其諒哉是爲序至正廿一年歲在辛丑孟夏

張紳序甚矣史學之難也史之爲一體不有以本乎經則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
爲言不有以補乎經則不足也史之爲一體不有以本乎經則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

易詩之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
遷之書其法言名論散在書志與左氏相頡頏而經世之學可以羽翼六經者則

又非諸子之敢比也宋實祐進士秘監知台州陳公微之學可以羽翼六經者則
名著歷代之統紀傳於家至孫經字子經始知其志上敘盤古三皇五帝之槩以冠

夫司馬氏之統紀傳於家至孫經字子經始知其志上敘盤古三皇五帝之槩以冠
鑑外紀前編諸書爲一家使觀者自開關以至宋末數千載之事一覽無遺述史

者未有若是一室度木榻北牖下書滿案字若蠅皆手親書子經也後余避兵齊魯
主人蕭條一室度木榻北牖下書滿案字若蠅皆手親書子經也後余避兵齊魯

以繼晷汲汲乎若有求而弗得也翁翁乎若蠅皆手親書子經也後余避兵齊魯
與子建隆至太平興國四年無異於五代故但其書適成四年以詳觀焉其凡以爲

宋自建隆至太平興國四年無異於五代故但其書適成四年以詳觀焉其凡以爲
比漢唐遼金繁年宋統之下以遺書法紫之陽先生之綱目也而不敢自擬於綱目

氏之補遺也而不敢自謂之下以遺書法紫之陽先生之綱目也而不敢自擬於綱目

故題之曰通鑑續編其體蓋亦本於春秋者因憶曩時朝廷纂修三史一時士論
 雖知宋為正統物議以宋勝國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
 言欲以遼為北史金為北史宋自太祖立史正統卒不能定至今大夫士雖以為
 專其論力朝廷亦未之從而卒為三國立史正統卒不能定至今大夫士雖以為
 憚然終未有能持宋立趙宋滅而本朝混一則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也本朝所
 梁興郭周纂而趙宋立趙宋滅而本朝混一則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也本朝所
 繼者趙宋之統則遼金與宋輕重可見矣或曰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也本朝所
 之統乎曰宋纂周周纂漢漢代晉晉纂後唐唐纂宋宋纂金金纂元元纂明明纂
 北方天不幅裂五代不得為統也或曰然則宋承遼金之統乎曰遼乘梁而起於
 或曰然則宋繼何統乎曰宋繼唐統者也唐正統也唐以下遼金為北史五代為
 南史斯時為無統至宋太平興國四年滅漢之統也唐以後遼金為北史五代為
 代之猶晉之有宋齊梁陳也唐之統中絕而後宋猶晉之統中絕而後宋猶晉之
 代之猶晉之有宋齊梁陳也唐之統中絕而後宋猶晉之統中絕而後宋猶晉之
 宋之統所謂跨五代軼遼金而統漢唐者也宋猶晉之統中絕而後宋猶晉之
 無統至太平興國四年而後有統蓋得其說矣是經之書自唐而下百世之惑矣
 子經不與史事於世亦可謂無愧於朝矣書廿四卷盤古至高辛為一卷然子經之
 得與三史並行於世亦可謂無愧於朝矣書廿四卷盤古至高辛為一卷然子經之
 國之始台五代為一卷宋為二月二十二卷齊郡張紳為
 之鉞至正廿二年歲次壬寅二月既望蠡桂堂書
 明會稽韓陽重刻序略元至正間時之賢士君綦蘇學以廣其傳往來學士
 大夫爭備是書摹印者無虛日迄今七十年所費之學宮以是編為有功於名教
 元櫛鳳有重望首命安撫江南諸郡駐節姑蘇謁於學宮募梓鳩工悉心重刻俾
 之書觀其腐朽殘缺為之慨然即營圖畫以爲所費之學宮募梓鳩工悉心重刻俾

編之朽而復新昏而復明又於通鑑總類諸書之損失者亦皆補
昔得為全書其嘉惠來學之功為何如哉宣德二年丁未十一月

四庫全書提要曰經以司馬氏通鑑朱子綱目並終於五代其周威烈王以上雖
有金履祥前編而亦斷自陶唐因著此書首述盤古至高辛氏以補金氏所未備

為第一卷次撫契丹在唐及五代時事以志其得國之故為第二卷其二十二卷
皆宋事始自太祖終於二王以繼通鑑之後故以續編為名然大書分註全仿綱

目之例當名之曰續綱目
仍襲通鑑之名非其實也

錢唐丁氏丙謙曰元至正刊本陳經通鑑續編自謙曰經子八年臨海陳基二十
翰林院編修遷待制見明史楊憲傳前有至正十年自序十八年臨海陳基二十

一年鄱陽周伯琦二十二年齊郡張紳及姜漸等序其書以蓋古至高辛為通鑑
世編一卷唐天復至周亡遼夏初事為通鑑外編一卷宋有國至亡為通鑑新編

例十三條自太平興國三年以前係甲子四年滅北漢後始全以統繫一又揭書
昭陽顧述思邈甫侵梓以傳黑口版每葉十八行行二十一有樂安步蟾葉德

榮甫世藏飛鴻袁又愷鴻城蔣懷堂芥青卷石山房諸印仁和高望曾為蔣氏題
跋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二卷 九靈山房集

戴良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通鑑前編舉要新書二卷余友陳子經所述子經名
經四明人祖父俱以史學名家至子經蓋三世矣子經內承家訓而外私淑慈溪
黃氏之教故學問早成流輩莫敢與並者中年以來遂斐然以著述為已任則謂
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而金文安公作通鑑前編以

紀其前事蓋用御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其年代始陶唐氏而陶唐之前五代之後咸未有所論次乃以盤古氏高辛氏契丹阿保機至周亡宋有國至我元合之為二十四氏名之曰通鑑續編庶幾上補金氏之本與夫為治之道歷歷可見之所缺而開闢以來至于今上下數千年間其致治之本與夫為治之道歷歷可見見一日平江守海陵馬君謂子經是編固所以續作之體大義著於題而註之通鑑乃家有其書而金氏前編則鮮有也且其著作之體大義著於題而註之所取則尚書左氏為多尚書左氏學上大夫執誦而習也今若舉其題之要略其註之繁因以舊名而刪正之使與續編並傳于世亦可乎況金氏之自序有言後之君子或以余之所編刪之為前紀是尚區區之望也於是子經早夜一心揆其指意所出詳略之際以論著于篇先是馬君居省幕時嘗以子經續編鏡諸梓矣及是書之成復將刊而廣之不鄙謂余生乎金氏之鄉且嘗託交子經粗知述作之大致俾序其說標諸篇首焉余竊聞之紀事莫如書亦莫如春秋古史之體可見者此二書而已而二書所載是非得失與壞理亂之故其事至博然其為言不過如此而止可謂得其要矣其言要而此二書也蓋嘗經乎聖人之手所以由聖人之揚子雲所謂知言之要者是非得與壞理亂之故其事至博然其為言又之後歷千百年未有能幾乎此者也至漢太史公乃始倣書為史記宋文正公又倣春秋為通鑑蓋史記則每事別紀以具其事之始末通鑑則編年通紀以見其事之先後皆可謂傑出之材矣然其義例或糅於聖人而且編次太詳學者不能閱之而終篇於是紫陽朱子復取其義例而刪之為綱目若千卷其言嚴而正簡而不經蓋純乎春秋之法矣則聖人之後近時賢士大夫多有取乎其書近之今觀子而能崇獎正學彰明善道上以裨國家稽古之治下以基生民無窮之祿則其為

功亦豈在子經後哉序而歸之余固不得而苟辭也

通鑑筆記一百卷

黃氏書目 成化志 經祖著嘗本綱目著書以紀歷代之統父

二百卷傳 諸同志

宋史辨一卷

浙志 澹生堂書目

宋鑑綱目二十四卷

四庫存目

五代史補編一卷

嘉慶癸亥重刻陳仁錫評本

經等治平類要

九靈山房集

賦題備忘十五卷

居易錄 元人陳經手錄 賦題備忘十五卷 有嘉靖六年丁亥石東居跋略云子經無子其遺書皆歸外孫古氏古氏自四明徙

居餘 杭

尺牘筌蹄三卷

續通考 聚樂堂藝文志 四庫存目

四庫全書提要曰是書選錄宋代書簡其標目有曰要套曰書式曰具位曰具禮曰官稱又曰合用故事可於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書言故事內隨意擇用則村塾俗書未必真出於經也

單復亨讀杜愚得十八卷 曠縣志

徐瑾南洲集十五卷 嘉靖志 康熙志

全整三石山房集四卷 宋元學案

單承能梅花百韻菊花百韻詩 戴燠有題後詩

萬泰懷剡詩一卷 鄂志

續騷堂集 黃宗義

周立本易學纘言 徐之垣撰 墓志

四書禮解 墓志

替庾樓文集 墓志

壁暉軒詩譜六卷 墓志 剡川詩鈔補作 碧暉詩草

四六金莖露六卷 康乾志

戴澳序曰漢武胎濁思嘗雲表之露挹其清風以與神仙接金莖露故神仙之臭味也蓋露則已清而金莖之露直接太清不啻雄風之拂桂椒激積水而至者計

嘗一滴便足令五臟換府百節換脈漢武卒至長年而輪臺一悔盃洗其好大喜
功之肺腸倘亦雲表清露有以換其胎而不愧東方小兒為之侍從乎至四六俳
諧多是通尊無走聲利之滌牘且相視為套括從不肯注目一觀此中安得金莖
露令人舌旨神濯而意飄飄雲表哉我長卿之作四六也先貯其心於凌扶荔壓
光明之玉盤而後引九霞之液瀝五雲之脂以灑出凌虛不到之空表令讀之者
但覺若木之墜露猶有草木精華氣而此更非人意舌可品目也則直謂之金莖
露而已豈復落竿牘套括徒作世眼鹿砂哉漢武之金莖露不出漢宮惟一親
近方士或得竊嘗一滴令天下後世徒結虛想於雲表今以是編公海內當令寓
目者無不淋漓滿志將人人自謂得砥漢
宮承露盤而五濁躁肝俱浸三清元髓矣

李國標五經圭羅考疑

康乾志

外史

康乾志

嘉禾集

康乾志

周志寧詩瓢五集

兩浙順軒錄

康乾志本傳

葛世振序略曰一日過林用圭齋頭出所詩詩瓢示余始知爾矣詩因得爾矣概
蓋爾坡上虞敘論三峨公之家子爾矣幼穎悟獨秀文壇多冠孟戰及今世運塵
魔杜門肥遯遂棄去為詩若干篇諸證備而風氣森秀凜冽評者謂得震陽之
神髓重以少陵之悲憤迺余所雅聞用翁則以爾茲困守環堵闐然自適令寸趾
越戶外以微穀利則贊眉謝卻之此誠翩翩濁世之高標哉彼蠅集輩下遊大人
以成名非馬君志矣爾矣年未及艾此正高常侍始稱詩時也其當益準古昔由

賀而之上為吾甯立赤幟余亦悉索敵賦以從蓋吾甯先輩率以獨造勝而格調沿宋人偏雄一方耳近惟東沙偉真嘉則三先生稍建旗鼓而溢焉未竟爾埃曾無建安嘉隆吠聲之感知不囿於里耳他日爾埃名益起令海內知爾埃而因以知爾埃之友則余亦深望焉

文瓢 康乾志本傳

學遊草 康乾志本傳

蒙壯知非集 康乾志本傳

張廷賓妙峯集 鄧志廷賓鄧學敦論明亡入四明山中為沙門結跏於妙峯之上著有妙峯集

周齊會囊雲集一卷補遺一卷 煙嶼樓藏本 浙志開志作霜聲集

自敘余於詩前此無作乙酉秋粵還梗途半載舟中無事始學作詩然不知如何是詩詩如何作每苦無下筆處久之知無字句不成詩而詩非字句蓋有所絲來者立乎其前苟無以達之而又不能自已於是不得不有所借以通其窮而字句乃為之用然如何能用字句不為字句用仍苦無下筆處又久之知為字句用者有字句以為之先而無光乎字句者為之引緣而後出失主之詩客自為歎終焉莫酬若用字句者淵然穆然恍然如可即躍然如欲吐夫然後書所不可遏當其扼腕時不知何者是寸許毫毛何者是無邊利土何者是一點煙汁何者是大海波濤何者不知所書之意何者是有意之我以至于意中以外或人或物諸種種子是故了一大藏臨末卻云吾四十九年來未曾說著一字直得多字句口是一老

若水不能通無耳猶窮聾人耳也苦寒凍裂不自為聲其未離乎以聲能通有
 田沙岸以為實齒齒然如努目怒如解頤笑如攢眉顰泣淚痛使人對此忽聞
 從目入不亦以耳者霜聲也宜寒月山心古物燈邊冷鐘數下令潔光幽響淒寂
 沁人又宜在曉松梅竹柏合蕭索中別出骨韻獨不宜桃李使豔削色不宜隨風
 柳使搖搖者儘不得起恐不無讎於霜鳥知不讎不成聲異今余與王子水功陸
 字周明叔氏自一愧不即死於深冬之候寒已拆骨所有心肝果是齒齒然苦寒
 凍裂中物足來有心者目聽不
 徒作秀州屋瓦上花卉掃去否
 全祖望曰楡林當明末為諸遺老避迹地而四先生最高苟非其所許可者雖有
 重名皆在割席之列故得與之倡和者甚稀四先生一曰貞靖周先生一曰前太
 常博士王先生所倡和者曰霜聲集嘗有雕本
 軍周先生所倡和者曰霜聲集嘗有雕本

清

樊景瑞拙遞樓文集

釋奇僧本懷詩 徐名揚序詳仙釋傳

釋佛引剡溪草 剡川詩鈔補編

唐文獻竹窗集 爾浙韜軒錄 剡川詩鈔補編

唐文煥嵩溪詩集 刻川詩鈔補編

趙仁治詩經擬題註疏四卷 稿藏族會姪孫需濤家

自序戊辰歲余居養元書屋註疏葩經擬題客有見而謂曰說詩者若體註若合參以至大全說約諸書種種輩出又我朝欽崇經學有御纂何頒行炳若日星矣即如坊刻經文或選秀成編或獨製全稿幾乎充棟目不給賞何勞此區區者哉陋矣余曰否否余非謂經旨未明亦非謂題義未出所慮者質非英敏不過目而成誦偏窮大而居務廣其何裨乎爰擬國風的次一百一十有八雅題一百七十有六雅題一百四十有二頌則一百二十有凡五百六十有八鄉會科歲大約備矣凡舉一題錄其全文述其凡義標其大旨原其由來序其說解而與核枯窘混沌難明者亦略啓其端發其凡可引伸以觸類既顯而便亦約而該是經者裕揚於平日勤檢閱於臨場無歧途哭也又何至於閤筆然豈敢公諸世哉聊為己取兼為子弟帶之愚魯者少助爾夫何謂客唯唯而退筆及註疏畢無言可序即書此弁首 乾隆丙子姑洗月

毛階六復性齋稿 詳人物傳

陳應熊博笑錄 應熊見選舉表

孫廷鎬白紵集 無錫縣志

周禮集義 丹洲先生步瀛家今聞轉藏泉口楊魯卿孝廉占菴家

易學管窺

金經得一錄

筆贅五十七卷

雜說二十卷

古文詩賦雜著稿四十三卷

毛玉佩學書略則

張璇論語典禮匯參十卷

醫學分珠十二卷

楊曾一貫四卷

○衡案以上三種鈔藏本後移藏溪口周丹洲先生步瀛彙今聞轉藏泉口楊魯卿孝廉占龍家

毛鏜頤鼎樓稿

諱嚴頭人諸生

宋聲震玲巖詩草

兩浙輜軒續錄

章參序曰剡源九曲四明之勝地也地靈則人傑出故其間往往多高人名士溪之曲曰蹕駐相傳吳越錢忠懿王訪陳殿中監因是得名甲寅春予給假歸往

沃洲謁祖道經其地高麗生宋先生家暨同年杏園先生得晤其叔謂士先生竟
深夕敘談席間出詩稿一集予讀其詩氣格高渾風神間遠真得詩家三昧非沈
伐功未易臻此境界然後知地之靈者人自洵傑足為剡
源增光者矣臨行聊誌數語以示不設云時咸豐三年冬

周步瀛玲巖軒初稟序臺周詩忌癡山林詩忌瘠古言之矣然又有時有地有性
情不癡不瘠而無其時地性情則有詩而無我便是習氣便成窠臼宋韻士先生
山林而臺閣若者本世家子家居九溪第二曲山水最勝處擅園林之勝玲巖軒
名甲郡南度書萬卷又性不好馳騫名利所居僻寡交遊山光水聲中香茗書卷

日與古人相對興到亦喜為詩故其詩如雲行水流無定質也如春蘭秋菊無俗
艷也如梅竹松石不獨見蒼秀清雅而無世態也儼之人如李太白春蘭秋菊無俗
舟大江也如蘇長公披鶴氅立黃鶴樓其風流五百年所獨見也如戴仲若携雙
柑斗酒坐濃綠中聽黃鶯聲也如王摩詰朝川山步仄徑臨清流也清而不瘠

華而不癡不貌杜而摹韓亦不詭唐而祖宋而自成為玲巖軒宋韻士詩所謂山
林而臺閣若者冬初寄示初葉且屬為之序僕非士安何敢序三都賦然雅意難
負也燈下脫彙錄一通本聞
開函想見粲然也咸豐甲寅

唐國楨吟香閣詩稿

趙濤濤陳本堂先生年譜一卷附續校錄一卷 印行

自敘余記性不佳凡閱過之書百不能舉一即偶爾引用動輒多誤光緒初元陳
氏重修家乘獲見本堂先生文集鈔本未及卒讀越七年余族裔孫鶴亭茂才覓
是集觀之不滿採其有關於一村之掌故而已既刊行後又讀一過終不克貫穿
人鈔錄全集余粗校十餘卷至癸巳孫內翰而玉仙刊行後又讀一過終不克貫穿

其事實今夏初擬輯刻源鄉志復將全集緝閱數四其事實仍未了了昔玉仙久欲訂為年譜遲遲未出閏月老病少間不揣茫昧編輯先生年譜一卷藉以考其生平之出處歲月之先後其家無藏書遺漏必多且穿鑿傳會實不免焉伏祈博雅君子補其闕畧正其謬訛是即余之師資也己光緒乙未七月既望江迴跋語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蓋古之君子雖功名事業足以震耀一時尤必賴後之人考論而撰次之始蓋有以讀其書而想見其生平先生去今六百餘年矣其所著本堂集舊無刊本而郡邑諸志所載劾奸佞諸大端又不免為後儒所疑此雖於先生無少損而吾黨之不能實事求是亦何能辭其責也歲癸巳孫玉仙司馬既與陳鶴亭茂才募刊本堂集而醉仙趙丈乃復網羅成本堂先生年譜一卷今崇付諸剞劂而以彙寄予觀其說辨而有微多能發人所未發夫錢竹汀諸人似非不讀本堂集者而形諸辨論輒與集中文字相刺謬疏矣今是譜即由本堂集遂事參稽旁加訂證而數百年之疑案如冰渙然真奇作哉嗚呼本堂先生之文章節氣誠足令後人感發而興起於後以誌欽佩云光緒辛丑重九日解又豈吾黨之所能及歟讀既竟為書數語於後以誌欽佩云光緒辛丑重九日附長男文衡跋丙申夏孫玉仙師假旋後同族表卿孝廉振麒因公晉省衡適與陳縣馮君頌眉錫徽慈谿徐君芝麟游學杭垣同寓奉化試館玉仙師借得錢唐丁氏八千卷樓元至正刊本通鑑續編一遺至陳氏三尚書事屬與本堂錄附錄所刊陳張姜周四公通鑑編序參校一遺至陳氏三尚書事屬與本堂錄之云云乃讀未數卷徐君挽衡同歸及秋初返杭見附錄續編四序均經孝廉君校正而玉仙師亦已將三尚書事蹟寄家大人矣衡曩讀鄞縣新志引錢竹汀鄞志云竊疑陳氏自顯以下四世名位風節皆出後人傳會又引鮑琦亭集云袁清容作陳觀稟志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為本堂則本堂以前三尚書雖遠官其不著可知安得風節稜如此一重疑案去夏深疑之也當復向震竹汀謝山精博之名亦以陳氏三尚書自是一重疑案去夏深疑之也當復向

丁氏借得通鑑續編及謝山全集展讀數過又將對新志尋釋再四始知竹汀
 謝山不惟未見本堂集抑亦未見通鑑續編者也續編載端平元年夏六月以
 陳德剛簽書院事成化志作簽書樞密院事誤增樞密二子致始竹汀口實曉
 曉置辯抑何冤也謝山答萬九沙問陳太博本堂世系存吾黃氏嘗疑之書首
 云據本堂之子作綱目則三尚書皆直臣然其事但見綱目存吾謂作綱目序
 者歐陽圭齋修宋史者亦圭齋而不采綱目之文愚今考之直恐其滿是事嗟
 乎謝山之說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殆亦為存吾竹汀二人所誤者也本堂之孫
 經作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四庫著錄又作宋鑑綱目二十四卷四庫存目今綱
 目雖不可復見而續編及綱目乃是子孫是續編是綱目向未深悉而遽拾他人
 之唾餘雌黃往哲何其疏也而黃存吾之突生此疑尤出情理之外乃祖南山
 集宗儒堂記曾歷敘三尚書之節又先賢贊奉川陳先生經一首有煌煌列祖
 繩繩進士風節蟬聯卓冠宋史之句南山先生篤守朱學者也其不作欺人之
 語必可取信於天下後世存吾之致疑殆不攻而自破矣今較家大人所著本
 堂年譜畢因附識數語於簡末至本堂集附錄陳汝海刻溪九曲圖記有舍人
 樊良忠之墓亦在是焉之句此語榆林陳譜有之三石陳譜無之查玉仙師據
 刊本堂集係樊景瑞輯錄之鈔本此語當是樊氏驛人家大人所輯刻源鄉
 志已據三石陳譜校印因並識續校錄之後以呈孫師審定云辛丑二月

刻源先正祠全錄二卷

自序今風俗之敗壞人心之陷溺如病之五勞七傷六極奄奄垂死命在旦夕
 舉家痛哭國醫無下手處然則終不可救藥乎曰先用猛劑次用緩劑上而守
 令申明條教有犯必懲君臣樂也下而師生恪守廉躬非禮物動左使藥也服
 之數年必有效驗否則必死予之倡建先正祠聊用佐使之藥醫垂死之人亦

欲以正人心者正風俗耳然而藥無君臣雖有九年八月月蝕既之後二日序於
柯奈龜山何蓋慨乎其言之也光緒二十有九年八月月蝕既之後二日序於
草堂

刻曲草堂彙五卷 待印

末議五卷 待印

長男文衡校字

剡源鄉志卷十八

奉化趙霽濤 醉仙甫纂

藝文中一 內編文

送陳本堂宰嵎縣序

宋 樊伯撝

天下近民之官莫如縣令惠民之速亦莫如縣令自家而鄉自鄉而邑不終朝而往復民之利病得以赴愬焉自邑而鄉自鄉而家不出百里民之利病得以周知焉是故令得其人民受其利非其人卽受其病欲得良令不其難哉猛以繩之則殘物寬以弛之則廢事古之人喻之烹小鮮貴乎不擾製美錦在乎勿傷寬猛適中民安而理得爲令者其難矣嵎爲會稽巨邑雖僻在山野上承諸司之重下臨井里之繁矧其治下多強梗巨蠹比年以來爲令者多矣克盈成者甚寡豈爲邑者之難歟抑未得其人歟吾鄉陳君子微由鄉校登進士第筮仕斯邑正當展其懷抱推烹鮮製錦之遺意以報聖朝養士之隆恩俾民安而事集爲達道階梯入循良傳紀顧不偉哉

於其行也祖酒在筵餞章成軸同袍之賢屬予序而贈之予喜子微得行道而驟之民必實受其惠澤也故爲之序

題奉化圖志揭首

陳著

奉化爲邑以民皆樂於奉承王化得名其俗尙氣而畏法好義而知分爲士者相勉以力學爲農者相率以務本然土陝民稠一歲所入不足以贍於是工者商者漁於海者各業其業以全身保家爲重以入孝出弟爲常風聲氣習大率近古官於此者平易近民則民德愈厚矣

奉化縣學記

吾道爲天地立心學校爲吾道司命有天下國家者所先務而邑於化民最近奉川一邑秀於民爲多諸老先生詩書禮義之澤猶未與流俗瀾倒一變可以近古其機在邑尹歲己丑丁君之來殿謁既周覽學宮諸生進而告其故邑之學凡幾更革大成殿則百年之遺彝訓堂儀門左右廊及誠身明善觀光賓志道率性六齋則十

餘年之近所營建舊或玩於未修新或病於未完尹之心若有不慊者越明年鳩工會梓而補苴而塏甃而黝堊丹漆之亦可矣而曰未也又明年正文廟門使知有師創天壽殿使知有尊闕養正堂而小學知有所嚮至於閱以入出於學之西揭以森嚴於學之南南有池池有亭曰參前矜佩遊息以暢昔所未有而大備於今更不弛勞民不知役有政化者如此夫闔議屬余述其概以詔方來且諗於余曰尹爲吾道計將以鄒魯吾邑至儒籍適成戶也而役不吾及賦也而科不吾泛章甫縫掖也而佩珥腰鞬而茅蒲登笠不吾勞苦是士皆得爲今之幸民然心無所用身無所事不蕩而偷者幾希此又幸不幸之幾尹爲此懼急爲學校可謂知本大廈連雲羣居終日非欲苟便安徒佔畢遠取諸顏孟近證諸周程朱張誠於心踐於身行於家庭信於宗旅鄉黨朋友貴其所自貴樂其所自樂窮達命也有性焉行藏性也有命焉其相與勉旃庶免爲學校辱余聞之喜因謂果能爾當聯其語於末以堅尹之心以報尹之德咸曰諾故併書之尹襄賁人名濟字旣之直而密敏而勤廉平而強毅意所

欲爲不遺餘力而丞王君澤白君菴王簿李君大用皆樂於協助百廢俱興學校其一也至元壬辰七月旦

參前亭記

襄賁丁君濟尹奉化以學校爲第一義葺舊營新倥偬顧謂學前有池中可亭藏修者可游息然學宮漸完邑之士協相居多此役又將誰賴壬辰四月朔捐而謀諸長明善齋汪日賓諾而退經工飭材是月己卯亭成局以參前尹意則有在也人之爲學所學何事亦唯言必有物行必有恒而忠信篤敬爲本吾夫子告子張以此且申以參前之語今余於諸生宮以居之又爲此亭益欲其優游涵泳樂其所以學然虛閒之地虛則易放閒則易怠因摘二字以警子張爲聖門高弟猶書諸紳諸生自視子張爲何如登斯亭也翼翼然常若在目庶乎久而安安而化不自知其在忠信篤敬之中而言行爲有成否則妄而已如扁何彼南山瀉翠平野輸秀風清日美蓮淨植而芹藻香天高地下鳶之飛魚之躍各有攸適不物於物何見非理何著非情

亦足以揚吾心而融吾性若山陰之叙情零陵之燕好雲龍山人之鼓琴放鶴則非

亦足以暢吾心而融吾性若山陰之叙情零陵之燕好雲龍山人之鼓琴放鶴則非名亭本意諸生領已進而曰昔子張書紳止於一已此以名亭則與諸生共所以表章夫子之訓淑後學大矣敢以記請尹退然不自居曰於余奚記爲特承余之心者是可嘉蓋有以勸後時著因賀成適至尊使之書辭以髦不獲姑筆其實使來者知尹之用心而用力又有若而人將有以日葺爲事而斯亭爲學者助百世一日也具官陳某記

彝訓堂記

彝訓堂奉化縣學講肄之所也初有堂已久逮宋慶元閒廢而復且百年至元乙酉秋歷於颶埃瓦礫中惟文元楊公所書扁與進士題名六碑全觀者驚異知斯文有相必有興其仆者時公家方多故未遑舉比無所於寄里士盧漕貢震龍勇捐私蓄鳩工募材植楹爲閒五後楹以石代木使風雨不可病塗墍甃甃迄無闕事特舊址前逼大成殿翼左右屋皆猥陋不稱後六年尹丁君濟來乃規置堂北地遷之且壇

其陽植卉木相照映以全其成以暢其隘鼓而講音節振越佩而趨意氣舒遲一轉移閒而勢風景殆天設也他日余於尹接謂余曰子記學矣堂於學爲重敢併以請余聞之師天下之理一常而已非常則非教故箕子表其義曰彝訓古道邈人心漓過者不及者自棄自暴者而迂而誕而苟且放肆滔滔匪彝曾不知彝之本非外鑠我斯固學者之罪亦必有任其責者矣今堂之建之遷豈徒曰人事正以爲人心地學者當何如哉吁世方事於無益之舉殫極而未饗教化所自出之宮雖蕪廢不治過者誰顧此余於斯堂也見其卓卓其見非流俗所及其有關於世道甚大不能不重有感焉於是乎記具官陳某記

吉州白鷺洲書院講義

某誤叨羣辟濫長書堂祇事開說昉自今日顧至口極陋懷懷莫勝有聞於師敬取以誦深惟世遠道散學校具文聖朝崇化加重書院惟白鷺洲實表江右於此藏修於此遊息於此講習於此飲食必先踐履必後科目必先器識必後文藝必自重毋

自卑必自立毋自餒必自強毋自畫必自反毋自恕必毋奪於得喪榮辱必毋怵於憂患變故是皆學者之事也雖然學不知方望道莫見有大本領其惟中庸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庸首章揭此三句三句之中揭三謂字使萬世學者受罔極之恩子思子未作中庸以前非無人說性非無人說道非無人說教即未嘗有人指其性曰如何是性未嘗有人指其道曰如何是道未嘗有人指其教曰如何是教曰性曰道曰教之名未明後世學者將從何處尋性將從何處尋道將從何處尋教將從何處而見得性也道也教也是一貫且如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止是說天命之性不曾說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之意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餒厥猶惟后性道教大意雖盡在其中又不是次第分明順說至中庸首章直下說出三句學者始得因名義以反諸身始見命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三謂有的實一貫大明自子思子作中庸始矣三句名義精切明白有朱子章句或問在不復贅贊一辭但要中庸一書綱領雖在此三句上三

句脈絡全在率性之謂道一句上蓋有形則有性不患無性患不能率性有道則有教不患無教患不能盡道是故有率性之道則爲受天命不則爲逆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爲樂天命不則爲口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爲敬天命不則爲怠天命有率性之道則爲全天命不則爲曠天命以此知性乃均有者惟在率性與不率性耳是故有率性之道則其教皆是實理不則其教皆是僞妄有率性之道則其教皆是正大不則其教皆是偏邪有率性之道則其教自有條理不則其教顛倒悖謬有率性之道則其教見於日用常行不則索之恍惚誕漫堯舜禹湯文武皆是率性者也故見之二典三謨於訓誥誓命於周南召南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性也當時之人有所準而仁而無非仁有所準而義而無非義有所準而禮而無非禮有所準而智而無非智至于禽獸魚鼈昆蟲草木一動一植散在兩閒者無不各遂其宜是皆自堯舜禹湯文武率性中來周公孔子亦是率性者也故見之於太平六典金縢立政周官無逸等書於刪詩書正禮樂作春秋門人弟子難疑問答皆教也教皆道也道皆性也

或施之於當時或垂之於後世皆斷斷乎不可易是皆自周公孔子率性中來彼不率性者則反是桀紂在上教天下以淫虐春秋戰國教天下以攻利秦教天下以詐力漢高教天下以無恥漢武教天下以多欲唐教天下以無禮義晉教天下以放肆無度佛氏教天下以空寂老氏教天下以清虛凡若此者皆不知性爲何物故其教皆非其道以此知我有不同者惟在率性與不率性耳此率性之謂道一句承上句生下句體用兼該源流無間乃三句中之大關鎖也此中庸首章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君子慎其獨也數句反覆精密其說獨詳是爲率性上要緊故說盡由教而入者下工夫處後之言性者可以準矣而其間有三節最可畏幸而第一節得孟子第二節得周程第三節得朱子所以子思之說傳至今日如日星終不可翳如金石終不可破不然則難乎免於惑矣益道之所在愚不肖者固不足與爲道而賢且智者害道爲甚人而愚也不肖也其議論不能動人其見識不能過人將易而侮之尙何足以惑天下人而賢也智也其聲望其志向其踐履其辯說皆非人所易及則

人必宗之宗之則必有鄙惟信其所宗者之說爲是不復究其所宗者之說爲非縱有知其說未能無過方且相與委曲執說以遂其非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戰國之時如楊朱如墨翟如告子直是能豎志强辯而楊氏以爲我爲義爲我必至於無君墨氏以兼愛爲仁兼愛必至於無父告子亦說仁義而分內外若不遇孟子道一善字說出本性天下將胥口異端誰能排闥以衛吾道此第一節也自孟子後一節尤長如荀如楊如韓皆是表表於其間者當時學者尊之宗之不減孟子而荀子道性惡楊之道性是善惡混韓子又說性三品此皆是不曾看得性之大本各恃其才各執其見卻從氣質上論性迄無定論直至我朝程子受學於周子說出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等語彼只說氣質之性而不知天地之性者千載之紛紛始定而中庸之書始有所口此第二節也自此程氏門人布滿天下各自以爲得其師之說而得失深淺固已不一況當時大賢有爲性所先之說者有爲浮屠之說者有爲新學之說者天下之人捫摠陷溺如醉夢中植鄙相仇牢不可破又況中更天地

大變諸老凋謝人欲橫流而性之說不絕如綫直至朱子以四書爲本辨明理義毫髮不差而章句或問之作發越程子之所未言折衷諸說之所未安使學者有所依據有所去取子思性道之說益大光明此第三節也嗚呼朱子未遠也今之學者又各自以其意說性而不知性出於天各自以其意說道而不知道出於性各自以其意說教而不知教出於道性道教一貫之說又胥而爲紛紛爲昏昏其病將有甚於前三節者病在何處在勝心在輕心在錮心立論要平勝心者無平論立論要確輕心者無確論立論要通錮心者無通論不平則奇奇則失之不確則欺欺則失之不通則窒窒則失之中庸一書朱子發之已盡不待他人屋上架屋然則今之學者欲觀中庸必先去勝心輕心錮心則性道教之說方一貫而中庸在我

剡學講義

某愚而不移學而無得竭來試令必有我師乃不鄙夷遜席而請固辭不獲輒誦所聞以求是正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賢之教人於

此爲最切學者之受持於此爲最危蓋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其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二句卻要精加體認史遷以爲性之動爲性之順是認欲爲善陳用之以爲性之欲循而充之爲小人是認欲爲惡惟橫渠先生謂感之而動是氣之性南軒先生謂性之欲也言亦性之所有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晦庵先生謂欲卽所爲情也經三先生辨說方爲明白昔在聖賢所欲不踰矩則不踰者矩耳非無也欲仁斯仁至則所至者仁耳非無也養心莫善於寡欲只說寡不說無可欲之謂善只說可不說無曰欲不可從非曰欲卽是從曰欲而不貪非曰欲卽是貪身非槁木心非死灰故未嘗曰絕欲表記曰無欲而好仁乃它無覬望之言通書曰無欲則靜乃人生以上之體蓋人受血氣而生心統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於物靜不能不動於感而性之欲者多出矣欲所當欲則欲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則血氣之欲也欲其善惡之機乎故其靜而未有所感已有此仁而未惻隱已有此義而未羞惡已有此禮而未辭遜已有此智而未是非如鏡斯垂如水斯止包兩間而本虛也備萬物而

本一也易所謂无妄書所謂道心詩所謂秉彝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孟子所謂善及其與物接也喜其所喜如子路之聞過孟子之不寐則爲喜之正不則謝安之過門限折屐林甫之津津眉宇間則喜非其正矣怒其所怒如舜之罪四凶文王之遏徂莒則爲怒之正不則明帝之口口太宗之仆碑則怒非其正矣至於哀必如孔子之慟顏淵敬姜之哭穆伯則爲哀之正彼子路之不忍除喪子夏之哭子喪明則非哀之正矣至於樂必如孔子之曲肱而枕曾點之暮春浴沂則爲樂之正彼如太康之事盤遊齊王之好鍾鼓則非樂之正矣男女人之大欲無男女則人倫廢矣如關雎之好迷雞鳴之相戒可也彼桑中之期琴挑之奔則欲非其欲飲食人之大欲無飲食則人命絕矣如簞食瓢飲之自樂噓爾蹴爾之弗食可也被播間之乞鼎指之染則欲非其欲且如仕者欲行其義使俛首帖耳惟利之趨脅肩諂笑惟勢是視苟可以進媒其身退私其家者無所不至私欲也如性何學者欲至其道使靠裹工夫不自鞭辟騰口議論徙事張皇苟可以內罔父兄外欺朋友者略無忌憚私欲也如性

何世方人欲橫流天理湮晦相與講明孰急於此惟曰理爲欲之對而界限不可不明殊不思說欲而不說人欲則非所以爲學蓋性情也動則爲欲欲則有善有不善豈可轉以爲不善哉□□□疑似之間甚可懼也絕人欲之私而從天性之欲是在學者

四經約旨

某嘗謂易者理氣之會書者經綸之本禮者品節之理詩者性情之真然一經必有一大綱領不識綱領則望天者蒼蒼望海者茫茫不得□□奚有畔岸故於四經各舉其所以爲綱領者名曰約旨夫易其綱領在乾蓋天者天之體易者天之心乾者天之性六十三卦皆其情也易超於渾沌而非渾沌近於恍惚而非恍惚其中有物是之謂乾乾無不備亦無不統有所謂元元未見也而有元之體有所謂亨亨未見也而有亨之體有所謂利利未見也而有利之體有所謂貞貞未見也而有貞之體體在是也用亦在是故見於順則爲坤見於動則爲震見於入則爲巽見於陷則爲

坎見於麗則爲離見於止則爲艮見於說則爲兌分而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乾一卦也析而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乾一爻也雖倍而四千九十六可雖倍而又倍之可也吾知其無窮也以其體吾知其爲天之性以其用吾知其爲天之情以其情性皆統於易吾知其爲天之心昔程子曰以性情謂之乾蓋兼體用而言今則因其說而析言之楊文元作已易謂是乾一畫始是矣但乾卽坤坤卽乾等語又自是一說是故學易者要因乾見易夫書其綱領在堯典而一光字最難體認光其聰明文思之發見者乎非推而致之遠而大包乎天口口外非察而測之深而不遺於秋毫之末無色之可覩而自見其輝煌焜燿無迹之可執而自見其流動充滿故曰

以下

闕源

文靖公書堂講義

著幸生文靖公舒先生之里愧不得在當時弟子列仰慕景行此心何如邇者廣平書院之設有象賢焉闡明家學親疏遠近于于來集甚盛舉也十月朔旦俾卽講席

辭不獲命勉強登堂著惟夏正孟冬以卦配月是爲純坤姑取坤前後之剝復而論其大義以見陽無可盡之理聞者當亮其僭序卦曰剝者剝也貨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易之義奧矣哉季秋之月寒氣總至天地始肅草木黃落萬物就枯配以易卦是之謂剝剝於上九曰碩果不食蓋剝爛矣而有不爛者存剝落矣而有不落者在一爻之陽生生所脈也一實之妙荦荦所根也然獨陽在上五陰在下變則陰極其機甚危而水冰地凍之既滅所以固吾之陽氣上騰下降之不通所以安吾之陽體靜者其動之府終者其始之棧故至七日則來復伊川先生所謂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閒可容息者是也碩果陽也君子也君子者道之寄也然不觀此卦之上九不足以見碩果不觀變之極不足以見君子夏道既衰君子既無所容而伊尹爲碩果商受肆虐君子類罹僇辱而箕子爲碩果春秋爲何如吾夫子爲碩果戰國爲何如吾孟子爲碩果孤秦之暴儒術滅於焚坑而齊魯兩生招之不至卓然自全獨能見禮樂本意非碩果而何兩漢之末人物盡於黨錮既而諸葛孔明南陽

高臥志復漢室非先主不輔先儒以爲庶幾禮樂非碩果而何八代史詳紛紛籍以至於隋而汾亭獨以古學淑諸生是碩果在文中子唐之中葉佛骨之來滿庭阿佞而昌黎忘身闢佛是碩果在韓愈氏五季大亂之後五星聚奎之朝諸賢方爲之交泰旣而黨碑一立善類爲空元城了齋相繼淪沒而劫灰不燼者尹和靖爲碩果抱道歸然者楊龜山爲碩果不問其所成之大小不問其所詣之淺深不問其所得之疵而未純不問其所入之偏而未全凡可以與斯文凡可以衛吾道凡可以詔來世凡可以激高風由是焉以道德師表一世以事業照耀千古以忠言直氣見之周行以清標粹行見之鄉國胥此焉出而各隨所復不必計其人之存與亡不必計其世之久與近行聖人之道則聖人之復行賢人之道則賢人之復也所謂剝復之義豈不昭昭然可見哉文靖先生有立身之正學有脩身之實行參承於南軒而抑證於象山遠則審訂於周程朱之見聞近則問辯於楊袁沈之交際力行所到後學所師流俗滔滔道則在是非吾鄉之碩果乎詩書餘澤子孫多賢爰卽舊塾規爲新堂舍

榮有儀開講有席當剝窮之際有來復之機若曰先生之學正矣登斯堂者必思復於先生之正而後可先生之行實矣登斯堂者必思復於先生之實而後可剝之上九不食復之初九不遠相與切磋以求無愧於文靖茲惟其時其毋以世變自諉而曰剝而不復

答黃東發書

某自比蒙賜書謂郁丈將下訪朝夕以竢竟未見到頗疑其何爲遲遲及初八日拜領尊賜之書乃知郁丈已自回城而書留寄於杖錫遂於初九日遣人去取至初十日晚回既獲敬觀前所遣兩寶緘中間曲折又見令弟子羽丈真情甚白感激尊念主維之切雖尙遲定盟而道誼之氣已熏洽於胸中至於家人閒矣但娶婦嫁女之禮各隨其家所有爲之今亦只以朋兼雙釵一副爲禮不復用時花等以小箱封前此後凡百只是從簡非惟兩家皆便而好爲循俗事亦非今之時所宜所謂親期本心其欲速今當以三年爲約庶不違令弟之意某家於婚姻事麤行古禮世之不合

於禮甚者皆不及講尊意必以爲然後日當令廿四舍姪面稟其詳夫婦人倫之大者昏禮不可不嚴蓋被世俗無知之徒淫奢之俗敗壞以極不可不自知所去取也成終成私惟門牆是願多言何足以謝

與文宋樞密

天祥書

某以榜下士託歲寒盟修狀不敢用俗套首乞鈞宥某自去載獲上中涓敬惟與令季判府朝夕問起居而頌洞之初快覩義檄聲槩動天地某亦激烈於中如常見貂蟬出兜鍪上也當今京師懷乎器歆宗社危於髮纒望之者不知所措手大力量其見獨識也滅此後食不以家爲意氣超騰肝膽呈露洞獠江民聽命效死至不費朝廷一錢一粒而精甲數萬來勤於闕下迤邐提進敵今方知有令公矣青冥玉鉞黃閣紫樞又何足浼度相公之志亦不在是也某自去秋因大熱隨班入內到今衰病不瘳比松壑解尹印隨司而歸天上故人海濱新闢閔之招之者雖不遺下體而閱黃伊之書方有味驅車非其脚也但望風霆掃除宇宙肅清某尙能效次山頌中興

非止爲門牆私賀

奉趙巖起制使

孟傳爲鄉人求免稅書

某疊罹燬掠之殘生未死猶死也然有不能已於言者奉川台濫接境自春到今軍馬之往來之屯駐無一刻寧帖民之斃於鋒刃者枕藉繫累而去者魚貫於道日千百室廬之焚蕩田土之蹂躪窮百里而一目牛羊無影迹矣鷄犬無鳴吠矣凡春閒有種入土幸而秋有棲畝者又歸之兵之坐而食載而往馬之飽一而壞九小家無田收大家無租入今冬已比比捐瘠開春必填委溝壑景象至此勸分以救本是官府第一急事然雖有仁政未易展布雖有仁心亦將泯默茲忽聞使府行下欲起催米稅縣宰又懼上命之嚴知而不敢盡言遽欲奉而行之田里奄奄待盡之彫氓有骨而無髓有皮而無膜未知何以應追呼供輸納先生以一身爲鄉邦立命兩府判皆一意愛民此等時節若不能以實情哀號是負先生與府判之本心是百里自絕於覆載之中某本欲躬詣稟請爲駐兵滿近境無路可通翹首師門瀝心血爲字懇

鄉人之同志能走閒道者袖以告敢望與兩府判會議力轉曲成之造特免起催再布春腳使鴻雁離散之餘遺男贖女旋旋孳生廢田荒地稍稍耕種自時厥後家租戶稅以仰給縣官豈非百姓之願但寬爲之期則公私皆沛然矣倘遂衆欲則先生之私於鄉曲猶公也兩府判之公於下邑猶私也九天在上九地在下鬼神左右一語不誣惟先生其痛惻之某與一邑之人炷香以俟恩判

與孫常州令子書

某與先正判府寺簿七十餘年交道如一日飛蓬醉臥之後遇馬先塋有詩感舊便中草草寄和自是書音絕矣去秋聞訃已哭之寢外猶以老病未能晉唁爲欠襄奉薄期先銘下示追頌德業某何敢後特年衰思拙莫能發揚萬一而筋力不任遠欲旅執紼列亦睽所願睇四明之銘旌痛萬官之窆玉道義凜然此忱奚贖惟孝慈亮之

與胡景參書

某七十八歲之老十日九病之身望赤城在天上自謂此餘息無復出門之想誰圖機緣以季女託賢郎因而跋履千巖萬壑既得與杏園舊交一面春風叨禮遇洽燕笑三日而別歸塗未免作惡步步回首山高雲遠不知尚有再會之朝否惟是某女雖甚醜拙不稱潤玉而私情鍾愛莫知其惡自非有如此舅姑如此家人某豈能怗然於百里之外哉況吾輩三十餘年之契義中閒幾成闕絕而今茲愈密愈厚於宿昔自此女始然則造物於此時亦繾綣某可不敬以緝其意脈而不使之有一髮之閒尊親家用心某固知其亦如是其又奚辭老荆領諸兒羅拜起居

奉文本心樞密書

某耄矣門外事皆不暇問距門牆不爲甚遠隻字候鈞履亦坐曠廢惟寸心耿耿常在丈席閒不以衰落閒也先生靈光其身底柱斯道頗聞時掉葉舟攜壺束菜與道義交遊山水佳處常是終日可謂樂其自樂非流俗所能喻某欠死殘息造物者固使之受未足飢寒命也奈何而猶有忱請某敝廬三閒曰喜還堂乃先人久館於外

以晚年得歸爲喜取坡詩所謂猿鶴喜君還句中語以爲名有邵郎中明仲墓銘在續某又小築三間於喜還堂之後取先人易簣時虛中寫示一本字曰汝其以此求諸已語訖而逝有黃太史震堂記在二堂雖陋然於先人皆有關係罔極之思無所於寄輒欲累鈞慈矜軫登龍之舊特爲濃墨大字書喜還堂本堂二扁仍乞燕許筆記喜還并著數語於本堂記之後如蒙特達從欲其生可以見鄉曲於目前死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相公先生之盛德九天九地也冒昧干瀆拱而俟命下情不勝戰汗

與胡景參書

某託親且契非他人比連年不及以隻字登几格雖曰耄境坐忘亦如其能亮我以真而不以流俗訝也令嗣來小女二子偕父母多年不見歡聲滿庭備諗雙慶堂前無一毫責備薰薰然度日於春風時雨中是以小女得於冢介閒承順顏色某舉家爲之榮感某年來朝夕應酬與數年前絕異高明不問而可悉但所幸者門戶無半點囂塵亦一貧所賜也時有小文字之冗本非其口江空歲晚人物皆歸宿草獨某

蓬蓬未乾造物見罰而或者妄以爲可近亦掃軌揮手謝之矣庶幾免血指汗顛之
誚聞親家青山流水閒花野草日與之醉吟醒玩而諸蘭玉芳菲其左右旣壽而臧
齊眉偕老古所謂神仙不過如此今爲何日誰有此樂回首三十年前時節聚晤青
雲在眼飛黃而翼知有如今各天一涯夢亦飛不到也交道滿四方猶幸吾二老得
以親戚不至斷消息耳頗知南麓高年悼亡猶未了寔事且生事淒涼吾輩有泯默
而已誰能陽春之哉宇宙納納風雨瀟瀟大抵若此獨誰問其方來哉姑付之忘言
茲因令嗣回侍綵旁匆匆拜數字當起居

與竺梅潭書

某昨方拜答狀茲得以略天一夜風雲數點雨六花已有訊息矣紅鑪擁膝白首齊
眉此時正是親家樂處無酒爲意薄羞湖鰾二十尾或可開剡雪樽釐橙縷肉爲我
一醉乃所望也

答戴帥初架閣書

某近到邑湖頭竺親手授書亟展亟讀如長揖清癯聳特之旁如親跋涉艱關之狀
至於出肺肝語念及衰落風雨霜露不易使人感愴激烈某環山而走者一年半與
猿揉虎狼相出入幾斃者四五一家二百指分爲數處各謀苟活中閒失一最小子
老痛甚於割口衣食之計爲過軍所掠盡寒則楫楸火過冬飢則藜藿并日而不足
大略自是可想而大痛處則又非言語可宣也滿目皆愁滿身皆病善脈者謂不可
無藥力今爲何時況非其戶死生修短自有天命恐不在此夏五方取碎累巖居於
四壁下雖無旬日內無驚而入淺山卽復者僅五六次又未保其往薄田以上稔歲
計之亦可以蠹了伏臘今歲又無半收春閒此事卻可憂姑置弗論然終勝如去年
也執事以家依竹初亦云可也若欲就張村築屋則又可盤礴矣第恐薪水之外正
未能舍竹初而謀某所居與張村只隔一小嶺日可往返遨遊預爲之喜昨於邑中
邂逅陳楸湯當宇宙之大變顏色亦頗蒼老而氣則浩然可敬可敬口立可則日亦
不知的在何處平生故舊雲散鳥沒不諗何時可再搜訪赤松遊處某亦一向不復

通書今乃知執事雖在城亦罕接云

與黃東發書

某比自稟答謙施之後欲嗣尺箋良使既罕專遣又難遂成因循尊仰之真則朝夕弗置恭想日來尊候萬福一舅直閣著述必日親某杜門山深幸而官司以貧之故過而不問而故舊時亦叩關燕笑閒每出所記某本堂稿以示相與玩繹降歎以爲發明透徹山川爲之精采況某之家之先世有光靈矣戴曾伯謂源頭活水滾滾流出之文包宏齋似之某則謂包平衍矣君變化闔闢升轉斗量之妙恐非其所及也知者以某之言爲然第恨事力方匱未能求耳寫入刻之木來年秋後或可經營比承發下台緘欲寄少堊已令尉弟分付端便次第須自有回音來黎木此中難得徧詢獨溪口稍有亦無斷賣者如欲用則別訪可也近曾與黃子羽曹久可諸人會否昨收剡友胡應之書謂唐景實之的子幸而稍長但不解事常是絕糧無所於食而其兄瞽居姚江之吳擁富奩以自肥略不之顧不孝不弟有如此者然則渠之得娶

此妻從容溫飽不知世閒有窮苦事使非過位於景質之門能有此耶尊前與景質契非他人比又與其子之婦家稔能因書一言及使其弟不至餓死則景質之遺息在也亦使世閒知有巨源在也望深入尊慮

祭亡男朝兒墓文

維丙子七月二十六日父告於亡男朝兒墓下汝生於行都之簽判廳長於通判之北廳天下大亂母抱歸避於三石之祖居於里西之黃沙坑於西坑南嚳至五月二十日轉而北寓於董村之內表竺家七月初二日得痢疾百藥不效二十日忽噤如風狀吾適出邑乃能忍死以待吾歸歸而呼之言雖不語而流盼睨視將投身於吾懷中既而忽然以甦隨呼隨應服藥食粥不少減吾謂汝可以再生甘口日寅卯閒而六脈竟絕矣猶戀戀於母之懷父之手有問則聲答漸微神則不亂午刻噤以歿嗚呼痛哉汝生五歲早悟多識教以書能強記耳旁誦者誦之亦如流兩年來患難迫逼風雨口林摧折撼頓卒天其生抑命也夫汝之病既不冝輕離其父母汝不死

又安得不視汝如生存哉死而有知其聽吾言骨肉歸復於汝二先兄之側魂氣則無不之其惟父母之隨嗚呼痛哉

祭禮部尙書王伯厚文

應麟

柔兆涒灘之歲孟冬甲辰契生前進士陳某謹以炙雞絮酒之奠祭於故內翰尙書厚齋王公之靈公之聞望北斗泰山公之學問洪河長川青春大科撼動一世紫霄闊步陵歷兩制凡大詔令雷風其行凡大典冊日星其光代主之言爲國之重進而文昌行矣柄用亦旣簡在宵衣之心時不我與天乎難謚與雲俱飛三島之上言采其薇布衣蕙帳執經於席問字於庭淑我鄉里幾兩周星誰知其中難言如海能與知者猶有予在前歲之除去春之初相看話舊耿耿何如雖不盡言有不盡意余八十二公七十四自謂予死當居公先公而先之訃音忽傳季夏聞訃老病憚暑哭於寢外而莫即路今茲默暄始獲造門予亦朝露其能久存天高地遠江空歲晚公兮有知歎余一奠尙享

招單君範教子書

某自入谷循溪尋桃源別境因獲回曲巷小樓松竹下讀書聲裏揖風日之清美話雲萍之契闊便欲卜鄰未能也出山卽爲平地風濤掀頰尺紙不上消房惟有悠悠夢思嘗飛越左右然不如朝夕會聚之爲暢洽也此某所以近者令舍弟所有不量之請某諸兒自是頑鈍重以連年奔走山林逃難以爲苟息活遂與詩書相失先世一絲經脈懍懍乎莫續若曰待天下事定然後爲計則水流已下蓬遂其曲何日可回哉故莫急於得師廢放已久將愈難爲力非大匠規矩之不可是以惓惓以屈致爲請高誼特達略不他問一諾千金見之所答舍弟書中者粲然今而後知諸兒有不辱襟裾之日某之親炙光霽又在望外其感幸當何如敬龜改歲正月十有八日設席以俟臨賁當先一日遣轎詣廡下區區束脩甚愧非禮舍弟已詳白之茲不復贅知我者草木臭味諒不賜訝其諸願言悉容面旣

又書

某生不逢辰心事難照瀟瀟小塾琴書冒臨昕夕聽教如風雨中雞相應如霜月夜鶴相聞滔滔者不入耳別來能幾日雲飛西水東涯夢與往來已極耿耿門牆秋事度已就緒翩然過山予日望之

答白廷玉書

某七十三歲矣欠死之身猶累薇蕨豈不爾思山深水長一星周夢中過也今年八月二日趙也一轉以所惠書來得之於契闊之餘如大醉復醒慰極而汨落惟是塵埃方眯目塞耳而所示之作非復吳下語雨後山月下水本色上有新意手之口之不置頃刻又聞賢內靜修不事世妝盡斥其所有以資日用雅懷遂得以緩步晚食與風朋月友夷猶湖山閒誰之賜也況乎絳帳近家而主人素以賢聞川雲飛泳當有便處所交半山朱丈吾固未及識如瓜涇沈丈抱甕馮丈皆所夙契今知其劫火不燼尤甚慰滿會閒幸爲拜再三意苟活山所謂文房四物歸烏有者久矣坐此不及作書須及此意庶免其罪我也吾生理素薄自世變以來驚擾奔竄聽其過掠

蕩無所留而巢居穴處者數年飢寒交迫無病亦病中閒一子亦甚可人坐視其病死天乎莫之訴草衣木食苟活到今四男子二已娶四女子二已嫁皆是窮者自相遇今年愈不可支雖欲作魯公帖而無可乞之地雖欲使二三子謀館而世方掀舞聲利視詩書爲何物悠悠歲年懍懍溝壑意欲遣一子過江以濡轍涸然時異事殊江空歲晚以栖栖之身誰其舍館誰其締袍誰其推食哉更當深思以決知我其爲我籌之若曰謀仕則非才不敢也來謂舒氏今如何問之其叔太博津云有一男子碌碌苟朝夕其女則今無之興念到此真是古道可以媿死薄俗詩教良侈老拙輒用韻見意三子亦復後最小者方是八歲未能及此一番作字當見面一番不問詩如何聊見繾綣耳流問到家人尤感家貧累重愁深病多衰甚矣就致意質內愧不能辦一芹寄遠爾後有便千萬續此音信茲仍以書就浼綉也一以達眼昏手弱幾不成字回看來緘有如此紙有如此墨猶可彷彿承平也對此重爲之感慨不宣

與陳監丞尹平書

某昨爲家西之小淨慈說苦訴冤佛慈悲挾山以鎮諸妄沂泗以正其源是雖不鄙過聽然此僧此寺於執事亦有宿緣請言其故主僧如岳昔於剡上鹿苑有一覽閣辱爲吟八句末云何年了卻癡兒事分我西禪一月單江湖膾炙此閣遂有聲執事爲慈湖法嗣小淨慈有慈雲閣是先叔習庵告蒙齋書蒙齋因有詩云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水後巋然如魯靈光執事主張此事卽見慈湖如岳自能詩前詩自皆有墨刻他日必能袖以謁謝但聞免科米事已有涯而未登岸七層塔只欠一尖竟須一手圓成或傳令某拜松翁先生書又何必一篙點過邪況此寺敗壞不可住已蒙松翁先生知其詳判給文榜矣若更不孚又成轉摺勞費其有既邪某再拜倦倦

與伯氏司門弟若論深婚書

比辱示以黃親家所答一一哥書盡是真情但此老純朴未知時變吾人與之爲姻只是令岳與之一語更無擬議况今正是袁曹劫昏之時合爲鴻光歸隱之計而欲

事珠翠備服用效驕奢之族鍥薄之風以炫耀人目不惟非吾輩所當問尤非今日之所當言世人眼孔淺利心熾苦淡則猶可安眠善睡稍爲衆所指則是禍之門危之道雖身命不可保也況聞親家爲門戶事多生計日以削如更勉強辛苦以華其嫁遣於親家既大有不便於吾人亦將大不安矣孰愈於荆釵疏裳古道相成自有餘數也又況長兒深亦頗好古知禮不冒從俗何忍於娶妻上面討便宜廢正倫此幸有可教者且如親家說彼中艱關事體如此可畏吾里前此猶可苟活兩年來亦已甚於親家之云云者縱有財用何人與辨事何處可辨事不是虛爲此言今惟斷之曰簡之一字乃禮之本他又奚關輕重親家所謂執柯只須賢夫婦斯言極當若他人徒見多事又如何冒遠遠應信卽非敢外朱季四丈乃是密議更徐決之仍須吾人或因送令岳葬事或特入城約黃親家與吾弟面說一番庶幾從簡舉禮之議不更疑貳此等說話都是彼此相體便做骨肉親看一毫兩上語不可著也吾弟其爲我善轉此意於黃親家至祝至祝

回姪洙爲史氏請昏書

是月四日長孺於便中寄到吾姪書甚悉宗族之誼薰然如春風薄俗而有如此大爲之喜所課阿妹姻議一節老我之意專以待澹如水交然後分付近亦有如王修齋之孫趙光叔之子見來相求而老伯母猶以情雖通而地相遠爲辭孰知獨善鄉先生之後固齋之子有賢祖母如此絕識掃盡世味雅欲尋盟於綠窗寂寞之間誦吾姪書來之語使人感動況老我未嘗妄與人交而景正獨相得屢嘗話及潘夫人嫁時事夢想古道恨寥寥莫續今而吾姪以純實慥慥之言行館於其家能成其賢祖母之心子弟皆玉粹而矩正爲之好迷孰能閒之哉細味清風真足以一洗四明富貴之宿塵而漲小范家欲綺羅至庭而焚之駭浪況有如吾姪者隻字片言如金石乎其又奚辭區區之忱猶恐其宗族之貴僕奴之常以慣見者視酸寒陽是陰非浸潤所入機甚危也更望與其祖母說透他日伯鸞德耀自以爲可則吾姪於吾家之責盡我亦無不滿之心豈不卓卓乎快哉老見近乎翫縷然亦不容不然也或以

吾言相入則是月廿一日之納采不敢自外卻望委長孺先數日一報或啓或劄不宜臨期以辦姻好雖曰夤緣要亦盡於人事此外有悃見於所與長孺書中等幾照悉伯信致宗魯吾姪

聞伯來弟死與姪洙書

春初到今雖得風傳書館消息但欠一專遣謂諸兒有入城暇可聚首審其詳也耄境擔家多事日復日如夢中夏五之三日忽長孺來首問吾姪動靜乃知有衰斬之痛淒其生事年至七十亦今之死得其所者矣然汝於此大事良不易辨須毀不至病以求無愧於禮則可惟是母殯在室而父繼之至此則不容更託故以遲其葬古者禮稱其家雖斂手足形而窆禮所許可爲吾姪計當痛絕世俗之費但於家後之山下其稍穩便包藏去處合葬磚灰石工費外一毫不徇浮議只在一月之內能了是足以爲孝我本自來而近百病捷出以息計活勢有不可行諸兒又適皆在外未回回則須有來者而未可准且貧不能助惟遡風一慟而已或恐有以異教誘其輕

舉汝必自能底柱當不待我諄諄我年事至此近兄弟之存者僅尉兄弟遠兄弟如山堂諸弟今又無幾豈不重可哀也哉茲長孺便寄尺紙數字去餘須別遣也老伯書致三姪

後批云切不可爲陰陽亂說所奪有方道不利等說若曰求利其亡者則萬萬無此理若曰欲利其後則因父以求利是大不孝況必無此理我見山泉伯不知道理日夜以陰陽爲惑試看蟠隩之域今日其後何如吾姪孝道當自有所主也

與黃仲正

儒雅

某昨便中修狀嗣拜答緘獲諭讀禮有嚴外事不撓良慰渴企及今又閱數月迢迢耿耿旦旦勿替竊聞支持毀瘠龜吉牛岡將啟先正親翁提舉寶章吏部之藪安闕幽室而以先令兄親家之窆祔焉某託盟肺腑非他人比雖曰視筋力爲禮其盡盈坎敬則不敢以衰老廢屢於左右訊其遠日竟莫得其的道阻且長又難於昧而動重念身及見祖遺之奠得以面銘旌手執紼生死之際固相去而未爲遠也使其窆

窅既歸九泉之隔將冥冥者愈茫茫矣然以見觀之葬期終恐不知會葬終恐不及平昔骨肉心腹之義當何如其感愴當何如其自訟無已則有世所謂挽章者庶乎寫欲言而慰長往不猶愈於奔送不及而遂忽然者乎因忘其淺陋進於先正親翁先令兄親家靈几如兆域已備導翬戒途或辱畀之些郎引北風而哀陳之是某形雖不前而心亦羸白明年春氣稍深尙可就墓下而奠生芻固與見宿草而不哭者不同也茲有薄賻介諸別疏更不作令弟令姪書

與戴時芳方書

某比聯日夜獲接雪白之色冰清之輪至於燒楮火酌茅柴酒席地而坐自謂今之世而得有此樂恐不多見菜羹飯後溪頭之別幾不忍回首與君居僅隔一長亭地暫離便自作惡如此正亦不自知此心何心也偶有某物爲午酌薦我輩寒相當笑留之

答剡胡應之問喪服書

寵問禮服仰似不外今不可盡行古禮然不可盡廢惟斟酌其宜而爲之耳禮久不葬惟主者不易服蓋禮云未葬則無所謂卒哭練祥禫諸祭也禮齊衰不以弔若三年之喪雖練不以弔蓋三年之喪雖小祥後亦不出弔也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以此見不當出弔也蓋惟遇總麻以上親之喪則服其所當服而往哭之而非弔也檀弓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又季武子寢疾蟻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脫齊衰以此見齊衰有可出當往之地蓋朋友之義往哭之非弔也由此觀之三年之喪有可出弔者以此事權而推之可也有如先正之喪未葬執事惟於營葬等事外本不當出然今之世往往非三月而葬動是數年如古人有大故則不葬也如何免得出外出則必當少易服色本朝自溫公宋次道諸老便憂世俗多妄不能如古禮便欲以布四腳布襴衫等代齊衰期以下之服以白生絹代總麻之服蓋總麻古來升數密布今世無之故當以生絹代雖慈湖亦然但某家閒與親戚

只用細苧布爲總麻正不必論升數布還是布足矣如執事今欲出見人只得用墨布衫蓋墨布衫乃古之禫服今世之人於百日後出謝人便著此服卻不問葬後卒哭之百日也若論古禮者葬而後卒哭此卽百日也卒哭而後練祭原注云練而後祭注詳大祥而後禫禫易月而從吉節節皆有受服今則誰無此多事禫而後墨布衫耳今只得不問未葬從俗僭禫服出外若在家則不可服此惟齊衰在身若營墳地則用白布巾白布堂衣之屬皆可也彼謂用白絹衫則不然白絹乃今之練熟之絹卽古者士之吉服惟生絹則猶以爲凶服耳愚見如此愧不能盡禮

與葛靜一監簿

稱書

某伏自乙亥春拜太史之誨隨嘗修答嗣而彼此皆不暇書問矣中間有不已之懇爲家人倉忙歸里貸於人以行初擬出薄產以償而里人方視田產爲棄物一無旨領略者而索償者急故謂之冒昧不謂執事是時已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安得爲某辨此物至春晚某略一歸遂諧自爲計矣然多事之時干擾之愧至今拍懷盜面

也是年秋八月隨解制幕雖世事實以異而人自西來過門者必問以起居乃知始焉蓬仙皆飛入危峯以避埃澹既而又回槐遂於邑之行第長物以付之雲空水流惟玉其德則劫火中自不燼也又聞藥局亦如魯靈光獨存豈濟人者廣有神物護持邪某本居山中而風塵無不到處自去年正月將一家二百指分爲四五所日走於二百里懸崖峭壁間風雨霜雪之所摧虐飢渴顛踣之所困殘一子死於此一家病於此最是所居今爲過軍通驛四壁之中或紮寨或剽掠衣自袍笏至於布縷食自盞盞瓶至於顆粒器用自坐臥者至鍋鉢無一獲免者而亦未至盡填溝壑亦幸也及今年五月初閒方取累輩歸爇於破屋之下生意恐不可復續來日之可畏又方長一聽造物而已茲因鄰商便附半幅相問此外則有夢思耳

答趙宰拱辰書

某自大亂中分袂各圖苟活竟莫問屏禱閒興止今月初十日忽徐親以所賜書來乃知先堂上太夫人於驚憂中已仙逝執事方抱罔極之痛天傾地陷生者不得安

其居死者不得寧其歸豈期累及純孝君子之家此際雖已永牛岡之藏矣道路梗塞無從盡哀弔之禮徒有慘怛而已某自去年春初便分家爲之四處環走於千山萬水間今年五月初方集聚於瀟瀟四壁之下某老而衰甚矣家中爲風寒暑溼所摧迫大小番病無休日去秋亦因走逃失一小子於州里外山谷中飢無以飯病無以藥亦惟聽造物如何結束耳胡應之卻曾數交書諸朋舊亦多宿草之感聞南明近有煨燼之慘想寓第必震驚尉弟亦苟焉餘生附此拜再三意立可聞於鄞城與監宅同居亦釜魚也我輩何日得相會面臨紙淚落更不他控

題白斑詩

詩難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詩自娛曰晚唐體而四靈爲有名錢塘白斑家西湖西多雅趣一日以吟藁示予讀之其音清以和是有意入四靈之門而登晚唐之堂者乎然詩已於晚唐而已乎斑其勉之

淪有追贈傅弈孔道輔詩因以數語書其後

舉笏擊蛇吾於孔公無閒然矣傅公多智羚羊角可以碎侏齒猶愈於迷於佛而以妄助瀾者也然佛老之害一也不好佛而好老至爲之註則佛有詞矣吾於此知孔傳優劣乙酉二月初九日書於本堂

書邑中文盟集後

古者盛時美風俗厚人倫有鄉飲焉無非教也世道降時乎賜酺所謂教者安在流而八伯八達七賢六逸業於酒生死於酒皆名教罪人至於洛中耆英集方見其典型禮節有三代氣象又至呂氏鄉約相勸相規相交相恤條畫斯密矣嗚呼鄉飲猶曰待其時耆英集猶曰待其人若鄉約則又奚待而世方聲相撼勢相軋貨利相驚逐牙距搏噬矛劍攻刺有骨肉所不暇問尙何爲鄉約哉余一日過西山妻之兄趙景文出示一編曰文盟酒以洽其情而不至於亂詩以暢其文而不至於肆歌曲以樂其綢繆發其感愴而不至於淫褻哀怨淵乎其味其鄉約之餘乎當今之時而有斯舉其於世教關係甚大是雖盟自閭里之近者同志者始未能使一鄉皆會安知

不絲是焉而聞風皆興起哉予年七十有四矣相去且六十里而遙無從齒月飲然有契於心矣雖未與尤與也因書所以敬慕之意併所欲言者相諭丁亥立秋陳某

書新昌杜黃山王心月騷壇集後

地因人重重則名隨之堯山舜井不可尙矣嚴子陵以高節名灘鄆康成以行義名鄉陶淵明以清曠名石自古迄今若是者滿天下王心月家杜黃山欲祠杜工部黃太史以實其山之名名必以實吾謂山稱杜黃昔或自有二姓居此者工部太史有知必不冒如王安石爭墩祠之將吐矣然心月攀敬二詩宗是志於詩良切自今而後能追其風而馳騁焉則此山當有易名王山者又何必借古人爲重哉於其來訪輒書所見爲謝著雍困敦孟春望日丹霞陳某書

書族弟蒞鷺圖

畫瑞物必麟鳳畫尤物必孔翠楚秀弟不是之取而取鷺以爲圖叩其故則曰瑞物吾所不得而見尤物吾得而見而非所取見而可取非鷺而何不與華媚者炫色而

性其潔也不與塵埃者爭食而分其瘠也世遠三代物之生者類不得以仁遂而此獨朝夕焉天地之間江湖之上悠悠濯以安全其性分畫固所以見吾意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予聞其言爲之三歎

書蔣氏族譜後

嗚呼今而後知天理人倫之無世變也蔣氏宗譜於世次必明其本支於墳墓必詳其地理於祭薦必志其時節善矣懼其宗族之汗漫或尊卑失其序而爲之定其名第子弟之苟且或奔走怠其事而爲之籍其歲月計慮周密雖百世可也今之人族未至服盡已視爲行路人葬未至數世已委之爲樵牧地無知者流淫於祭非鬼而祖若宗或敢以妖厲目之於霜露乎奚感甚而五服內其生其死有不相聞一繩以禮有不從長之命絲髮利則有忘等分凶於爭者滔滔良可歎也今乃獨條其所當重嚴其所當行而一歸之譜古道庶乎在蔣氏之後敢有自外於此譜者吾不之信嗚呼今而後知天理人倫之無世變也譜之者其後人應和書於譜後者丹霞山人

陳某戊子歲書

題道統三書後

韓文公謂吾道之統孟子死不得其傳孰知至周子而後又大光明有太極圖通書西銘在焉全體大用與九經表裏學不知此非學也而未易言也然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非學者分外事二程子一出便欲學聖人其知此歟暇日因會朱子所註三書爲一編吾耄矣兒曹尙敬之哉歲昭陽大荒落季夏丙午書於交翠窗

書張子華所藏錢穆父孫莘老二帖

錢穆父孫莘老墨蹟二紙張子華得之以示今爲古嚳矣相與感歎而不自知其爲何心也旃蒙協洽孟春既望本堂老人陳某八十二歲書

跋樓攻媿與王粹中諸詩墨蹟

林國器出示所藏攻媿先生所書與王粹中先生諸詩本王氏家百世之寶乃爲國器所有人於天地間各有所好惟先賢墨蹟若淡而無味非與賢者遇覆瓿者良

多今攻媿先生之筆王氏失於世守時異事殊必有難言者獨幸歸之國器得其所矣攻媿先生百世師後來者恨不得親其典型得見此筆亦庶幾焉萬一珍襲之不嚴將又墮於渺茫矣敬之哉歲旃蒙協洽嵩溪遺耄陳某書

書內兄舒通叟饋八十書

此內兄舒通叟與余往來絕筆也余癸巳歲始生之且以饋來而兄以是歲九月十九日病終今見其書當如何其感傷然以兄之厚於余而先予而逝余亦豈久於人世者哉悲夫歲乙未季夏九日陳某敬書

代姪濟謝解啟

詔喻二千石之良選賢於衆名登四七際之列遜我者三共誇好事之重尋自揆非才而深懼昔鄉里於紹興之舉以詞賦得攻媿其人掌內外制則諸老汗顏如陸內相坐政事堂則群姦踟躕如鄭魏公中興一代之偉儒後學百年之好樣必稱乃選豈無斯才如某者生而鈍根藐焉弱植何如謂士固嘗習聖賢之書無以瘡人亦欲

盡子弟之職漫觀場屋敢冀科名况家庭之學未積深功而鄉曲之譽豈歸晚進明
有司期鴻生之必得吾小子誤蟲篆之見收得非平而不至於怪奇或通乎理實而
不流於浮誕足信其心知而取之庶乎可也納豨荅於藥籠之末進昌黻於玉食之
閒允出遭逢敢云僥倖茲蓋恭遇某官吾國元氣善類景星蓬萊瀛洲之天快平分
於風月蛟門虞蹲之地煩坐鎮於波濤奚以假爲宜遂真拜趨韓范功名之會博觀
人才主歐蘇文字之盟樂誘晚學棘圍嚴於革弊藻鑑揭而無私迺使么庸亦叨吹
送某敢不矜持殊寵激烈寸忱尙資以進身遂按階庭之步武則仕而爲口庶裨廊
廟之經綸皈向芹芹編摩草草

代弟觀謝解啓

賓詔驚心歸從輦下主司誤目收置選中真可謂之僥逾當若何其激烈昔在癸酉
之鄉舉最得鴻儒所以甲戌之臚傳經魁虎榜餘亦多歸於巍級後來並號於名卿
歲忽循環而又周天將如券之交付而况六十年一會培元氣者益豐二十有八人

與列宿而相應豈其偶爾能不躍然某相可忍飢書徒成癖麋鹿山林之性分所宜安蛟龍雲雨之心時乎自奮乾坤如許其闕父師所命者何朝廷設科豈曰老英雄之法場屋較藝是爲遠事業之階勉效雕蟲浪圖戰蟻雖慊璧金之擲地然常輕璧而惜陰近攜書囊屢優京校不知我者謂詭遇而獲禽是有命焉官學守株而待兔茅謝朋舊言還里閭魁星閣之初成上干龍角泮水池之先識中奏蛙聲耳目爲之頓新羽翼起而欲舞群入而試自知甚明枝葉語言進莫窺於古作草矛氣習退不契於時妝誰嗜昌菹乃塵藻鑑拜手金花之帖滿腔玉女之恩量已分之甚盈幸家聲之未墜曩從父冠南宮於丁丑比伯氏擢上第於丙辰素爾鴛庸青吾氈舊謂一榜得人之盛而同門拔穎者多弟子弗如師孰謂當仁而不遜交遊稱其信尙期攜手以偕升允侈斯逢原口所自茲蓋恭遇某官學遊道闡和到聖涯經術源流胡安定之先覺制誥法度蘇文忠之後身移八座之輝耀領十洲之鈇鉞光風嘘拂文氣益揚嵩嶽鎮臨士流增重幸一陶於造花皆百倍其精神因使濫巾亦叨勸駕某敢

不激昂素志酬荅殊知倘得瓊林豈在春花之盡看持身玉尺相期松柏之後彫過此以還非所謂謝

嶧縣催科劄

某謂爲縣令者催科有三等不待催而爭先輸以爲縣令計者上也待催而後輸而縣令猶得以應綱解之急者次也催而不輸委曲而不顧坐視縣令之受煎烹者斯下矣上焉若相信而不言非某所敢望然望其次焉者今而某於斯邑也知所以催上戶而上戶或不之相體思所以寬小民而小民反不得寬蓋板曹使府之取解不復如疇昔分限之稍輕其督責不復如尋常申陳之可展端公專卒銀牌紫袋散星而下空一縣之吏追去猶以爲未足獨留繆令與二三藍縷貼胥栖栖然無所措手上戶既不盡樂輸未免殃小弱豈得已也悄悄之勞慨慨之忱乃得爲下下之令初心謂何某於諸寓貴也授之以册寬之以限禮勸以牒呈至於屢牒傳語以廳造至於屢遣而略略破限與略不納破者尙多也今歲且晏矣綱解無所措辦有如帑庫

陳積之多腐幹僕兜掩之無饜何忍不為縣道計為名門計哉茲刷呈欠數嚴飭盛幹一頓送納猶受賜也出於下下規模事迫言繁勿以為過切祈台照

上劉帥乞振糶賑劄

某恐師嚴凡申狀例不敢套叙首乞涵宥某以窮餓之餘身分撫字之下腳遭際使天寬大推而行之惟恐弗及而終不能使慈父母之下咸遂其仁則有天在也去年風水旱交病小民飯椀不得半飽算日數刻以待以麥攪青療飢收於黃熟無三之一而比常尤薄甚坐是菜色鵠形有不忍見無已則有取債於大家就糴於市井而山閒大家亦無多蓄有之者因春初價高趁時以糶縣市則所靠者浙西米舟又多厄於斷港飢口嗷嗷殘命岌岌而不為之告非為得罪於百姓且得罪於師門矣比雖知新昌吳宰以倉急申上隨蒙恩拯某亦欲即援以為請然念挨那得去則可免煩瀆豈料至今接續不去彼咨怨者叢謂剡去新昌三十里彼有官米可糴此則有錢亦無糴處安撫自欲救民知縣卻不曾奉上意群然入詞愧無以對未免徼塵仁

覽欲望痛加矜憐猛賜撥發使絕糴之市忽焉狼戾垂死之民忽焉再生百里之間
一飯必祝先生攜此盛德入居廟堂活青州之衆富公不得而專美也某雖是拙縣
令卻是老門人斯言上徹必蒙響應某與剡之旄倪炷香請命

答謝京尹曾戶侍

子調

賀弟觀中省餽錢劄

弟兄之義如雁斯隨師帥之仁謂鳥亦好有如仲氏偶玷春官皆造化密庸之功雖
岳山莫諭其德未知報所乃累眷情惟寶緘光燦於星奎金餽寵承於天府再拜而
受萬感斯榮使千佛經魁譜不寒於西蜀

自註云陳堯佐兄弟居西蜀皆爲狀元

則一家氣瓣香皆爲
於南豐

答天府同官賀弟觀中省餽劄

吾弟則愛俾燒尾於龍門同官爲寮乃垂情於烏府粲然藻帖賁我棣聯然以頌而
不規非所望於相與

謝家則堂提刑

鉉翁

應詔特薦書

舉詞云介特自持疏通無滯不交游談以取虛譽務修實政以安疲氓察其所施足以任重

伏準劄翰緘賜應詔特荐照帖某嘗謂古之爲政先教化次獄訟征賦末也教化行而獄訟省而征賦在其中矣世遠道散政失其序以征賦爲第一事獄訟猶以爲緩復暇及教化乎春秋之際武城弦歌已爲僅見至漢惟卓魯有古之意寥寥千載非惟下之人懵然此道而上之人所以使之者固不在此也某雖不才無所謂學僥倖百里宰竊亦有志焉而所遇之地聲勢震撼豪奢掀舞譁者狡吠而交嗷焉不敢輕以掉之恐其浮而紛紛也不敢重以抑之恐其窒而悶悶也就此之所可能酌彼之所可受約其氣之過扶其習之偏凡所酬酢凡所言語無所不用其心庶幾其或應而或可以自信也彼好事於後者方且笑其非所先督辦於前者方且訝其失所急特先生味其所苦如嗜昌歠菹拾其所棄如見古蠱洗今日以陞陟舉明日以應詔薦某於先生無游揚之助無趨摳之舊六轡馳驅不下負弩矢之一望光塵而

已知何其深愛何其篤也然則其自信於心者雖未必民之果應而先生固已可之矣昔者問耳坡公政事之美者答曰吾從歐公學來然歐公何嘗以政事教坡公哉亦不過意以相求耳先生今之歐陽公抱古心行古政事某於坡公雖擬非其倫何敢不益堅素志以從先生於歲寒

謝王樞密 論舉陞陟書

舉詞云學有原本政尚廉強撫字良勞藹有民譽

十二月吉日門人宣教郎陳某謹熏沐再拜裁書於

使觀

詔使知院大資相公先生閣

下某謂人生天地間有志於斯世而上不獲公卿以握天下治亂之機次不得總揮持節以善千里福一道而猶得爲百里宰使士者樂其有庠序之教農者安其有耕桑之業工得以食其藝商得以通其貨就職分以行吾志庶乎其可也世遠道散相軋以勢而上下之情不通交征以利而仁義之澤不行幸而脫選調問須入則蹙頞相告抵掌長歎其煎熬也則謂之鼎其險激也則爲之灘其算日數刻僥倖終更也

則謂之債古之所以爲社稷人民計所以長子孫之地者視爲何物然則終無可爲之縣耶某生於山林偶然入仕展轉數載試令剡溪之上難易非所問也禍福非所知也妄自激昂亦欲無愧於名教聽訟寧過於審而不敢以乘快爲能催科寧失之寬而不敢以嚴督求羨學校之設幾成虛設不容不爲之振刷而非敢終更也田里之微薄於有力不容不爲之捍衛而非敢矯亢也職之所存亦曰於此而有見焉則可以一洗流俗所謂鼎所謂灘與債者之見而譁健方掀舞而交譟聲勢方振撼而疾口星火之急符虎狼之專兵叫號嫚罵於軒簾之前堂皇之近殘吏弱卒累累就逮淒淒破印相與咄咄終日黯乎其無晶光矣先生獨何心哉拔之於塵埃之底風波之中若曰學焉而有所本榮辱而有限之舉擯乃以第一紙廉某此又天下之所慕望而不可僥倖者也非惟旁觀驚疑雖某亦未之能信聖賢之教人有因其所不及而爲之語以進之者有因其所未能而開其端以誘之者固先生之意也某今知勉矣昔蘇子瞻謝梅二丈有曰人不可苟富貴亦不可以苟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

徒則亦足恃矣苟能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歐陽公讀之以爲快哉快哉某雖非子瞻其倫而先生則今之歐陽公也某今獲爲先生門人矣他復何慕所以謝知己者此外亦復何言干冒鈞威伏楮戰慄不備某再拜

吉初彌月招宗族親鄰寓飲簡

溫公家法有客則酒三行或五行侑以果菜曰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意厚懿哉此風久不見矣某今日爲新生小兒彌月徇俗具湯餅因敢會宗族姻鄰及客而吾里相知者併取生梅青菜酌酒三杯早賜訪不再速不見燭惟從簡便庶幾共味溫公之語非敢曰真率會自某始

書卓生甫然深衣述後

句章卓有立生甫以深衣述見示余謂深衣唯當據經以求合而已至如續衽鉤邊則司馬溫公所謂如燕尾有鈎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揜其不相連之處此

說以爲正當又奚以旁引曲泥爲哉屢圖再會相諭以決連年衰病猶未之果迺聞沒已兩載矣生甫平生用力於此有足以遺其後庶乎無憾余之生負質疑之記使生甫齋志九泉興言至斯交道謂何歲乙未孟冬攬涕書其手澤之後以歸之與追挽二從俱前悲夫嵩谿遺藁陳某書

題晦庵齋居感興詩卷首

文公爲後學地可謂深著明切宜端居靜察朝夕不置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終有得矣丙申四月朔書於本堂

書四明衣冠盛事錄後

楊君鵬舉繇太學生擢第晚而浮雲視功名掃軌不接外事殆有得而隱於巾者與吾鄉家世忠厚老成典型月評所歸雖居百里外未及一面而夙聞其賢茲偶爲義不可以筋力免者入城君之外孫袁伯長出示所手鈔吾鄉衣冠盛事譜閱之既信乎所聞之可證科目絕續之交吾黨窮通之機實有關係蓋譜存則脈存脈存則雖

秦火不能滅然科目今雖未暇舉三代以上人才之盛亦由科目邪養之深者發之茂持之重者出之遲姑盡其在我時來則爲之耳所以感厲其氣維持其心以爲無窮之地將有大功於吾鄉而放之天下亦可者此譜也余固以心見楊君豈不過於面交也哉歲丙申良月廿五日嵩谿遺耄陳某書

梅窗記

梅於植物癯而益勁枯而益奇故其色淡中自韻如古君子其香賈絕不染富貴脂澤氣其實酸不投甘昔人至以和羹方大用非杜少陵莫敢索笑非林和靖不能以詩寫而世之人不識梅不見梅者類拾人餘唾借以自表揭辱梅甚矣余之離孫王得淦於疏籬荒草間取孤根手植之因以扁其窗余笑而詰汝嗜梅爲色乎胡不取諸牡丹與芍藥爲香乎胡不取諸蘭茝桂菊爲實乎胡不取諸桃李梨栗而獨於梅焉取拱而答曰凡物色者無香香者或無實三美具又勁且奇有歲寒操非梅而何取以自况其法家拂士也余聽其言而喜乃歌以贊之曰雪霜之玉以研之兮而將

茹其芳而清之胚雨露之膏以成之兮而將落其華而質之培媚柔穠郁彼紛紛兮
此寂寞矯自享於山之巔水之隈而將冠方山珮飛霞與周旋兮苟初心之不踐有
如梅

悠然軒記

余爲王得淦記梅窗矣其右小軒曰悠然併以記請因語之曰人莫患乎有意有意
則窒莫樂於無心無心卽化湛湛蝸蝸忽焉而俯忽焉而仰忽焉而屹忽焉而行天
寬地大心曠神夷不物而適與物遇無我而適與我契者人莫之能喻自亦莫能名
也世降俗漓憧憧往來役役念慮惟名與利安知有此樂獨淵明於宇宙閒了無係
累門外南山坐臥飲食固熟見之者而今也采菊之際悠然之處見之於詩山一也
而趣不同豈時時焉見所見盼盼焉山其山者比哉而家里之南山之趾而軒受其
景摘其詩中語而扁之可也特年方盛氣方銳求交者方未能盡謝去視淵明爲何
如然知所以扁則趣以動矣顏子之坐忘曾點之舞詠則未易到而喜吟姑自吟之

亦睢勇以決其壯靜以虛其舍熟讀淵明詩以豁達其門戶他如明道之傍花隨柳
康節之擊壤集東坡之挂起西窗浪接天等作是皆與造物者游朝夕涵泳久當自
得得則自有悠然之時此趣難言而不能無言也後日而果有得則所言又在悠然
之外矣本堂老人陳某記

清隱山房記

林公輔國器生名家於吾黨爲俊拔挾五色筆題萬里橋其初志也久閒忽邂逅藤
冠羽衣口誦老莊語若將忘世者訝而叩其故曰人生及壯歲無所遇則已今余已
四十有一姑以七十希有之年自誑已爲過半忽忽餘光去崦嵫能幾尙欲與塵境
爭夢豈不爲種瓜采蕨耕谷口釣煙波諸人地下笑寂寂由是決於東吳先墓廬左
右小築山房名以清隱而息焉子以爲何如余謂世之患在不知止功名其網羅富
貴其機穽得此志不知有九霄失勢則一落千丈老死而莫悟滔滔皆是夫旣豁然
見機不待歲晚身蛻蟬心過鶴吾山吾水吾風吾月可以舟可以屐可以琴棋詩酒

有趣者不得擅而專有力者不得負而去自適其適自全其全爲計得之矣若曰投龍虎山授凝和號皆寓也非其所欲亦非余所知然賀知章豈果四明狂客軒轅彌明豈果衡山怪士固自有知者在歲在昭陽大荒落孟春丹霞遺耄陳某記

梅逸林隱君祠堂記

墓廬有祠禮乎禮士以上皆有廟下此則鬼考寢薦世降或祠於墓權也然余於所知林隱君之祠則重有感焉隱君諱澤字堅叔世四明仕族癸未四月八日生幼穎悟博學多聞居公喪致毀瀕死遂絕意進取惟杜門教子猶自力家本僅足口未嘗言利而以周急爲樂創惠生道院延良醫受病告者藥隨需不少斬至鬻產營蓄以給里人賴之乙亥冬時事孔棘人皆勸入深密獨謂青山去城一舍而近祖父墓在焉必此乎依明年三月十六日遊騎猝至執脅首剽路罵不屈一死年五十有六瀕洞中治斂既殯謀葬一夕夢執公輔手曰我之歸當於山之柿木陰翌日得其地穿壙土五色白者乳甘可食衆異其應以是年六月襄事畫像在祠青巾野服如夢中

見有手鈔六帖三十卷瓦釜雷鳴集一十卷和陶詩一卷皆燬無全存雅好梅自號梅逸公輔公弼其子也嗚呼人莫難乎死生取與之際隱君於財無苟得於難無苟免命義所在斷斷無他世方波頽風靡有若而人卓然自拔是可敬已葬已十有八年而公輔抱難言之痛一語及則泣繼以血由是委其家公弼逃而之廬墓下奉祠事且以記屬余既爲書隱君大節觀公輔用心姑略其迹殆亦今之所謂孝者夫此余所以重有感也夫昭陽大荒落仲夏朔前進士陳某記

巖棲記

余屏居嵩溪門外事如隔世一日有客巖棲者謁意謂山林人揖而入氣昂昂語落落與所以自號不契訊之則曰吾蜀產也今爲鄞人譜端平相家後西遡夔巫數千里桑梓之恭蓼莪之感無所寄每誦白巽江山堂詩至燕寢傍巖棲則鄉關恍其在目因取句中字以志其心余聞其言爲之三歡謝太傅於丹陽築東山周元公於廬阜名濂溪司馬文正居洛而稱涑水君子之不忘舊類如此吁家山之念天理人倫

所在本無閒斷彼溺於己私蕩於世變一毫便利路視骨肉如奴役親戚鄉黨滔滔皆是子而以閥閱之貴獨立不隨存其所自來與岷山之江源流一脈相為無窮駕言巖棲警發不知本者甚切關係世教甚大他日如司馬長卿以使節歸蜀乘駟馬車縣令負弩矢前驅未足多羨待子黻纓蚤退時遊故曲父老歡迎咸曰是孝義兩全巖棲翁也斯則無餘贊矣巖棲氏鄭雄飛名也歲昭陽大荒落仲秋奉川陳某記

至德觀記

道流以虛為宗自謂十洲三島五雲樓閣其家也秦漢方士入海而求貽笑千載夫地以人勝何嘗在渺茫中邪鄞江之右古有鄞麓一聚喧囂塵外人道此則面之去惟通妙師程德益知東可接鬼谷子肥遯之地西可引四明狂口恬退之風前則群峰拱揖鐘鼓聲出煙雲杳靄閒而龍山天矯環抱其後有包氏遺居實擅其會傾衣鉢資之得乃相乃度乃葺乃營始自歲辛巳曰殿曰祠曰藏以揭虔妥靈曰齋堂曰方丈若庖庫溥溥以起居飲食迄二百餘楹皆備且買田已及三頃有山可薪有圃

可蔬猶曰有人焉地近斥鹵一井獨脈泉清洌汲足之餘口者憇者以賴殆天授焉
關聞教所給額曰至德觀他圖且狀請記閱其狀有曰觀距親舍百武而近庶朝夕
便於省侍彼景物可人抑未也吾矍然以知本喜昔懸溜山道士許邁立精舍爲時
節定省計晉史爲之立傳嵩高張道士以養親爲韓文公所知序而遂之以詩夫然
則吾於德益安可不書蓋道非孝外物無孝則無道道家祖老子其爲書未嘗不言
孝世降而下爲人子者有不能已爲流俗之隨一彼之歸以誕爲高以曠爲達以周
遊天下名山爲得道路視其家蛻視其親飄然於無何有之鄉於孝乎何在德益乃
能砥柱中流與許張相望殆將過之一念所質雖天不能違況於人況於鬼神三者
觀門所恃以創立德益之道當日以行觀之業當日以昌大安得不爲發明其所以
孝以爲出家勸

書夢事付洵

余於壬辰九月十五日五更初夢身自東歸有兩夫負芝蘭二大盆又有一儿左頓

梅右頓盆蘭亦壯夫舉之皆芳秀擢茂異於常見隨其後以行其前大溪水新漲拍岸湧激沾及裳履及門先考紫衫立軒廡上先妣冠帔自堂中出受余拜訖權言輒語撫勞纖悉堂肄筵盛設器皆珍好果餽稱之考妣對坐樂甚余亦抃舞踴躍其閒既而覺有以洵妻黃氏妊將生告申刻乃得男則知夢其吉之兆也而芝蘭梅之入夢正與謝庭事合而元幼度者爲第一人是皆考妣冥冥中所遺之意而平日所積之澤也因咳而名之曰庭元吾家其有後乎十一月初四日之吉書授洵時余七十九歲矣

勸修祖墓日子

吾氏由台來爲嵩溪大族南山之陰九世祖大府君墓在焉八世七世六世祖墓在焉諸子孫有不別葬者在焉盡山兩岡無留所爲子孫者固宜全護其邱隴封植其草木以慰答祖宗之望今數十年來一草不植一木不條其墓有陷者破者夷而侵盜耕種者出於水者相望而樵牧必趨若世其業然嗚呼世之墳墓有不幸而無後

者尚存耶里獲之豈意幸而子孫之多而使祖宗之墳墓重不幸也嗚呼惟其子孫

者尙有鄰里護之豈意幸而子孫之多而使祖宗之墳墓重不幸也嗚呼推其子孫之多而祖宗之墳墓所以重不幸也使其於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者焉必不能忍於不顧而不思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者果何自而來哉而抑不思今之不幸之墳墓卽前日之而父而母而兄而弟而妻與子者之所藏也哉嗚呼然則遠者固宜近矣近者固不復遠乎夫惟不能以不遠則今日之不爲遠者計其不啓來者之甚於今日邪興心至此是用大懼今欲稱家有無率錢顧工封植其不治者錢有餘則留爲立表墓石用所當立賞曉諭不得樵牧耕種犯者必會於尊長家庭訓之外人犯之是爲盜當從公究治將見草木蔥蒨墳墓有所芘覆子子孫孫不惟得指其地而爲霜露之思而一脈之氣不索必將陰受其惠顧矣其毋忽

賞月檄

竊以正秋而告萬寶成乃人生之樂處明月不用一錢買供我輩之清歡茲季商三五雖口南呂之及時然皓魄十分則是前月而倍色豈無好事者如此良夜何況少

陵老翁有明年此會知誰健之語而牧之騷伯發人世難逢開口笑之言安能局促自處覆盆要當慨慷相與合釀越有勝境足歎清光遠山近水如帶如簪仰天俯地爲幕爲席大星無幾而銀河淡寸雲不點而璇宇澄藥杵之聲宛聞桂花之香未減姮娥孤眠廣寒殿豈無消息到人閒老子同上武昌樓如此功名非分外使當面錯了恐噬臍無及焉合糾白水真人相挽青州從事不妨衆共何惜十千熊蹯鯉膾綽綽有餘鴨肝豬肚多多益辦秋末之崧青脆霜後之檜黃香雜然而前陳皆自此中出阮嗣宗一醉六十日豈不快哉李太白已死三百年無此樂矣爾貴介公子及諸老先生皆有擢兔穎之才總是步蟾宮之客氣若大鵬出海量如長鯨吸川開錦囊而貯詩卸葛巾而漉酒式歌且舞縱意所如百罰深杯亦不辭更把花馬金裘將出換一年好景君須記孰謂瓊樓玉宇不勝寒故茲檄文仰祈鑒在

菊集所檄

伏以天荒地老共偷萍世之餘生露白風清當爲菊秋而一醉脈累年之成例踵九

日以爲期亦知此時非復疇昔戰戈漂毒膏草木以皆腥劫火飛辭烈山澤而如楮
雖欲少延於佳話何從更覓於孤芳詎謂靈石梵家獨似武陵仙洞青壁丹崖之下
風物依然蒼松翠竹之閒霜根好在且吾里雖經多事而我輩尙能自持儒衣儒冠
儼典刑其猶有鄉規鄉約矯禮義其無愆不妨投暇以夷猶且將與世而酩酊而况
黃有正色金鈴金錢之在前白無纖瑕玉盆玉毬之布列楊妃粉紅者千葉順聖淺
紫者大葩豈在多乎聊復爾耳人生能幾百歲調強作於千年花開便是重陽香豈
衰於一夜拖筇曳鳥挈榼提壺奚擇乎清聖濁賢奚分乎彼賓此主餐夕英如靈均
叟心漱楚騷愛寒華如淵明翁眼空晉俗或圍碁而開局面或彈琴而寫古音氣昌
則吟洗每恨無錢之句調高則口和多情破帽之詞有蒲團可以供醉眠有桐魚可
以節歡舞相與樂此能無從乎牧之挿滿頭歸誰肯灑落暉之淚魏公不羞容淡要
同收晚節之香故茲檄聞幸以簪盍丁丑九月日檄

又

伏以須菊花滿插要酬佳節之難逢把茱萸細看曾問明年之誰健忽焉今日又是重陽有前屢歲之成規用後一日而爲釀其羞俎豆以從樽鼎時復一中之庶免明月清風之笑人生行樂耳長記丹崖青壁之遊茲檄星馳如約雲集戊寅九月日檄

謝解啟 寶祐三年乙卯十月一日

門生鄉貢進士陳某 右某啟伏覩使府九月十二日揭曉叨預薦名者伏以鳳綵春頒喚起功名之念鸚書秋送獲陳詞賦之科果誰主張有此僥倖竊以聲律之學器識所充雖鋪張之體因今亦惟鳴道自選舉之法非古猶足觀人奈何尙氣骨者易失之麤拘繩尺者每流於弱天下誦在鎔賦能幾希文夷狄呼長嘯公不多范老挽回前作正賴後來第如某者骨相郊寒性姿參魯鄉鄰相目頗知弓子之爲箕場屋驚心殆類竿門之鼓瑟因束書於湖海將問道於雲霄闖要家而巧顏情底難藍袖指戎幕而寄名氏便可鵬冠然念受口父師立身天地昂然當如獨鶴潔不可使詭面或獲十禽得亦猶失茲遇詔歲來歸故鄉崢嶸折桂之癡掀舞踏槐之勇八吟

雖苦愧無五色日之長一鳴而驚忽借九萬風之便靖言至此夫豈偶然茲蓋恭遇
某官馳驅聖賢湛酣今古挈程周正心之印以覺昏蒙任羊杜方面之權而先教化
遂使雕蟲之陋亦叨勸駕之榮某敢不益自激昂思所報稱由科目而進幸途轍之
方開以道義自將尙門牆之不辱寸丹如炳點墨非誣謹具啟事躬詣堦墀趨謝伏
惟台茲俯賜鑒念不備謹啓

十月日生鄉貢進士陳某啓

答口宰招鹿鳴宴啓

藐然末薦知百里之有天戒以初筵愧一寒之非地手捧書魚之寵心馳笙鹿之榮
退被冠裳進陪樽俎春風借便倘采及於菲葑他日歸恩皆種成於桃李

謝浙漕提領趙右選與辟三石橋酒庫啟

檄留京輦幸逢膚使之建臺剡上公車俾與屬封之分局本無一日之舊俄有二天
之新誰能挈提如此特達竊惟王畿轉輸之寄實兼酒所提領之權庫務凡六十餘
雖張官而置吏課額以千萬口易施奪而爭民故析微利者類傷仁而張高談者多

廢事必有精麤一貫之學斯享道誼隨試之功故凡任人尤在得士某山癩不韻書癖無奇俛仰兩閒知此身之爲貴浮沈半世求其志以未能正宜入密以修心未免爲貧而干祿幸託誦弦之所濫司衿佩之盟游泳其中雲與飛而方化數學之際日加益而不知忽公牒之有嚴俾遺書之汝訪不覺久旋於蟻磨似難再顧於菟裘豈食魚而必魴不可則止將舍烏而弋鵠吾誰適從敢圖當世之福星冒借孤宗之道地拔之黍谷俾以糟邱是乃生死肉骨之恩安暇本來面目之間況文章如黃魯直猶屑坐曹而學問如劉道原且甘典務今以謬庸而叨此豈其機會之偶然茲蓋恭遇某官光龔殿蘭清標坡菊規模軒豁一身爲世之龍門造化斡旋隻手活人之魴轍以至於盆盎庫埃之役亦取諸詩書糟粕之餘某敢不心抱獨醒德御既醉陳執中監慶州之洒竇啓修程趙文子舉筦庫之才尙微終惠拳拳歸倚續續摩編

祭姊丈童慶純文

經年月日眷弟陳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處士童慶純姊夫之靈曰吁嗟

乎君而死葬日薄矣。口口口母端平三禩而我先君遊二千里我罹斯艱哭不能起君心於我可念謂家不棄爰挈其孥提囊負笥其來僕僕甚勞弗弛六年之久。口口口志昔我有廬受齧於水母時未病材料圖徙中道而病病死誰理君傷而集其事維綱維紀維我之姊維奔維走維君子女棟宇斯成風雨攸庇我居獨學無侶君方攜子於伴之俟我思游從君曰來止燈火飲食勞心休爾愛之至也教之則備何子何我以一等視昔我先君爲我擇配必儒之門匪儒則置君親執柯媒以契是鳳皇歸占君之猶子之子于歸執我壘篚匪德於私先君之慰吁嗟乎世之人知愛其子孰知其他知營其居孰知其餘子當愛育及人者孰子當婚娶孰人之顧有義於一孰備於四君之於我四義則備我昔父母以子妻君謂君爲義我幼已聞始惟聞之乃終身之舉此四義凡百可知我意君壽與君周旋年僅六十云胡不延君之二男是書是賴君之二女亦既長男大尙可期女當有歸我姊既老我分相宜不曰不才厥惟志哉言有窮也有無窮哀乃復哀之以詞曰桂酒兮芳馨殺核旅兮口口口口

口口進進退之去兮何之歎我奠兮尙來歸歸來歸來兮恍猶見而終非懷義我之
深兮耿欲報之無期涕疾下而淋衣兮仁吞聲而迴思人之生而固有死兮嗟無憾
其幾希獨青昏而不羈兮九萬里而風飛駕重湖而沂西江兮鷗鷺狎而忘機淮洶
口其拍枕兮眇浙水之東西冉冉其告奠兮口口口口驚回問田園而失笑兮眷邱
隴而歎歎子參差以讀書口口此志而何爲慨雪堂之風流兮規一室而與之名紛
萬口之過箭兮倒壺觴而獨清生死寄之醒醉兮孰死而孰生迨其死之不復兮乃
知其醉不復醒翕忽而飄蕩兮固不自知夫前日之有形奈彼南山與亭亭

祭童氏姊文

維景定四年歲次癸亥十月戊申朔越二十有三日庚午弟迪功郎持差監提領江
淮鹽茶所蕪湖茶局兼準備差遣陳某敢昭告於亡姊陳氏再十七夫人之靈嗚呼
吾忍哭吾姊十歲而哭兄十有五而哭次姊獨吾姊見吾五十歲今又哭之矣吾喪
父母吾兩娶妻吾爲貧奔走出入扶持之經紀之勞苦撫摩之有吾姊也及吾僥倖

一官馳逐寸祿豈不欲奉吾姊而行而廬陵而口口而當塗皆去鄉阻遠而吾姊且日以衰不可遠出猶謂自今謀闕浙東舟檣所便雖甚衰亦可迎侍天乎吾志未遂吾姊已病矣夏五鄭明回謂甚革吾甚憂孟秋得便中書則謂病少閒吾又喜至九月十五陳用回乃以訃告嗚呼吾忍哭吾姊之訃乎兄弟姊妹四人今獨吾未死吾年已至此且衰而病吾在世尙有幾年死而有知相見固自不遠未死之前未見之心尙能以言宣哉況其在千里之外哉謹告

祭知饒州唐忠介公文

名震字子華一字景實越之嵎縣人

維宋德祐元年歲次乙亥七月庚午朔越二十有二日辛卯契生某致祭於故判府節制待制忠介唐公之靈曰嗚呼公得其死矣嗚呼公得其死矣人莫難於死死於封疆則忠在社稷義塞天地可以作一時之忠烈勸萬世之臣子公之平生此學此志方番易之弄印詔起公於田里不以我爲不肖謀出處之大致我贊公以必行公以時而強起時內子之臥病亦奚暇於療視輿病登舟以至於蘭溪之涘便信西來

苦語竟紙曾此書之幾日而以其計至禍患忽其相仍胸四郊之多壘口氛漲而越江懷孤城之和墜彼哉奸權借以殺士痛乎天而杳邈并要區而俱弁忍一旅之弗援斬一節而弗忌愛莫助之我猶痛哭而已有遺書而靡倦以堅守而自誓從容就義一語真可對越無愧彼望風竄降者豈其人類況難兄之相從竟同盡而無貳是又可以去可以不去而義死於此世方瀾倒而波頽乃有如此之同氣公今從真泉地下遊吾儕之苟延日暮者未知所底胡怪誕恣睢尙欲肆其詆毀是不知世閒之羞恥幸二孤之有託庶無憾於後世倘我死之或遲尙維持其一二興言黨斯者有不盡意翩然雙旆慘其跋履古道之人歎歔流涕矧我異姓兄弟之情當何如其病淚遮道哭公幾若有避緘詞渡江茫茫雲水

祭趙景文文

必昌

維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壬午朔越三十日辛巳甥具官陳某謹致奠於前鄂州教授從事趙君之靈嗚呼哀哉鷄酒之奠今日何日孰料其爲君設耶君年方中壽平生

未嘗兩而竟不起耶君舍優解渴入仕而仕不及一日之祿君避世廬墓西山而苟

未嘗病而竟不起耶君舍優解褐入任而仕不及一日之祿君避世廬墓西山而苟焉無卒歲堂有垂九十之母室有未四十之妻男之長者猶未能應門而幼者三皆未能學所以學女之長者僅使之有家而幼者四皆未知所以歸目前已可憂來者又可既君而可忍於死耶然命也在天君亦無如之何也已人之有生莫不有死得其死則雖死如生予於君感疾而問焉坐而談笑者終日尊酒相與如平時猶以詩文相諗其可否及君之疾病而問焉顏色雖若變異氣息雖若促急猶未自悲其將死越三日而訃音告聞之於卻藥之時屬續之際道生前所遺者甚悉付身後所嗣者甚長片言不亂一汗而歿尹師魯之略無戚色張橫渠所謂吾甯其得之矣夫復何憾而余則有憾焉予之娶乃其妹而禮之之過有如是余之業劣於兄而聽之之敬有如斯世道不古鏗籟成風口以下人虛以進學雖老而未涯也而死矣而葬有日矣此予之有憾非無從而哭之不知其有慟也予生已八十一息不續則魂無不之也上下四方當有相從時也尙歆予此奠哉

祭內兄舒通叟

津太博文

維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壬午朔越五日丙戌內弟具官陳某謹以雞酒之奠致奠於內兄前太學博士舒公之靈嗚呼兄於爲已也一敬自持於與人也一真不欺於宗族也有義焉而不可干以私於鄉曲也有情焉而不可挽以隨是以行足以表文足以師於家塾則戶屢常滿於太學則解褐優爲達而仕宦任內外凡更六七凜然有冰槩之操穹而山林享康甯閱二十載挺然有松柏之姿人生有一於此亦非易得兄而衆善兼備視世人爲幾希人生七十已爲希有兄而壽八十有一於天命而無虧居常欵接歎美及之兄愀焉爲之攢眉謂吾晚而入仕錄不及養而血泣於罔極之思謂吾同氣者四乃獨後死而垂老受諸孤之遺吾年既耄所賴一兒兒亦克家不墜詩書奄然天喪痛何以支吾有長女積病成癡所恃者母以食以衣母又衰病顧恤者誰弱而未冠之姪未必能應門戶幼而未教之孫未必能紹裘箕荒江之濱孤處之屋既無一遷而何以安其危多菜之鄉數畝之田既粥其半而何以贍其飢

汝以爲吾之心其樂其悲余泯默而不答付哽咽於一歎余於夏五閒見其食淡微
過嘗告兄以謹節而養其脾兄則曰吾於一病之後猶健嗜其甘肥至季秋而再感
察其色色之異則憂其藥石而醫治而兄方命其左右掖而出南窗之下置酒煑餅
詳及其遺規斂必純於布而寸帛不施葬必於商家之山而他非所窺事辦既葬不
必泥流俗之妄推是又見其治命了了不亂意於少閒之期而竟不獲起訃音隨駛
聞之病革了無他辭惟戒家人以約余一面切切焉惟恐其遲遲越三日而莫余告
竟齋志而爲九泉之歸豈其欲言不過疇昔之所聞抑有未盡之言而非余所知然
生前身後人也有天亦曰委之天而奚疑嗚呼余之無良不及屬候其續雖自咎而
何追而今而後溪山之雖阻歲月之如飛精神之已耗筋力之已非苟尙可以還可
以往可以綱可以維免強自力其何庶幾姑曰死而後已而苟延其能幾時其聽予
言舉此一危尙享

前妻童氏墓表

奉化陳必大

先生乳名

妻童氏諱尙柔字子敬同邑進士居善之女生於嘉定丙子閏月

已酉年二十有六而歸余淳祐壬子生男後一日卒實十二月乙亥得年三十有七

子男一四日而不育女四婉閨清兒兒玉皆不期而殞家北一里許乾山引臂直鄭

陝西秀勢結束可愛君嘗指其左偏謂余曰異日宜於此同穴寶祐甲寅正月壬午

以其柩窆從夙言也君婉而正敏而靜父以經學師一鄉母爲忠肅陳公之孫有懿

則君周旋禮詩中習與性成君之黨與余有連先妣早識君愛之言於先子先妣歿

先子以其意且再世交遊契因爲請婚旣歸事舅孝敬以不逮姑爲恨相春秋之事

親滌濯羞簋簋勞極勿懈處貧以禮閨房閒甚相諧熙每聽余讀書歷耳了其大義

頗閑筆札不輕一字於外余多遠遊特家條理先子寢疾時病產未信宿力起奉湯

藥儻粥食不時夜不解帶殆五旬君素弱由是益多疾病輒難療遂以夭折嗚呼先

子垂殆目予曰汝妻善事我必善汝助承我宗事其無憾君之垂歿曰吾病不可爲

矣遺子以男庶有不亡者天平君遽先余逝未斂男亦亡旣不能使君壽又無以慰

君後繁余無良忝先子所命尙忍言哉及葬刻其概墓上

董應之墓銘

馬少游稱士生一世但取足衣食守墳墓不求苦盈餘鄉里稱善人斯可矣予嘗歎服斯語而於里之人得藥窗董君焉君諱天麟字應之性穎悟氣爽豁讀書有根據爲文若不經意而脈髓聯潤枝葉條鬯早歲從遊及見諸老文憲時爲晚後鋪說見者心悚每大比咳唾所沾者多遇而已輒黜或歎噴之其自處則泰然安居素貧樂與朋舊接杯酒筋羹溪山勝處留連嘯詠明日事不暇問也中年多病閱岐黃書有得故自號曰藥窗景定辛酉之十月己卯忽寢疾呼家人曰時至矣無以藥擾我遂歿生於淳熙乙巳得年七十有七曾祖口祖口父口娶吳繼潘子男二子龍先三年卒予龍後三年亦卒女適某孫男衍道於菟余視君父執君折輩下交相得甚深非流俗詡詡笑語者比衍道將以咸淳己巳八月壬寅奉柩葬於靈石寺東之山來請銘銘曰學之博心之綽身之約壽之獲嗚呼善人不可作

矣遺子以男庶有不亡者天乎君遽先余逝未斂男亦亡既不能使君壽又無以慰

陳次賈墓誌銘

古之觀人以實不徒名也科目興豔於名而實斯病觀者感也余今而得陳君策次賈科目所不能籠其爭出我門下皆當世大口亦可敬也夫君早悟受業於劉忠公漢弼經兼賦眇場屋子試輒遇衡文者以時見黜人爲茹屈而不自芥蒂志益廣氣益昌世學如尤公熿忠孝如趙公葵器量如二吳公淵潛相從二十年嗣而李公曾不露聲聞自休回顧俯仰局促皇皇焉競瑣瑣大有逕庭若其由西事論功授武級積階至訓武郎歷任居多非其本意略而不述君平生襟宇夷曠灑落出則江淮荆蜀何勝不擅歸而於其里面山結屋扁曰不礙雲山自號南墅天景參會筆力化捷片語隻字落紙好事者手之惟恐後眼空天下不以狹我鄉曲交際閒無貴賤毫稊各得其歡晚從江閩辟長議論未幾以病歿生慶元庚申至咸淳甲戌得年七十有五五年旅襯東還八月庚申封於上管雙溪之阡其先自剡徙上虞曾祖陞祖原父大享世隱於藥娶徐趙貝氏皆先卒子男二人長自次特立孫男六人似翁卽翁父

翁興翁桂翁口口孫女六余知君者也死而葬且久其子自書來曰自不孝之父墓未銘非子誰屬嗚呼予於其死者葬年耄道阻廢禮莫贖今於請銘而辭如知生之義何乃銘銘曰不拘拘於售名而名之歸也誰爭不屑屑於行志而志之得也自亨傲睨乎軒冕之豔游戲乎翰墨之清擅光景口消息口湖海以死生有下馬於雙溪之塋請觀斯銘

馬千里墓誌銘

余夙遊越道四明山中知有馬千里以儒名久矣他日叟衰者踵門手刺曰馬行可入而叩之卽千里之子也拜且泣曰先君歿已八年故猶在殯今將襄事非得當世君子一言賁其坎孤爲不孝敢不量疏遠冒以請余念人之子能爲父乞銘闡世教爲大矧余昔所聞名亦非漠然無從乃關所狀而書其可君諱之驥千里其字也曾祖祖父世力負耒負長者稱所居萬峰抱翠水清土渥秀而生君果崛奮銳於親師取友涉經史穎悟有得氣峯崑無時世妝詔歲入場屋衡文者類落落試輒黜曰是

有命焉要不在我暇日景物逢迎長歌短詠不以律自狹放乎游戲皆具天趣鄉望孫公戎監府卿伯季廷魁方公授口余之進甚洽山棚盜弄井里懷有魚肉憂仗義翦滌事既畢泊如也若未嘗親其難者而人德其勇晚年揮手風埃黃雞白酒青鞵布韞與猿鶴爾汝綽綽有餘樂俄寢疾精神如常諸孤在前命易簣而續已屬矣庶幾達於生死之際生於辛巳四月十七日卒於丁亥七月二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長卽行可次立可載可女一適里士卓孫男女行可等於甲午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柩窆於王口隩乾山之原嗟乎世遠道散死而可書者幾希有善於彼皆足爲方來勸其可不銘銘曰志足以自拔而名之嗇也奚愧氣足以自任而義之比也奚議我銘其墓尙百世之後信於其里也

吳誼甫墓誌銘

古道遠人心浮都善譽者幾希聞有一焉則心識之不忘越之餘姚吳君誼甫其人也閒而有子埏曳衰袖狀踵門曰埏不孝吾父死矣非得當世君子銘無以葬先與

前忠介唐公震前太史黃公震爲三友唐公旣爲先祖銘其墓黃公又爲吾父表其
義二公云亡惟先生在敢徼其所以敬請余審其父之口感其子之言奚辭焉乃書
誼甫諱自然曾祖松年祖口父一之迪功郎君生於嘉定癸酉八月癸巳蚤從前中
書高公夢月游敏學多文淳祐己酉薦於漕上春官不利卽退處自號雁峯隱人日
與朋舊觴吟盤礴家世出粟賑鄉井推而廣之益力黃公子庚臺上其事於廟立坊
曰高義丙子鄉鄰盜起隻手扞衛境內賴之安歲丁亥杭越民病貴糴空所積平其
直先率之瘠捐以甦省府之錄用儒流之狀舉人所歆豔君揮手謝去曰吾行吾志
而已豈藉此爲捷徑耶邑庠舊窄偃夫子殿亦未稱君曰教化所自出因陋就簡非
所以尊本乃規乃度輪奐聿新浩廢已出不計也前尙書王公應麟喜而記其事此
皆平生大概君介直而出以謙和寬博而行以勇決事親孝居家肅待宗族親故鄉
鄙皆得其情畫而視聽聰明步履輕強他日燕坐笑語如常俄而倏然而逝其有得
於壽終者如此時乙未十有二月癸亥也享年八十有三娶朱氏先八年卒子男二

長塚前承信郎監呂城鎮蚤卒塋女一適忠介公之子篋孫男三鏞鑰同祖女七長適前紹武守陳公煥之孫次許適史忠定越王之元孫暉孫餘尙幼曾孫男三洧灝溶將以丙申十一月甲申奉柩祔窆於鳳亭鄉雙鳳山祖墳之原銘曰有鄉里焉惟已之視有子孫焉維心之寄維壽之豐造物之公豈其偶然一笑而終雙山之原有崇其土過者式之是為高義坊吳君之墓

三石隄水疏

伏以廬居族處莫如三石之浩繁雨橫風狂其奈一溪之衝突洪濤拍岸濁浪排空官途既已全虧民居尤其可慮何待患於日後當知害於目前倘非為吾魚之先憂誰能必爾羊之不舞是用大為隄障庶各保口安全七八月閒集幾千工見幾而作數百餘家無二三志不日而成請便揮毫告毋靳色謹疏

代榆林祠誦蓮經榜

三界二十八天至華藏人人有緣六歲九千餘言是蓮經字字說法雖云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頌知因生於因果果生於因善男子善女人如能信向諸口佛諸菩薩便放

空卽是色須知因生於果果生於因善男子善女人如能信向諸口佛諸菩薩便放
光明我等住古榆林自要做小天竺念念西方極樂國不廢晨香夕鐙口口南無無
上尊以報暖衣飽食謂此大乘七卷將以普度衆生汎掃當地神祠會集如雲社友
琅函貝葉妙莊嚴日月交輝寶殿龍宮滿虛空神通變現頓足投體而勸喜拳擎合
掌以皈依湧梵潮之合音澍甘露之同味禮紫金像也只禮得虛皮見白毫光方是
見得本相直截向上莫要回頭坐中必有信人噴花香於暗誦林口豈無仙叟出茅
菴而諦聽大開清淨道場不可思議功德如是如是善哉善哉好事莫做閒事看今
年更有明年在今我此衆的自靈山上結會將來所以者何要從法海中淘洗得出
云

代里社祈雨疏

伏以田祖奏功在交秋之得雨旱魃爲虐兼旬日以望霓雖同里之中無所不求而
從天之下未之敢應平疇白穗猶間有於青苗高阜黃埃幾盡歸於焦葉農時失今

卷之十一

刻曲草堂印行

而何及民命非食以奚資嗟我羣生危於一髮是用哀籲皇天后土徧禱名山大川
延請龍神皈依佛界靈感於虛空之上豈忍忽然變化於俄頃之間本無難者仰祈
聰聽俯鑒血忱掣電轟雷驅如焚之毒暑興雲吐霧沛普濟之甘霖庶有西成

共歌上熟

桂峯課會檄

竊以功名分內事敢辭柔硯之磨富貴學中來當效祖鞭之著磁基有素機會又新
欲諧攜手之歡須斷同心之利身慚丁白何時膺三接之榮指數槐黃此去僅一歲
之隔正宜勉力莫待臨期沉麗則之技術難窮而妝點之功夫無盡詎可人自為師
家自為學要在得則相善失則相規俾盡所長各言爾志白雪陽春人皆得句高山
流水行遇知音毋獨擅其己能冀相忘於下問其來漸矣聲名盛同里之揚以數考
之事業應吾儕之奮自今以始願締其盟

示諸生榜

人之為學實則名存矣不實而祈名可乎今之科舉實而失之者有之無失也不實

而得之者有之非得也然則名在乎實科舉願能為之得失哉而科舉亦豈為無實

人之爲學實則名存矣不實而祈名可乎今之科舉實而失之者有之無失也不實而得之者有之非得也然則名在乎實科舉顧能爲之得失哉而科舉亦豈爲無實者設哉槐黃咫尺爲學者盍亦懍懍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某不敏與諸生交敢以此爲勉亦自勉也年月日陳某示

四子名說

吾四男子一母所出而稟氣不同吉初吾欲其潛而有本也名以深字汝資麟兒吾欲其疏而有歸也名以淪字汝海都兒吾於其明而有信也名以洵字汝都朝兒吾欲其正而有守也名以湜字汝沚吾老矣汝等懋之尙觀厥成德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書於天府之芙蓉堂

名女洗字汝玉說

吾女洗字汝玉而告其義洗水有光也光發於外何如自晦况婦人乎然晦非徒晦厚其所養重其所有溫溫然如玉是之謂德故以汝玉勉之今筭矣將有行也於所

當盡者其自玉哉歲甲申中秋日書於本堂

名竺果孫說

笠稷堯佐吾內表姪也戊子長至余過其家揖坐既抱其子前曰今年九月得男是爲嫡長未名敢以請吾謂季秋之月作易聖人配卦以剝五陰下進獨上一陽碩果不食因爲名曰果孫義取諸果果中有仁人猶果也仁非外鑠我有能性其性則仁在是家之傳在是吾幼常隨吾母歸甯立外大父下挹其貌頎然以重聽其言煖然以厚老成典刑擅稱鄉曲嗣而吾舅善以樂內文以彪外鏤薄事不到口表弟少博益以涵煦家族閭里無閒言有子如堯佐又將世濟其美如嘉木焉百年封植生意充拓而枝而葉而苞而實而果孫以生世道不古人心日漓再世其德者已不多見况欲三世四世以至五世而不替厥初其幾何家自外大父以上其積亦既深遠自外大父以降至果孫又五世矣且少博與堯佐本根之方勤而未艾外家之有後其可涯耶然杲存於剝剝窮上而爲坤其幾甚危守以靜固以密以復其本則陽不至

於熄而仁脈無開斷或者蝕之者衆搏之者烈吾爲此幾懼子曰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亦易之果之義乎果孫幸有知常以此說保毓其性以世其仁堯佐責也此外吾亦何言哉遺耄某書

名慈孫說

姪孫楫贅于母家慈溪桂氏壬辰十有一月二十二日得男來請名予謂慈名溪因漢董孝子也汝之子生於彼名以慈孫爲宜若曰名不以山川而余特取其慈之一字無戾於古慈之義甚大愛之異名仁之推也孝於親弟於長睦於宗族和於鄉黨鄰里等之而上皆不外乎此汝其咳而名之進而心求之而蒙養之又進而及能言則以意開喻之由是而進進以至於入小學入大學不失其教則慈不可勝用矣不則長而悖逆而悍戾而放僻邪侈豈其赤子之心不知教之過也謹毋謂襁褓中未有知未受教姑有待然則古之人至於胎教者又如何汝其領斯言使其子毋辱予之命名亦可不忘慈溪外家之意昭陽大荒落孟春吉日八十歲伯祖書於本堂

名族曾孫芸生說

芸生吾曾姪孫也生於癸巳仲冬之廿一日今歲一周流俗試周有具初手取一筆次取硯墨次取書冊數本吾爲之喜姪孫枻因而請名其子吾曰是月也一陽生月令所記芸始生之時芸香草也而逢陽則茁枻娶於屠一索而得男此吾兄頤齋之曾長孫仁脈方開其生生而來可既哉此兒異日於芸香中剔蠹益爲吾族增氣醉而書皆醒語敬之敬之歲甲午十一月二十五日夜分

史居甫字說

里史氏子弟林立有辰孫居甫者因其師張子華來見其貌也和其言也謹從容閒以字說請余余念其外世俗而獨求於山林之耄殆亦有見焉乃迎其機告之曰人與萬物並生而與物異所居者大也其大無外歛之在方寸古聖賢於人心天理所據依之地深切著明皆因其所自有範其所勿失而巳有出於是放心逐物如忘鄉曲棄室家望洋迷途終其身而不知反可懼也况子生於世閱耳目之接身心之溺

自立爲尤難而字之曰居豈能字也哉要不可不擇所居以稱斯義中甫曰博學之

自立爲尤難而字之曰居豈徒字也哉要不可不擇所居以稱斯義中庸曰博學之
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固有自次第然學何從入亦曰主心以敬敬則
勤不則怠敬則思不則罔敬則新而又新不則狃於錮習於昏苟於止而已昔呂原
明司馬公韓持國諸君子知有學業當自力不知世祿爲自足故家之後賢於此者
幾希彼何人予何人有爲亦若是若諉曰予何敢望是爲自畔其廣居非予所以待
予之意矍然拱而揖曰諾余喜焉就書以爲說歲旃蒙協洽人日嵩溪遺耄陳某書

名女冲字汝和說

吾幼女冲既笄而語之曰汝知冲之義乎陰陽旁薄人因以生坤道成女坤屬陰陰
之氣易偏偏則方則執則沈滯惟融明溫柔者爲得故以冲名汝而和其冲之暢也
故字以汝和其在父母家怡怡愉愉不見聲色從夫則事尊章不弛勞處娣娣不敵
耦待宗族姻黨與凡內之纖悉酬應嗃嗃而諧熙安安而飾屬於女道婦德其庶乎
彼而苟而隨而輒媚則非吾所謂和者又不可不察汝其服膺吾訓哉孟秋日書於

本堂

名外孫黃玠字孟成說

外孫黃相兒生而留吾家尚幼一日拜而請易名曰將以範其終身也吾喜其凝重而有志因以玠名之天下之物莫粹於玉玉而爲器皆可寶而況於玠玠大圭也其爲寶又非他比然非琢非磨則徒璞而已故莫難於成惟人亦然乃字之以孟成蓋氣之性天然之性存焉生知以上不容說下此則在乎善反之與不善反之而賢不肖以分此幾甚危其自今就其姿而力於學哉汝家雖約經子史至於凡有關於學者有汝曾大父太史編校手澤在歸而求之有餘師也他日有目而指之曰黃孟成今足以爲玠矣庶爲世其德而無忝汝所生本堂老人書

名女清字汝則說

女清生於吾宰嶼時邑之堂曰琴清就咳而名其乳及笄易名清而語以其義清者人之賢德然清則易激激則多矯清則易察察則多刻是故清不徒清淳涵之斟酌

人之賢德然清則易激激則多矯清則易察察則多刻是故清不能清淨涵之斟酌
之則在清猶水也水不可不防防猶則也故經有內則焉凡所當盡者纖悉畢具在
室則當受訓於父母有家則當質正於其夫庶可免於過愆是吾望也因字以汝則
越此則非人矣其毋忽老父八十三歲書於本堂

名幼子泌字汝泉說

天下之大水皆自泉而來非出於泉者潢潦而已幼子及冠易名曰泌泌喻水之泉
也因字汝泉而申其義吾晚年得泌欲身教之而倦於耄欲延帥而貧無其資童叟
周旋於書冊琴瑟之間頗自知向學稍長察其志殆欲自立而不隨者甘受和白受
采庶乎有受學之質然方來正可懼也故易於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
育德程子傳之曰觀其出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
育其明德吁至矣吾又何言泌其勉之哉敬之哉老父八十四歲書於本堂

池州青陽縣方氏義門序

杜祁公宗譜自三代以來千餘歲不絕中更世變散而之四方萬里終不免有如路

人者勢也而推其本末猶幸其有譜在然欲其休戚死生聚而親之於一門之內如唐張公藝家九世同居已不可得今青陽方氏義門十有一世長幼數百口疏猶密遠猶近以骨肉相依藹然三代之風自時厥後以意氣融脈絡以詩禮存規矩雖百世可也余聞之不覺望風下拜況其子孫當何如其爲心苟有狂惑越此門限必有執家法爲赤幟以號召之者而上之人亦當有以綱維而檢梃之其於世道不爲無補

送甥黃正孫入越序

余與之越公黃太史震爲金石交以其女妻其孫正孫貧而苦學年幾壯矣而母老不敢遠遊今將近而入越請一言以贈余謂士之始生也設桑弧蓬矢於門以射天地四方所以期待者固以其非家食之身也及其學優而仕仕固非分外事然仕固可求乎夫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夫固知其不可求矣而與其徒轍環天下老而後已又何爲而然哉吾乃知夫子之所以求其

諸君乎人之求吾惟求諸己人將求諸我不求之求亦曰有遇而已而終亦無遇是

諸異乎人之求吾惟求諸己人將求諸我不求之求亦曰有遇而已而終亦無遇是則有命焉况乎世降而今耳目所接聲勢震撼豪奪掀舞栖章甫縫掖欲於此冀其或者貴玉璞市駿骨吾斯之未信泰山孫明復遠遊睢陽雖范文正公亦疑之詰之知其有母老無以養然後信其非乞客王元之之子嘉祐人皆曰爲愚騷唯寇萊公知其有深識遠慮時無寇范二大老吾恐如明復嘉祐亦難乎其遇今汝不之東不之南獨問道於越之越公交天下士於越爲多江空歲晚爲吾黨龍門尙有碩果者在汝行矣他日來歸知所遇者某人某人當與余心相符則相與贊慶其之越公之有賢故人而其孫得有所遇鵬而風龍而雲相從之樂其有涯雅

贈甥胡幼文還侍序

人之子男女一也女以事人所重無二統故移其重父母者重夫家夫然則託其女可忽諸世道降人心漓以子女爲徇勢利之物於壻乎何擇予心惻焉不敢以女輕擲其擇壻也甯過於時之遲甯失之地之遠意有所契不占而孚吾壻胡幼文德華

甫也吾於其父制機公爲丙辰同袍生相與追從忘形骸見肺肝所以暢洽有口不能言者既而萍雲聚散二十年後各歸故山了向平家事公以其子請婚吾亦因其父知其子可妻而妻之以女清而知其得所託矣惟是敏而能勤直而不肆與吾諸子接切磋琢磨必盡心焉殆春風時雨中而有法家拂士在其有益於吾門固如此吾初所望其庶乎無憾於其來也叙以贈其還陳某八十三歲書於交翠窗

代弟蒞梅畫序

余平生愛梅詠之不足又寓之畫出以示客客曰林君復楊補之各長其一子而欲兼之歟予曰不然疏影橫枝之筆卽無聲詩浮動暗香之吟卽有聲畫畫自畫詩自詩邪予嘗風雪傍水月與花相忘與花俱化且不知梅之爲我我之爲梅畫之爲詩詩之爲畫又安知君復之非補之補之之非君復哉客不復對於是乎書

資福廟記

陳觀

古之長民者生能保其民社死能廟食其地者代不多見惟宋之謝鳳唐之陸明允

古之長民者生能保其民社死能廟食其地者代不多見惟宋之謝鳳唐之陸明允
有祠在吾邑陸侯既受褒封謝公之名稱未易非闕歟余按古鄆志謂公名鳳卽晉
康樂侯謝靈運子也嘗宰鄆有功德於民至今祠之鄆卽今之奉化秦爲會稽屬邑
至唐開元二十六年始改今名公爲令時嘗作方勝堰溉民田五千餘畝又於堰北
作橋以濟不通舊名謝鳳橋紹興間以慶登易之古有生祠在堰南政和八年令周
因徙今所公爲政寬平務施仁惠爲神正直屢彰靈異凡水旱癘疫必禱焉嘉定八
年有飛蝗蔽空而來民禱于神忽暴風疾雨驅之出境乃不害稼紹定元年大水漂
廬舍囓惠政橋陷龍津館民籲神求援水不爲害嘉熙三年夏旱首種不入民禱輒
雨咸淳二年夏作淫雨六七月之間旱禾盡槁民就祠禱之雨暘時若元大德丁未
天災流行時境內無虞至大戊申歲大饑劍南有米舟至埼亭云有人招之問之則
謝其姓而鳳其名民不溝中瘠者神之賜也若此者衆不能盡述州之父老具其事
來請記余聞怪力亂神聖人不語禦災捍患禮經所載今觀謝公之靈應如此固當
登之石章以貽後世不可使之泯滅無聞也梁竦謂生當封侯死當廟食韓昌黎謂

柳子厚生當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自古皆然不知謂謝公之事涉於
虛誕也公非欲廟食也非欲驚動禍福也而人自祠之吾邦之人蓋謂公嘗穀粟我
矣衣被我矣又嘗保障我矣雖欲不祠安得而不祠其歿而爲神則眷戀於是邦也
審矣於是而尸祝之則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故其感應之妙如影響之答形聲
其有功德爲何如哉昔周因能徙其廟而不能請其封號可慨也已後之人倘能數
其事之本末而請於朝則神必能禦災捍患而報其上矣豈可謂神怪而不語哉故
書其事於石延祐改元九月五日記

奉化州重建公字記

奉化於明爲望山海風物之殊衣冠閎閎之盛自爲縣時前人紀述備矣然土瘠而
民儉食於耕地阻而四方不甚通於貨治者雖謂其難而亦存乎其人也比年民數
登進爲州官吏品秩以次俱升獨蒞事所因循猶舊歲久漸弗支皇慶壬子達魯花
赤木入刺公之來顧而歎曰縣之爲州雖征賦所不增土地所不闢而今之視昔難

以槩論司存不壯麗難以示觀瞻既而耆年士民不謀同辭乃說諸同僚上之統府

以槩論司存不壯麗難以示觀瞻既而耆年士民不謀同辭乃諭諸同僚上之統府上下胥悅鳩堅蒐良凡木植之可致者必厚直以口屋廬之願售者必倍價以償工匠之勞夫丁之募皆日有給始於癸丑三月爲廳爲軒爲佐幕爲賓榮畫諾有堂宴息有室不日皆成譙門吏廡犴狴垣墉次第具舉體制宏敞輪奐翬飛儼然千里之郡矣邦人欲頌公之德紀公之績舍儒者其誰與余不獲辭竊謂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事有非一朝一夕之可集亦非一手一足之能爲其事豈易易惟公於民得之也有素使之也有道平時律已廉持心恕牘不輕署卒不輒發不施鞭而賦自辦不假筆而辭自服兩造在庭事輕者釋之以理使不戾其和氣重者得其情而勿喜凡此皆所以作其遜讓之風道其君子長者之歸故是役也人之趨之如子弟之從其父兄聞者樂於勸役者忘其勞猗歟美哉今之仕也耳目聰明不能周於簿書期會何暇他及亦有苟焉歲月視爲傳舍不能一日葺甯有不愧於公若公之材試於一州者特出其緒餘吾知其去是而黼黻帝室柱石明堂有非此邦之士民所得私

者矣同寅協恭實相斯舉敬書於石

崇福寺記

邑境內多山龍巖四合或掖江而左行委蛇低昂不知幾里許益東而背邑側出如神虬驤首而卻走至是清峭秀整蒼鬱夔異崇岡長嶺下接修陸踰嶺而北行林麓間原隰高下彌望平衍廬落井井人境幽邈雖無窮崖絕壁奇偉之觀天然勝狀軒豁呈露固宜爲瞿曇氏卓錫之地也民家其陰居相宜故以南山名院創於邑僧志旻宋淳祐中旻過是山而愛之雨中風笠雖去不忘既而與土人謀而協乃得地築環堵之室勺飲孟飯以待過客有自邑遵陸苾海以北暮夜如歸遂名曰南山接待咸淳初年衆請更今額使傳以甲乙於是旻師罄衣孟之資始廣其居薌刈開拓乃址乃構至元辛巳建法堂甲午又建山門而旻耄矣旻之徒元戒戒之徒元淨淨之徒一筆筆機械精敏通理習事獨銳以繼述爲己任徒弟大森等克相甚勤大德辛巳大殿成未幾方丈又成廡廡寮敍帑瘡庖溷以次皆成殫用極力工善材良瓦甍

已大殿成未幾方丈又成廟廡寮敍帑濬庖溷以次皆成雖用極力工善材良瓦甍

塗墍黝望丹碧靡不周悉金像儼然龍天環拱鐘鼓鏜如百爾器備迄成大莊殿工興於辛巳落成於至大辛亥前後歷二十年高費飛宇雲矗星麗固旻師經始之力實筆堅忍乃心篤志不懈盡斥其私帑弗悛而成若是於呼亦難能也已院始有田百五十畝元戒增置八十畝筆又慮功德未完節已用之餘置八十畝并續置田備修造之需以畝計贏三百有奇蓋經久之規也余昔自山中過之諗其顛末因念釋流塔廟之盛山林形勢率皆名監豈佛者擇地而止抑地必有待而興耶亦由其徒愿力堅忍而然耳天恩洋溢無遠弗屆誠能如師積累歲之勤彼創此因以成一方崇信歸根之所續用亦不細矣書曰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師今克念厥紹多於前功則世世相承有弊必葺以迓續於無窮者其不在後之人乎師曰然請書諸石以示來者遂書以為記

剡源九曲圖記

元陳沅

州西五十里而遙有鄉曰剡源以其界於越之剡縣也梁開平閒雖析剡而為新昌

實剡之故壤所以謂之剡源其支濫觴於九雷巖谷中逶迤曲折貫穿羣岫水一曲而爲六詔晉右將軍王公逸少隱居其閒詔六下而不起地由是名後人爲之立廟有硯石存焉二曲爲蹕駐乃與黃沙水會舊傳錢忠懿王嘗蒞其地今亦廟食其所蹕駐之名自茲始高僧大川濟實生其中德行具如僧傳東迤北匯爲兩湖蒼崖壁立石林棋布有石如幞頭狀淵潭靜深魚箇箇可數兩山旋繞有小盤谷吾宗仲模之竹素園在是袁清容黃晉卿諸公所爲賦詩者天鼓聞之生緣亦在是又北東而爲白阮其水旁注阮石有穴大而深者如井而窪其上則有蓮葉峯有寶坊曰淨慈唐白馬師所建蒙齋袁先生習菴陳提刑紀遊之詩尙在端憲沈公與予先人之記猶對峙也偃溪住山時常立鄭忠定公祠其遺墨與樗櫟之榜並傳焉又東而爲三石有巨石三矗溪澗三峯插雲石室可坐數十人上有丹霞二字儼若朱書內則有石洞洞深不可測譏風蓬勃中出怒則撼山拔木禱則化旱爲雨雲笈七籤所謂丹山赤水之天也予家其下先太博無恙時與少府叔父爲山水之樂余兄弟日侍几

山赤水之天也予家其下先太博無恙時與少府叔父爲山水之樂余兄弟日侍几

杖游覽之處歷歷可指也又北東而爲茅渚有梵宮曰上乘卽天鼓所授經者余祖瑩在其後又北折而與斑溪水會此則剡源之南派榆林石門在其上則戴帥初所居地也又北流而與晦溪水合是曰僉高隩判張欽之族聚焉北山之高者雪竇也千丈之飛瀑在上東有山如蓮葉者法喜也中丞舒公亶之詠在焉東流爲公棠則九曲之溪盡矣世謂孫興公自梨洲持甘棠植此故曰公棠雪溪戴居士居之時人謂剡源三教蓋謂先太博大川雪溪也夫剡源九曲亦同乎武夷九曲武夷九曲非考亭朱子幾泯沒而無聞以韓元吉之記而晦翁之詩故名與考亭同其久遠爲人勝也余鄉九曲實蘊秀麗有晉賢之遺風焉非若武夷無人之境也居士莫能知而天鼓象賢知之象賢既寫之爲圖而繫之以詩天鼓又俾余作文以記之人以境而勝境不以人勝乎今閱數日老眼爲之益明身雖萍梗於外此心則常在其中矣於是援筆而不辭不知吾鄉者視此圖不知吾人者視此文雖文章道德不敢與考亭齒然山川景物之盛則亦不在武夷之下也吾口口以州誌贊之

送陳養晦遠遊序

戴表元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丰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爲沈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懽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爲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憮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鑄磨後生常自恨涉世太早故未亂而學未冠而遊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氣血盛時東南馳騫自許要不齷齪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剡源欲爲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晦輩以爲戒而不願以相激發慕效自爲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拘儒惑夫友朋不出保社之閒耳目才周於几席之內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爲可安得哈度外之談乎昔者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史遷駁雜楚原馳聘而忘返揚雄污穢而不慙皆蒙譏後來而自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綻敝裘不惟厲吾豪氣以盡荆吳齊魯之

觀而已聞燕代之南汧隴之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理於博徒劍客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不足爲吾事也以爲公富喜而強之而反咻以爲余聞之爲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名高交友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爲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以知養晦焉

趙生詩序

往歲余遊金峨山中值天大雪上下岡澗一色急投寺門回顧已無行蹤寺僧歎余附火坐定問案間何書乃張武子詩一巨編因取諷之窮昏晝不厭僧見余嗜之甚云有能詩趙翁纔去此可三十里許甚恨無晷刻從容機便不得相接敘也遲晴上大梅山訪保福護聖趙翁在焉蓋余里閭前輩出所謂秋汀詩詩中交游名字往往有白玉蟾柴厓諸公亦及與張武子父子甥舅間相浹余心異之夫白玉蟾以仙柴厓以俠張武子以文今人談此三人令人條條然有宇宙外意而翁周旋其間良可

人哉遊大梅山歸後翁死翁之子景嵩今又能以詩示余余晚學不能知詩而知世間如白玉蟾柴桂張武子諸公必尙有盍往遊而求其人乎

題徐可與詩卷

雪窗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徙鄞高才博學妙爲詩爲吾鄉渡江以來詩祖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事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清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卽棄丘壘廬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爲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見其板刊雪窗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爲刊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寂寞猶賴此得在人目睫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渙音節韶美於是不但喜是邦故家典型之未墜而吾鄉詩祖氣脈沿接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子孫從而家焉然越千有餘年
至宋之乾道淳熙間始有以學行著又百餘年而遂爲大族名卿望郎良守牧賢師
儒萃於其門盛哉顧世代愈深而譜牒不立夫世代愈深則恩疏而忘祖譜牒不立
則傳久而失宗有國子監進士堯字叔高慨然以爲病家詢戶問旬纂月緝凡寢廟
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姻故之所知心思耳目精力之所可得而及者蒐討略備
亦既可譜數世蓋已無復遺憾矣其心思耳目精力之所不得而及雖孝子順孫無
如之何一日偶得先世嘗爲浮屠氏之教者數紙於塵煤鼠蠹中自其譜以上於是
又得諱第居娶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而譜遂完嗚呼以孫氏之積必待二千
年之久然後始大而其子孫始克爲譜度東南士大夫世家固少有能致此者若進
士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其先緒殫勤盡瘁然後僅以成就皆余所愧歎而不及
者也進士君作譜兼有書某男子長而能爲人子弟若父兄某女子嫁而能爲人婦
若母與其有犯失也皆備書之讀其譜者勸戒生焉譜旣成其羣從兄弟之賢而有

力者又相與糾合其族人使行爲一第以五行相生之義第爲二十字以傳永久曰如此週而復始吾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人窮老廢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爲條畫以調恤之孫氏之義風殆方興而未已也餘姚他孫甚多惟祖長官者自別其望曰富春故曰富春孫氏譜

秣陵翁氏譜序

氏族之難言久矣世之賢而有知識者雖欲求之而不能得不賢而無知識棄之而不求者固不論也蓋古之所謂同姓昭昭穆穆百世而宗不遷離鄉別土疏支別屬有慶弔或絕而婚嫁不容以相通謂若唐與陶陳與胡之類是已而近世自甚近而可推者則已不問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余嘗見廬陵歐陽公孩提之歲而喪其所天流離艱苦寄食他氏稍長大發憤問學卽痛念宗緒之凋疏而爲之訪求纂葺次爲歐陽氏譜一編他日至謂人曰人而不知族姓所自出者則無以別於禽獸蓋深切齒於此矣一時游從諸賢相與激發故眉山之譜祖味道而南豐公宗鄴子然亦臆

度倚傍而言之爾而此三族者其本末幸而猶若可攷故言之而通自古昔喪亂以來於愈大者散失愈深而混奪愈甚則雖有賢者固無如之何也秣陵之翁有夔者以譜示余閱之由其高大父通直公而上通於楚國左臣絲牽繩連可數者五十世又由楚國左臣而上通之於軒轅少典數千世之遠而可以一日盡也嗟乎美哉間嘗問其故則潛然變之生也幼而孤惟其不忍翁氏之宗將由我而忘焉而爲此也且非我也獨能之雖生之晚而凡翁氏之顯人靡不知也姻連中外有所可知於翁氏者靡不求也知之求之而靡不考也故是譜也幸而備余於是旣爲傳錄其大略可備攷證者於家而有感於廬陵公之事因舉而贊之以成其志且以益廣其學云元貞丙申季春

李氏族譜後序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秉義復以盛德著起家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時舉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

科其法以三歲之秋舉於鄉於漕於國於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卽進之大廷策之第爲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卽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爲優平二等曰上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爲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爲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爲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興自族譜外有什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棣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日煩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隸華也月不停書如此垂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堂列字作爲灰塵傳科隸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而舊譜亦再以燬廢於是水口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爲懼日夜以所記憶

精詢備葺而譜得略完惟是漏落者不能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爲之憮然不寧而徵言於余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爲硯席交知其事不爲不熟且亦自懼宗祚荒涼後有問閎閱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對因以身履目覩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萬一或有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鑑建炎備禦錄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己酉秋季

臧氏家集序

吾州臧氏自鄱陽東遷以余所知十數公皆鏘鏘然能用其文辭氣誼行各儒林間而吏部公正子最著然其家單矣自餘往往清純自持純甚者業醫聞其先人世精醫醫全活人不可計故天報之以賢子孫云每鄉國大比若試於禮官臧氏昆弟子姓羣然爛斑籍中蓋亦可謂盛矣而鄱陽之族余以遠未之聞焉丙申季春始識廷瑞于宣廷瑞鄱陽族之鏘鏘然者也鄱陽距宣尤近其來宣者言其族之在其州猶其在吾州者也於是加歎慕焉旣而廷瑞出其世譜載其著者爵位名字凡鄱陽與

吾明之族皆備又附繫文人爲一編嗚呼富哉昔太史公既廣覽奇書軼傳作成史記其辭偉矣而自序家世舊文如劍論等類亦不遺棄王仲淹稱其先人銅川府君以上人人有述仁人孝子之於其宗固如是乎廷瑞之作視二公尤廣當學衰族散之久而極力從事於此其志爲尤可尙也惜乎余陋不足以發其事廷瑞嘗中童子科當仕矣今猶強力而吾州之族國史公之後方以廉譽進爲於時天庶幾未忘臧氏也哉

陳處度字序

盈天地之間凡其形之大小聲之重輕數之少多至雜而不能齊者必權之以度然亦有度之所不能權則又折而歸之於矩故有度以度物有矩以處度而天下之理盡矣豈惟物學者之於道亦然今有人處閨門易周也而不能推之於鄉黨處賓僚易嚴也而不能推之於昵近處窮約易持也而不能推之於貴盛處煩劇易決也而不能推之於閒裕處安樂易肆也而不能推之於患難諸如此類蓋必有縱橫曲折

旁通泛應而不失其度者焉大學論絜矩之道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夫子年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其爲不失之道也陳氏子矩字處度乞言於余書此遺之

伍典蒙求序

古之學者自其孩童能言而所以授之之事詳矣然必至於十歲請習於外傳雖其篇數今不可聞大要不過詩書執禮之目既又俟其年愈長而氣愈強識愈明也然後始許之以博學益初不以饒饒口舌浮華爲急而惟恐誇根傲葉芟鋤之不早以爲終身之累而爲之師者又必學成行篤而不仕者乃敢居之故其前後之相成班班可攷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余爲兒時猶及先生長者而事之景定中時議罷童子科以爲齟齬之質而賊之以辭章記誦虛囂無益其說是矣而白首紛如者雷同一律僅不過以舉子業相傳授其智復出童子科下識者病之鉛山詹仲美實生於衣冠之林長於文獻之府來杭以伍典蒙求示余其一事親其二

事君其三夫婦其四長幼其五朋友典繫一章章繫百句句係一事詢其所以然則仲美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而學於白鹿洞有睹於先師晦翁之說而爲此也嗚呼令仲美之書行充其言庶幾乎成人者有以教而小子者有以學乎屬余方以窮授徒見明友間續蒙求何翅百家論其不畔於小學家篇數而可以養人之純心程節固無踰此編者故爲之序云大德戊戌孟冬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余五六歲時親黨間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蓋其法以通念九經而復試中能文爲出身夫以江南東西閩浙淮湘廣蜀之大試者歲不過一二十人而中者不過一二人則亦可謂難矣景定咸淳中試員稍衆有司厭之以爲徒斲人之淳心而長浮慧廢其科不用因念取士之法敝矣進士科最貴最敝三舍宏辭次貴然亦皆編斷成言以待問諧比虛詞以眩舉幸而得之則冀不次之擢非若童子直能淹誦羣經而試所能而後授一下士之秩而已自餘任子軍切吏員納粟之類歲以累百計又所

不論有司不敢廢豈皆愛其能哉重變古耳而獨靳於童子一二人何邪其亦不詳之甚矣童子科既廢三十年人諱之不習而風俗愈不加厚余以窮授徒江海上鄉大夫昌國應君翔孫過之相與慨歎江南經術荒蕪紛紛朋儔中疑難滿胸而卒無問是誰當執其咎者出其類書蒙求示余凡諸經之指篇標韻舉粲然在目汎濫而及於儀禮爾雅諸子揚雄之太元馬融之忠經莫不皆有蒙求自初本以來昉而爲之是不一氏其能散其而完博而精固未有如此書者應君蓋景定咸淳前未廢科時童子也嗚呼難哉余既序其書聞昌國宦學士大夫應氏實爲祖至參預公遂大其闕閱而應君問學氣行白首不衰方就家塾請合祠先賢天之欲昌其文以淑其徒者意未已也大德戊戌孟夏望後五日

奇童烈女寶鑑序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髫時每得侍坐鄉父兄必聞其舉此二語以爲家誡爲之耳熟於時東閭西巷男誦女織氣象可入圖畫稍長大驅馳未倦而歸則

見疇昔儒素之門僮奴與馬姻連玉帛光豔薰爍一一無覆舊俗蓋時尚推移而禮之衰久矣史稱萬石君家醇謹不再傳輒廢而洛下袁司徒子孫後皆以驕奢敗士大夫辛苦立門戶至此豈不可憐哉竊嘗思之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行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於其幼稚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教之知恥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其視聽蓋愛之而納於善也想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與彤管女史之類朝吟夕諷亦如余少時所睹記而今去之數千年謠譯荒涼簡篇散脫何由復可髣髴庚子之春有吳興故家張生煒於廢書中得所謂奇童烈女寶鑑者喜其有助於名教爲之衰廣釐葺板行以示人而徵言於余余惟他書之行不行未必能損益而此書行則足以使人知童幼之身而必有所事閨門之行而必有所傳其於勸講學扶彝倫殊非小補遂從史成之而併書所聞如左

陳氏三子字序

劉士陳子得名其三子曰模楷格而請字於余余曰是三名者其義一也傳曰膏粱難正夫子弟之難正豈獨膏粱哉余頻年浮沈客徒所交游大家子不一有見狗馬聲色而悅有見貨玉章綬而悅有見宮室輿御而悅號稱賢者不過見吳書吳服古器玩而悅無有恂恂然謙顏愿辭而能行儒生學士之事者越來山中氣象朴野前數者之疑口且不接於目而謬用其心者猶不少也陳氏之子耽儒而好禮是能正矣模也者正之始也字模曰伯正木無楷不能器人無學不能材舜楷堯禹楷舜七子子楷仲尼古之人皆然字楷曰仲學學欲博博則不能皆正學欲約約則不能必正於此有道且學而且格之格也者所以一於心也字格曰叔一三子盍往而各思其義也哉雖然居是家而無以正其子弟非良父兄也居是鄉而無以正人之子弟非良士也余與子得亦盍交自勉焉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爲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

論揚雄之無後以爲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決非敢謂我爲安然無愧慊於心而有所覲於他日者然其家屏處荒遠鬱勃幾世至宮師公始以名字動於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逋流分竄於蠻煙蠻雨之域洶洶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爲無天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譜牒不可詳考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皆延二公之賞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歲主太學聞有六世孫壇字伯清方以是時入爲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乃相見於杭出所敘次昭穆整整不亂爲之驚嗟喜吃當二公之與諸賢得禍也纍然在機穽之中想望章蔡威嚴何敢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微銷滅言之令人頸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下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爲之驚嗟喜吃一辱其身雖

人京下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爲之驚嗟喜吃一辱其身雖

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醞藉少余數年歲拳拳以詞章問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陳養直字序

戴表元

學者陳生名規斬於人之意其圓也其族昆字之以養直曰規弓材也弓材直養直疑之以問於余余曰何傷乎古之言規者曰官師相規曰沔水規宣王人未有己不直而能規人者也故規也者以己之直直人之不直者也仲尼崎嶇以行道而長沮桀溺非之以矯規者也西都之季篡勢已成谷永貢禹譏諍於亂朝昏主之間以容其身以詐規者也○何云貢禹疑有訛若張禹又非曉曉者也鬻拳洩治不勝區區之諫許君以干禍以隘規者也范蔚宗柳子厚才高氣峭欲伸一二而喪其千百以亂規者也○何云范耳何規之有柳子厚示之曰亂則又甚矣故已直而規人則其規行已不直而規人則其規毀若伊尹規太甲孟子規齊王汲黯規公孫宏韓退之規陽城規之善者也養直美資識嚴檢操是能顧其名矣是能直矣余得廣其材說於弓材之外以堅生之養大德丁酉十二

月朔

先子至德觀記書後

陳深

先子所作至德觀記大德丁酉十月二十五日甲寅日入時稟成時未燃燈不暇讀過明日即寢疾此手澤之絕筆也嗚呼痛哉痛念先子孝行貫堅質幽年八十有四未嘗十日不夢見父母每遇忌日必涕洟終日語及膝下事必哀慕不已故臨終之言發而為文亦不離乎孝然未經竄訂恐不能無誤漏如四明狂之下嘗得初稟未竟片紙自有客字以先子平日作文不尚艱深謫怪亦或有客字不敢妄益也真蹟別為寶藏謹錄副以對請觀者嗚呼痛哉男深泣血識

陳氏蕃衍擬命序

自有生民以來即有姓氏之分使人知有厥初也然宗譜之與世次非有第行名字以別之則昧尊卑之序是以每世第行名字又貴齊一而世人多異第不一名偏傍不整及其支分派別或徙居隔越歷世既久遂迷長幼忘世次至不相識認視為途

人此所以族之行第名字不可不齊也陳氏始自胡公滿受封於陳因以為姓以後

不整及其支分派別或徙居隔越歷世既久遂迷長幼忘世次至不相識認視爲途

人此所以族之行第名字不可不齊也陳氏始自胡公滿受封於陳因以爲姓以後
世代綿遠天下皆有是姓而嘗考先世吾宗本支其來自唐古亳陳衛公夷行簡字
明道始生都水使者穆穆有二子其次子禮部侍郎翺翺生洛陽令仲舒有三子其
次曰扶後更名旭爲南唐司憲丞有二子次曰棠自台來爲奉化尉遂居茅渚後居
三石自始祖以來至秘監府君在日常患累世之第行名字不齊遂命一子孫自季
氏排行起第名字皆不許異而冠於數目之上者以傍則五行相生字則上同下異
或下同上異三者並一世一字以齊之使後世之有富貴窮通及分徙者知尊卑長
幼之序不致迷罔錯亂此乃秘監公敦本睦族之雅意也子若孫其敢不遵而行之
乎今名以水字始第以季字首以水傍取字以汝字冠首三者各取四十世取用以
列於左右故曰陳氏蕃衍擬命庶免後之人各以見自取而不齊一也然祖德之深
厚固不止四十世又在後之人別取之或仍以前字復取之亦可不必拘也吁後人
能峻祖德以深遠無窮而遂爲詩書禮義之族是吾願也後裔其敬受此文大元後

至元六年庚辰立春日

重修遂安縣署記

陳泌

遂安直新定郡西南二百里而近山深而秀水清而淺土瘠而民勤儉善政化則易知本丙子更革縣治燬於火補葺支吾幾四紀延祐至治間長官鐸魯德海君尹楊君天澤簿趙君瑀幕長黃君登僉謂撓棟頽宇不可爲民觀既而章君國用代趙君事贊厥成元年十月進羣吏而命之曰余營視事堂五構左右爲幕寮吏廡東西十有二若廂舍庖溲溷圉及東池清風堂皆葺厥舊汝董之毋費官毋勦民掄材選工時其飲食勿亟勿怠必既乃事以六月始黃君總二役早夜勿懈明年楊君既老伯顏察兒君爲鐸魯德海君代慨前功未就與寮佐督事益虔官肅吏勤民亦勸功十一月望新舊具成既整既固則黜堊丹碧以飾之衙儀肅振戎鼓夜嚴民知所仰矣於是道德齊禮時使薄斂厚其俗俗而樂其生子民親上交得所願他日舉此及遠而邑民懷德於無窮愚請以爲諸君頌至治三年正月記

而邑民懷德於無窮愚請以爲諸君頌至治三年正月記

通鑑續編書例

明陳經

大書以便覽非竊有褒貶詳註以載事無變乎舊文國之興亡世之治亂帝王將相
言政之得失后妃世子立廢之原本輔臣用舍賢士出處土地分并制度因革災祥
之驗於事者疏議之行於時者則書不然則否

盤古至高辛以世紀遠不可得詳也

契丹阿保機事備於唐宋太祖事備於周志其得國之故也

契丹建國而繫於梁唐晉漢周尊華夏也

宋建隆至太平興國三年係於甲子志其無異五代也

宋太平興國四年以後繫之統志其同於漢唐也

遼年繫於宋統之下尊無二上也其帝稱主外之也

夏稱帝則書與遼同咸夷也

遼年志夏改元乃書大小之別也

金承遼故例同也

宋渡江而猶繫之統同於東晉也

滅金夏有中國而反繫於宋明天命之未絕也

帝王國鎮必志其初備事也

宋太博陳本堂先生傳

清樊景瑞

本堂先生姓陳名著字謙之一字子微剡源三石人也生於有宋嘉定七年爲人嚴毅方正五齡能詩六歲能文年四十二登賢書明年第文天祥榜知嵒縣政教大行民甚德之未幾通判揚州又知台州所至皆有聲陞著作郎時賈似道欲買公田以瘠民先生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極則務於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社稷瘠民則必施重刑以危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其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先時徐經孫亦論似道事被斥有門人陳茂濂者方至任聞經孫被斥曰吾不

嘉興先時徐經孫亦論似道事被斥有門人陳茂謙者方至任聞經孫被斥曰吾不

可以背徐公亦掛冠去時人稱爲三烈至度宗十年先生爲太學博士賈似道以母
喪去官詔起復之先生率太學諸生上書切諫言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遂
之今天降罰於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上不聽德祐元年乙亥獨松關爲元所破
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尙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謀曰淮東堅壁
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勝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陳宜中阻之曰
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其議遂止先生又上疏乞從文天祥等議與其坐以待
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未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
若少阻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則異矣宜中不聽出先生知台州先生因國事
日促奸臣誣弄尋以疾辭去官時與慈溪黃東發兄弟同里戴表元單庚金樊伯搗
銜觴賦詩及談國事未嘗不歎歔流涕後胡元滅宋先生杜門不出以甲子記年隱
示不臣之義嘗作三代統紀以淑子孫故子孫亦皆名賢長子深爲婺州教授次子
沆爲台州學正少子泌爲西湖書院山長改饒州教授至於孫經蓋三世矣夫人童

氏繼趙氏四男四女曰深曰淪曰流曰泌女一適董村竺一適甯海胡一適江東史一適慈溪黃先生年八十四歲卒於元至元十八年丁酉世稱本堂先生有文集九十八卷康熙著雍困敦歲嘉平月

陳本堂先生文集序

剡源古理學淵藪也其閒若陳本堂父子若戴剡源若單君範若樊沙堤若陳象賢新城子下逮陳四明諸公德業文章皆彪炳一時余嘗有志蒐羅集成一書將以公之同好以傳諸不朽第代遠人遐遺編散失殊可歎息大淵獻之春聞三石陳氏子有本堂遺稿尙存予造請者再四而陳氏子孫鄙吝不與心常恨恨泊陽月下旬予造城訪董韋躬先生談及其事而韋躬先生遂以所錄遺稿慨許適又爲後邨先生所借未遂所求越十有一月其子爲弟子師帶至石門予始克持歸以親典型嗚呼以剡源數先生而覓一集之難竟若是哉其欲盡得諸先生之集也不更有難也哉雖然無難也誠能以求本堂文集之心徧訪之薦紳先生而不得者亦罕矣獨是得

雖然無難也誠能以求本堂文集之心徧訪之薦紳先生而不得者亦罕矣獨是得

其書而不能錄之以垂後世雖得猶失也況今此不錄後又誰得故不憚寒暑一一鈔錄越一年而其集遂成中有闕者以容後補詩有之雜采與梓必恭敬止況於鄉之先哲乎況於文集之有存者乎若夫先生德行之懿美詩文之醇正自有前人贊之毋容置喙康熙己丑

邦倫逸儒行略

唐禪

竺氏邦倫筠溪人文士也生而聰俊厥父掾史君喜焉揆其堪續衆先賢垂統筆錫嘉名曰鳴鳳旣而恪循行序改名邦倫而朝陽之子則仍前也禪歲入里塾字句俱能辯識比長侍講席遂令摩倣文律漸有片段可觀甫成童則負笈遊學始而邑中繼而郡內若鹿峯陳公愚齋戴公鄞人心元士公爲其前輩齊雲鄔公斐君戴公爲其後輩皆與同筆硯者也爲文別開生面不羈人籬落因中肆外氣暢神流筆以大器望之自應童試至壯年歷十餘考悉數奇不偶然誦習彌勤也迎旭樓中經書子史部分甲乙博覽周遍兼之詩集樂府優孟傳奇等類靡弗殫心研索究其伴呂辨

其聲晉晉備遺興之助間效元高湯王之所爲撰劇文二本演假作真用以覺世將刊行不果稿藏於家後被火燬矣天啓時同邑臆友宦歸怙勢凌奪聞有肥產驅狼僕插標擥爲已業者比比皆然一日狩徐鳧高眺見斯境出土肥美欲肆吞噬雖素識是先生之族隱意以爲早斃矣土人傳言先生乘伊從三褶嶺下來整土果煑茶鑪候於水口庵要之入飲友睜目視之曰若已老尙在也略叙交情分袂而去惟此族不遭茶毒又一日因窻友宦遊旋反命嗣子具僕赴彼洗塵款留十餘日臨別謂之曰尊人于刀布非所愛惟文房器用及遠地奇花乃以蘭石硯一方建蘭一盆俾以報贈先生欣然而笑曰某洵吾知心友也世譜久廢獨爲纂輯先邀陳都運筆削又倩王仕宦潤色歷來譜牒詳備無如久則灰燼晚來家業剝落恬不介意祇是每日披卷遇有會意輒吟咏以發明其蘊如是者耄而不輟鄉里僉以逸儒稱之竟以老終雍正壬子歲立夏前五日

贈古虞王霖別字空癖說

毛階六

余與散人王君梅隱子有舊乙丑夏過余齋顧余日告余曰吾夙號梅隱今更之爲空癖何如余哂之曰嘻過矣吾道本實君空之乎吾道無倚君癖之乎且既癖之矣又烏能空之乎梅隱子曰不然吾所謂空空世所不空非子所謂空也吾所謂癖癖世所不癖非子所謂癖也吾固卽空爲癖亦卽癖爲空也子何異焉余應之曰君言近之願癖其空又曷若空其癖乎余觀古今士夫溺名癖也溺利癖也溺詞章溺訓詁等癖也今一舉空之宜歸於道卽所謂太空非空也又安有空之癖耶夫人情嗜之偏則癖成道無偏也中已耳君不聞乎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淵兮無終窮乎臯謨箕範中極之說備詳大易一書明言中者五十有四不言者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四外之中亦六十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以否剝之五亦獲其吉泰復之三不免於凶明乎中之不可失也亦焉可嗜之偏以成癖也又安可癖乎空以滋其癖耶君將以矯乎世者癖君之空余欲以用乎中者空君之癖其有當乎否乎梅隱子穆乎若有會不對默默而退

周母毛老孺人六旬壽序

昔夫子繫易釋坤之六二曰妻道也地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以故女史彤管
言婦德者率準此而或上有姑嫜下有弱嗣倏遭隕玉矢志栢舟煢煢孤嫠俯仰倍
艱欲以婦道兼子道母道兼父道委曲調濟以全其无成之義而要厥終如周君錫
兄之母老孺人者尤足風焉孺人系出吾宗年及笄歸敬之公舉丈夫子三甫十餘
歲公輒以疾捐館孺人於斯蓋其難矣夫烈婦忘生豈憚身殉而孺人節哀順變憐
堂上春秋高謹盤匱潔滄瀨使之垂暮怡顏是孺人之能兼子道也始錫父逝年方
舞勺厥弟尤幼弱孺人以陰柔之身殫力內外謹出入備旨蓄撫之成長是猶父之
理家政也不寧惟是孺人聖善曉大義時乎錫昆季勉以黜時趨崇實學俾之尊仁
安義而朴者亦知禮法是尤古者父教其子之道也余觀自昔女君子若桓君慕義
凝妾守節唐母養姑柳夫人丸熊課讀嘖嘖不衰矣向使孺人未克擅衆美烏在能
節而孝使高堂奉事之禮不異於敬翁視膳之時能養而教使膝下顧復之勤不異

於敬翁義方之日而孺人備極荼苦飽霜霰歷水雪克以婦道兼子道母道兼父道
曲全其无成之義以要厥終如此者非尤爲閨闈中完人耶今之十一月 日爲孺
人六旬悅且周君先刻屬序余固辭不獲因述其隱德以爲期頤券余蓋願周君益
自砥礪俾伯仲間壘篋叶吹咸浸淫於義理中以承母志則庶乎和靖之善養也

謁文靖公舒先生文

於皇有宋性學昌明人文蔚起斯道光亨公生其間軒軒霞舉宏陸異同公綜其緒
考德張呂厥益斯宏公學淵源於赫昭融刻苦磨礪功深勿畔日就月將聿登道岸
敝床疎席沐雨櫛風厥境爛美厥趣靡窮非公有得而胡云然貧而能樂如顏之賢
有塾廣平沒祀公靈有侯胡公設祠邑城庶幾邑衆釋菜春秋庶幾公靈隱覺來修
嗟嗟小子幸弗殊疆奈異厥世粹容茫茫思公之德有懿其醇思公之道有赫其新
登堂拜謁聿致厥欽神鑒存之以啟厥心願訪公嗣採取遺文俾余由學而道可聞
覆友人勸功名書

前蒙足下面諭既又辱賜書勸以無專理性情宜以功名爲急意氣懃懃懇懇可謂愛我之至矣不勝感激不勝感激願弟非敢以功名謂不宜有也第資力有限得失有數非宜役役耳使謂不宜有則自古賢豪誰復有應科舉者乎使謂無限數則當世士夫誰復有挾策干時而終身擯棄者乎昔程子有言曰吾何嘗不言科舉之學但使一月之功分其三之一以爲制藝亦已足矣其餘當務究其道德士力能兼之則禮義之學科舉之學並進焉可也今弟之椎魯如是愚鈍如是而或斤斤於貼括恐才之短者終不能擅長而理義一途必致荒謬而背誕浮沉鄉曲抱憾終身卒無以仰對古人矣此弟之所以勉赴棘闈而不敢專力焉者殆爲此也足下又以人言無功名而徒謹行檢究性理卽使究澈性理亦不過隱士云云弟觀自古聖賢孳孳夙夜諄諄講究欲明此理焉耳故憂理之不明也則立之師憂理之不明也則輔以友憂理之不明也則著之經以垂教萬世後之學者惟患終日言理而理終不明是用感感耳假令弟今日者得窺蘊奧闡精微明諸中心而見之踐履則此身雖死亦

將瞑目地下尙何望人世之科第乎而足下乃慮及於隱士是慮其名之不著於鄉邑也名之不著於邦國也夫學者立志亦何以名爲哉傳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此就人言之也若仁者爲仁止知有難而已不知其有獲也不知其獲故并無後之見也無後之見故亦并無先之意也若預憂其名之不著是先獲而後難也先獲而後難則所爲難者非難也烏足以語求仁乎哉張子不云乎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卽爲仁爲義亦利也吾輩切磋正宜克去此念乃可向裏用功不然雖求名求利清濁不同而其不足語道均矣且今之所謂名者譽也人之譽我也必其人之悅我也我求譽於人也必將求悅於人也然孰謂古有求悅於人之學哉惟不求悅於人故不免多口是以周子徒精於宦術程子無善行目爲五鬼之魁朱子僞言僞行罄其十罪欲置之死地至如德秀則真小人了翁則僞君子此皆古之仁人賢者明則達禮樂幽則通鬼神道洩苞符之秘學究性命之精才綜齊治之全內聖功外王道卓乎一代之儒而卒蒙詬誶如此矧萬萬不逮古人而求名譽之光道德之

顯亦何啻蚌螺而欲爲照乘之珠燕石而冀爲夜光之璧也其可得哉其可得哉若非之無舉刺之無刺闔然媚世而衆皆悅之者是孔子所惡之鄉愿也又豈志士之所忍爲耶昌黎韓子嘗言之矣語於衆也某良士某良士則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則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故得其一不究其十舉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者人情概如斯也夫是以得一知己可以不憾使人人可爲知己胡云得一而卽可不憾耶弟常言欲求今人喜必爲古人惡與其見惡於古人也毋寧見惡於今人也此弟之鄙意也然則弟惟憂此理之不明無以理性而閑情使言焉而皆浮辭行焉而無善狀徒虛生人世虛耗人間數十年布縷米粟無以仰質古人日不堪與草木什用是戰兢悚栗如終日坐巖墻下懼其壓焉終日踞兀巖懼其墜焉已矣若名譽之顯晦科第之得失固不敢營心焉足下天資純粹人罕能及更能祛其外馳之見而沉潛於義理之中必有大過人者其以予言爲欺也不耶足下愛我之至踰於骨肉旣出肺腑以相導弟敢

闕然久不報乎臨楮悚惶不能悉意取略陳固陋願垂察之且時用誨予之不逮

自古天人無兩立從來理慾總兮鬪薰蕕多少功名各盡在先生剖判間

學山陳

城軒拜贈

與門人書

賢契醇謹樸實是渠素性顧自離講席以來未識學刀更精進否愚思古人用功惟以修身爲先一切身外之物宜置之而圖賞契務日懋勉夙夜之間檢點不容稍疎略得閒暇卽宜與古人相晤對萬不可以世務擾擾致拋荒其切要功夫屬望殷殷所深體之

訓家庸言

聖經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由是言之修身之效見於齊家治國之道本於齊家齊家之重由來久矣但所謂齊家者非刑驅勢迫使一家皆畏服恐懼之謂必恩以相維禮以相接父子兄弟夫婦長幼雍雍穆穆協力同心無一人敢有異志

乃可謂齊家

聖經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謂家人之宜厚者而薄待之尙能厚待國人厚待天下之人者斷斷乎未有極言家之不可以不厚也故古人之齊家者待其家人厚之至而無以加也父詔其子兄詔其弟使乙爲聖爲賢誘掖之獎勵之固見其厚之至也卽督責之嚴御之亦見其厚之至也故父兄之教不得不嚴子弟之率不得不謹若錯認其厚意而以爲薄待我則子弟之罪可勝言哉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夫堯舜古之大聖人而其道不外子於父母弟於兄長故人處父母兄弟之間能善全而無憾則其人已不愧於聖人並不分今古且並不分讀書讀書而爲孝爲悌芳名垂於史策者固多不讀書而爲孝爲悌後人傳頌不衰且血食千秋者亦不少吾願一家之人無論秀者樸者皆勉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事親從兄之宜行而弗去卽爲智之實行事親從兄之事而有其節文卽爲禮之實行事親從兄之事而心安意肯渾是

一團和氣卽爲樂之實夫仁義禮智之道至精至大而其實不外事親從兄之間則

實行事親從兄之事而有其節文卽爲禮之實行事親從兄之事而心安意肯渾是

一團和氣卽爲樂之實夫仁義禮智之道至精至大而其實不外事親從兄之間則親可以不事之乎兄可以不從之乎勉之哉勉之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今人幸遇賢父兄而得日聞其教訓使之做一好人此真天之福我也如幸遇賢父兄而厭聞其教自以爲是而反謂父兄之言不必有益於我或嚴責之卽怒氣大發唐突於父兄之前此真不中不才而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有一種子弟致爲父者不得直行其教不得已曲爲容忍乃得調服其性情方使父子和睦此爲父者亦覺甚苦爲子者雖無惡迹亦爲不孝致爲兄者不得直行其教不得已曲爲容忍乃得調服其性情方使兄弟和睦此爲兄者亦覺甚苦爲弟者雖無惡迹亦爲不弟故諺所云若要好大做小者此實爲不好子弟言之也吾願爲子弟者勉之

葆性說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

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洒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修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勿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寇幸此秉彝極天罔墜爰集舊聞庶覺來裔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請序六旬母壽書

生思壽之以文非古道本爲俗例顧由來已舊爲人子者不忍忘父母志事因求文於有德者以示子若孫雖俗例亦於古無乖生之母係今年九月十三日爲六秩悅且戚友謂生曰是不可不壽之以文生深然之因請文於先生爲略陳其概願先生節取爲生言之母系出錦溪蔣氏旣笄歸我先君子眉軒公敬戒無違事我皇祖父母盤匝滄瀛罔有勿謹家之耆舊恒道及之云逮母年三十有二歲先君子甫游庠

母盤匪滯隨罔有勿謹家之者舊恒道及之云逮母年二十有二歲先君子甫游庠

輒逝世時生年方九歲有弟三歲女弟則六歲撫之常泣下可謂悲矣然皇祖考在堂母迺恐致傷老人意節哀順變體之尤周爾時仰事俯畜勞瘁蓋不可悉言夫治家之道無過勤之與儉訓後嗣以義母之勤也中夜燈火紡績無虛時母之儉也食取充腹衣服器具惟質惟潔母之詔我後人也必誠必敬諄諄乎恐染時趣常呼生輩而教之曰爾父既亡吾撫爾以長成爾宜順承吾志耕讀率職毋縱毋怠爾爲兄宜念鞠于哀爾爲弟宜克恭厥兄毋聽內言毋因財以致乖雍雍睦睦庶爾家道有成且人之所以增重者品耳爾等宜律身謹嚴仁義是率爾苟如此爾父雖死亦當瞑目地下吾亦願之而寧生承是訓且泣且懼恐以不肖之姿致背誕而多負生之所以安愚守拙惴惴然若不勝衣者蓋以此而生之弟亦頗謹恪能順母志時以義理發之則穆乎心卽有所曾是則生之所堪私幸而要皆吾母之教有其漸也至於貧苦親隣問飢恤寒固吾母之餘矣生敬述之願先生垂鑒之而爲一言非敢云表揚之也亦所不忘吾母之勞瘁勤儉重以先生之言庶使生兄弟二人常有以念義

訓而不敢忽且可留以示我后人也云爾若夫華藻宏麗朱書大字求名於權貴有力之子以爲光榮此誠俗例之尤者生以爲陋矣烏乎敢

陳永富翁家傳

昔余與紹偉同遊錦溪間聞乃翁性端亮兀篤倫理慷慨好施里黨被德者蓋無置余心竊躡之以爲有古學士風比余溯九曲上游訪丹山赤水諸勝復與紹偉執經丹霞洞中迺得登翁之堂睹翁之撫範始悉翁少孤事母王氏數十年承順靡違昆季間雍雍肅肅有無無所分其生平善倚頓計而性嗜讀書訓其子必延名師洵卓乎不同流俗者哉嘗身董其事爲橋梁貸家貲不少吝必置出以防傾圮遇姻隣貧乏間或收養之不計年亦無德色以故荷旣曠者甚衆至若臨是非可否輒義形於色不欲稍隱時或以是忤人然類直者所爲後亦必深諒之翁平日所爲大抵視此余蓋質諸所見乃嘆疇昔所聞誠不誣也夫吾儒立身必學古人至情至性之地不容稍虧故盡職家庭孝友在所篤行其得志則以得諸心者措諸世福及蒼生而所

施者遠其不得志則修身獨善亦使宗族交游咸薰其德若其負慚天常素無遠志

施者遠其不得志則修身獨善亦使宗族交游咸薰其德若其負慚天常素無遠志而佔倂儉侏惟事刻覈老悖不顧一毫利及於人此其姓氏余誠有所不忍聞今翁爲此不爲彼樸誠自矢而動與古合然則翁豈猶人者哉翁姓陳諱良庚永富其字年七十 舉丈夫子三長紹圭次紹 次卽余友紹偉也卒之年紹偉特詣余所屬余一言余不獲辭亟述所聞見以示翁後嗣且以勉後嗣之善翁志云

俞士元先生七旬壽序

余與俞君奎章襟丈也常以事會舅氏家見其視履詳然諾謹言質而行齷每心折之訪諸舅氏則以爲得諸庭訓者素也余始知乃翁持身有法閑家有則恒以修阻故不能一登其堂睹其撫範以爲憾云比余會課文宗上郡城翁亦挾計然策至相遇市舍中迺得親光儀聆緒論狀貌雄傑胸次浩然諄以臨財廉取與義言動謹爲制行大防性嗜酒值興至則又酣嬉淋漓而不厭余以所聞核諸所見蓋不啻合符也顧匆匆相叅忽復旋里違手範者已十餘年於茲矣邇有自剡西來者問之則曰

翁精神鑠鑠視事如故而不權子母利離城市者已數年余又不禁心躡之夫人之嗜利猶吾儒之嗜理理無窮利亦無窮余嘗見夫當世倚頓者流佔倂儉俸操其贏餘糴賤販貴幸而家貲豐裕百倍疇曩猶復持籌握算浪跡江湖出入闔闈戀戀湫隘囂塵中縱頭童齒豁神蘖形茹而爭及錐刀不知自惜者可勝悼哉而翁獨毅然知止養厥天年放意山水間身不與約劑之事使翁出其心計慮不難與壯夫同而翁豈不爲此者知足故也古人云知足不辱余不於翁見之耶乙丑春奎章以翁七旬十月某日爲懸弧吉且多敵以上下諸戚友將受賀進一觴特預詣告余屬余序之余誼不獲辭且喜章能率庭訓紹箕裘因述所聞所見以侑翁南山之樽

規友

大儒之學雖屬無窮而下手時所最要者莫非養氣靜心循序漸進八字而已蓋養氣和平日無跪跪不寧之患靜心知預時有察識明理之思循序無銳進速退之弊漸進有日新月盛之功試觀學長兄恒有鬱結而不伸者大抵凜不成人之戒慮無

漸進有日新月盛之功試觀學長口兄恒有鬱結而不伸者大概凜不成人之戒慮無
濟世之事因有虛生斯世之憂是誠有得於正本清源之詣而總之欲速成之志迫
而致於心不甯意多躁七情不得其平卽有誤於謹身之學保無有身體之毀傷乎
以是見思之不若量力而行循分而安隨時做去但不誣理則志寧神恬久而心廣
體胖應未有德潤身而學不成者也此以下愚度上智之心又當恕弟狂妄

奇異記

陳濟靈

瓊溪董氏其始祖宋郡馬禎相傳自三石董家村遷居焉其後裔有聲教者字坤方
業儒家素饒道光丙午孟夏宅後有樹株重百鈞忽然飛置庭中又一日聲教洗濯
之巾忽不見倏又擲置書冊旁拾視之上有巨印一顆其色赤大駭之種種怪異訖
無虛日乃禱於庭且則書曰余卽郡馬陰靈也自後遂附於聲教身累作奇行怪語
惟書法尤爲可異無論深夜暗室但具筆硯無事然燭卽整整成行且多以字書作
古器狀其草書如藤蘿不可識認而筆氣鼓蕩可愛亦間作行楷四方求書者踵相
接一日三石陳錦聞其奇往訪之聲教叙禮畢卽作郡馬語并道與本堂新城子諸

公當日修好事錄曰然公肯過寒舍爲某一揮翰乎應曰諾遂訂期六月之望屆期
聲教借其友張雨田至錦問郡馬所來則曰尙少有待未幾聲教忽抽身起曰郡馬
公至矣錦出視之漫無蹤跡惟聞清香一陣問所膳惟果餌茗香他弗需也及黃昏
後錦寓廡下研墨忽爾鏗然一聲燭之則皎皎一錢既而自空中下墜者五六次已
乃爲其揮墨具紙墨於中庭惟聲教一人人不知其作何舉動雖盈几大字無須外
人左右亦不許人窺探頃刻立就十餘幅正草不一鉅細不等其中一幅題喜還堂
三字錦曰此先樞密院公所築之堂也惟載之豕乘雖宗族內無幾人知之者而竟
表而出之乎夜將半又設酒欸之詰旦而往至八月而寂焉無聞矣

陳氏栗主入新祠祭文

代陳鶴亭作

趙霈濤

昔五季之喪亂兮我皇祖名曰棠杳不知其字與號兮繫譜牒之未詳值吳越之立
國兮爰出使乎錢塘世溷濁而不克歸兮乃留之以尉奉化望長安而不見兮吾將
終老乎耕稼羞左瞻而右顧兮入剡源之茅渚愛山水之清曠兮與樵牧乎爾汝朝

終老乎耕稼荒左瞻而右顧兮入剡源之茅渚愛山水之清曠兮與樵牧乎爾汝朝

摹右軍之妙墨兮夕尋遺塵之故處而四明而背天台兮何其逍遙乎容與也宋興
而遷三石兮豈有人之招隱因子孫衆多而謀卜築兮去祖墓七里而近越六世而
有文昭兮特起家乎進士累官戶部之尚書兮欲爲胸那之獬豸彼蔡京之欺罔兮
已終朝其二櫛何老奸之再相兮忽士民其失望進一疏以力阻兮論蠹國之萬狀
老奸見而大怒兮終怨恨其相銜貶越州其猶輕兮遂高隱而之蜜巖弟顛起而再
詆兮復謫之於酒稅雖白生而不笑兮亦萬死而不涕彼固知衆猶之爲患兮一薰
我何其奈也此將欲如草之指佞兮適見遍地皆蕭艾也七世居於蹕駐兮曾爲殿
中之監忠懿其我顧兮妙境有似乎仙梵慨名氏之莫傳兮想遺徽而遠汎八世而
有仲公兮國子仰其祭酒僞學紛紛其論起兮衆人莫肯爲援手章七上而爭辨兮
亮君心之可格孰知轉圜其甚難兮反終遭乎罪斥忽然起爲吏部兮敗北盟於佞
肯欲興師以討罪兮復中原之宇宙公謂武臣既乏韓岳兮文臣又無范富孰是殺
敵以致宋兮孰是折衝以禦侮雖左遷而乞仕兮其心亦焉能忽與此終古迨耐庵

之象賢兮時代已越夫九世論濟王之冤死兮觸深遠之奸計奉祠忽忽八年兮權
姦不擊而自斃除福州之制使兮問夾攻蔡州其何如曰廟堂憂人材之不振兮司
空嗟資用之未舒恐輕舉而妄動兮此後又煩夫聖慮遊二千里而將倦兮清風兩
袖其搖曳喜還題於三閭之堂兮親見後人之有替或謂如三尙書之達官兮延祐
諸志之失記諸先哲之擢第分寶慶進士題名之未備胡不讀代弟謝解之一啟兮
冠南宮於丁丑明明指叔父之科甲兮何以亦非志乘之所有嗟華屋之零落兮嘆
文獻之無徵要不過旋拜而旋罷兮致載籍之莫登况宋元六志之簡略兮十僅舉
其一二觀通鑑續編之臚列兮其敢謂後人之作僞本堂兀然其繼起兮方六歲而
能文出語往往驚其座人兮已童子之能軍彼文靖公之諸孫兮本通家之雁行卽
講席於書塾兮立講義於書堂古來大器本晚成兮雖遲暮其亦堪傳泥金之報喜
兮年已四十而有三監饒州之商稅兮何長才之屈抑旋任山長於鷺洲兮不失吾
儒之本色復監酒庫與茶局兮幾等詩書於牙儉入承明而官著作兮時將轉否而

爲秦當似道之買公田兮極口詆其無賴欺君而瘠民兮謂宜斥逐之於外出知嘉
興與嵒縣兮課繭絲保障而並最朝發輒於鄱陽兮夕稅駕於洞庭西覽秀州之古
迹兮東觀天姥之奇形十年游歷其易逝兮入臨安而簽判轉通判而擢學博兮時
朝綱其已亂奈奸賊之喪母兮詔用天子之鹵簿率諸生以上疏兮從古無此其跋
扈奸賊還朝而欲遠竄兮度宗持之以不可況國事之日非兮誰爲江心之把舵除
秘監而不就兮遂怡然其引退若親見百官之署降表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還家未
及一載兮元兵忽焉其過境衣食爲其所擄兮復及之於器皿雖逃避於千巖萬壑
之中兮報無日而不警朝既踐麋鹿之迹兮夕又見虎豹之影妻子忽然其忽散兮
宗族若離而若併顧家室如縣磐兮閱五年而後靖若夫戴氏之失所天兮矢志願
如堅石遺腹撫育衡之兮堂揚嘉名曰貞柏製墓志以爲銘兮厥子國秀能光乎先
澤當咸淳之季年兮亦揚眉而吐氣父子兄弟聚居都會兮賀客紛紛其如沸爲貧
而筮仕兮得新城之一第未幾辭官而歸養兮不如吾心之良貴况乃兄之能詩兮

又梅花之善畫想氣骨之彌勁兮寫十景以高挂有元既混一分三人甘爲宋室之
遺民唱和其無虛日兮合戚族而會率真每託物以起興兮時時感慨乎故國拾榛
蕪以爲衣兮采藜藿以爲食舉余步以徜徉兮策余杖而遊陟坐小窗之交翠兮堂
清高而晏息與令妻相唱酬兮與諸子相書寫有愛女亦解吟詠兮極一門之風雅
書法沈著而端勁兮行勻整而不苟且著述有題跋兮輒信筆而揮灑其時如深寧
之在郡城兮應之之住剡中文潔之寓澤山兮身之之籍海東松鄉羨叔實之翹秀
兮廣平立通叟之師表榆林聞帥初之清苦兮沙隄嗟伯撫之靜悄晦溪有君範之
沈淪兮同村有泰宇之隱約或爲坐主之薦舉兮或爲寓公之結納或申之以婚姻
兮或重之以然諾夫固各有吟哦兮要皆以詩歌爲贈答四子恪守乎家風兮博微
官於教授入歲之無多兮矧祿糈之不厚子經積學而出遊兮復寄寓於長洲入明
而仕宦兮太祖特授以編修緬祖澤之淵深兮非後嗣所能俄測農服先世之畎畝
兮十食先民之舊德凌夷以至後來兮漸失高曾之矩矱明經文學不絕其如綫兮

豈今人之不古若昔何盛而今何衰兮將勃發之有時奈何自前明至國朝兮已五

豈今人之不古若昔何盛而今何衰兮將勃發之有時奈何自前明至國朝兮已五
百年於斯憶我宗之藝文實先靈爲呵護傳平山之文集兮解論語而有註曰教子
猶吾職兮撰歷代之紀統詩文九十六卷之浩博兮入四庫而珍重慨六百年無人
刊刻兮一旦公之與天下共彼竅蚓與蒿里兮目綺合兮藻思獨棗蕁之屬和兮乃
窮幽而抉奇既味道之有篇兮亦雪軒之有集性理其含英而咀華兮詩筆從祖父
伯叔而深入前溫公之通鑑兮後朱子之綱目目盤古至高辛兮或闕略而不錄續
編二十四卷兮宋鑑仍依其篇幅敷筆記爲二百兮又就宋史以辨駁創前編以舉
要兮策治平而三復史學固有淵源兮何莫非經濟之滿腹數典而將忘兮未見其
父書之能讀也憶夫當年之散處兮一鄞之遷寶懂有刑部之伯求兮稱神童以無
雙或支分於泉井如或派別於中溪或瓜綿於白阮兮或椒衍於城西或斗門茗馨
之羣居兮或鷓鴣桐照之幽棲或新昌之猶堪訪問兮或寧海之莫可參稽源流遠
而譜系亡兮行第乃錯亂而不齊本族分上下宅兮下宅又判兩房雖各有寢廟兮

子孫雜居夫夾廂甚囂且塵上兮神靈實覺其不妥新廟早有成議兮竟以因循而未果爰經始於庚寅兮至今冬而粗具輒吉日與良辰兮願先靈之依附乘雲車以馳騁兮來羗吾道夫先路雜雞黍以爲羞兮磔羊豕以爲牲陳醴漿以爲酒兮采蘋藻以爲羹神洋洋其在左兮椒其兮馨饑其香神洋洋其在右兮荔之丹兮蕉之黃神洋洋其在上兮顧烝嘗兮百世昌

長男文衡校字

剡源鄉志卷十八

藝文中二 內編詩

奉化趙霈濤 醉仙甫纂

資福寺銅鐘銘

宋曹說

陽五經一陰緯聚衆志成偉器寶惟金積乃備水土和火房沸鯨鏗以木五行會端而牖虛而不匱在乾五天行健惟一擊聖賢萃二擊鬼獄罷對三擊萬物育天地位示有節於域中廓無明於界外成就不思議無量佛事豈直清韻度山翠

鄞徐時棟案曰資福寺鐘銘記首云翠山寶積移忠資福禪寺以戊寅夏五朔旦修治洪鐘菩薩戒弟子曹說為之銘阮文達跋之以戊寅為宋嘉定十一年按曹宋元閒人又銘後書沿海制置司兼知慶元府趙孟傳原注兩浙金石志傳誤守鄉郡在宋元之交是戊寅實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耳曹說者泰字居士也始吾但知其達於經學今吾反覆銘辭與其題識而後知其為宋季之義士也有三徵焉金石文字

多題紀元此獨曰戊寅夏五猶淵明志也一徵也孟傳在宋季官沿海制置使知慶元至元十三年奉表迎降以沿海宣撫使仍兼知慶元府至元十五年始解官入覲此刻正其受興朝新命之後署銜不稱宣撫而曰制置蓋孟傳赫然尸位茲土聞資福有事爐脯下教令寺僧鐫已名以附不朽而曹君方主其事乃詭出於草野不識朝制者之所爲特題其宋時故官以媿之孟傳雖聞知而鍛鑄已成勿可改也已此亦一字之貶嚴於鈇鉞者也又一徵也至其銘辭則更甚焉詞曰陽五經一陰緯其指斥新朝者已顯又曰一擊聖賢萃二擊鬼獄罷對三擊萬物育天地位又曰示有節於域中廓無明於界外又曰成就不思議無量佛事豈直清韻度山翠蓋猶思揮魯陽落日之戈吹海上死灰之燄而故以其忠憤抑鬱者遁之爲離奇光怪之辭以欺人者也此又一徵也夫曰戊寅則是宋雖亡而不知有元也曰罷對曰成就則是元雖興而宋猶可復也曰沿海制置司趙孟傳則是漢官威儀依然無恙豈惟他日之宋猶可復而今日之宋固未嘗亡也其亦可謂崛

強之頑民者也吾鄉宋季義士全歸研闡表略備以未見此刻不及曹君余始讀

官威儀依然無恙豈惟他日之宋猶可復而今日之宋固未嘗亡也其亦可謂崛

强之頑民者也吾鄉宋季義士全鱗琦闡表略備以未見此刻不及曹君余始讀

其詞而哀之為大發其沈埋幽隱之碧血於六百年後居士可以無憾矣文達謂

銘辭極詭譎固未知其意者也寺在鄆西南七十里舊號翠巖境明院宋大中祥

符開賜名寶積嘉泰朝參政張孝伯請為功德院賜移忠資福額原注兩浙金石志據甯波近志

敘此寺名額甚舛略故以寶慶延祐二志正之題名曰長百僧菜匠手外於士女獨題朝散大夫張儵恭

人史氏將仕郎張幼倩安人鄭氏張氏周氏皆參政子孫也亦往宋之遺紳也是

時此寺尚為其家有也固先朝之賜物也原注銘後題名長官二人一趙孟傳一縣判羅季莊按知縣宋時稱令而元則

有達魯花亦有縣尹無所謂判縣也達魯花亦以蒙古色目人為之季莊必尹鄆者此曰判縣蓋題縣令則不敢題縣尹則不可變文書判與題制置司同一詭譎

也安人鄭氏蓋幼倩之室後題安人張氏重十一娘蓋參政女孫嫁士族者安人周氏淨堅當為張氏姻亞皆以施捨財帛得與名耶居士子習之

昌國人寓居甬上痛父死事終身不娶袁文清延祐四明志附其曾祖粹中傳後

又清容集師友淵源錄中亦及其人而並不言其大節余既因鐘銘記而表之後

讀剡源集見有寄曹居士詩又有同曹泰字賦杜鵑花詩云一樣春風好毛羽回

頭曾管蜀山川顯故國故君之感度曹詩亦必有寄託而惜乎不得與此銘共傳也

案攻媿集朝請大夫曹君墓志銘肅定海人子二人長孝忠次孝先晚卜築奉川一區雅潔考泰字是孝先之次子肅至泰字已歷三世顯係奉化人徐舍人謂寓居甬上則有之謂為昌國人殆考之未審耳且宋之定海即今之鎮海其謂昌國亦誤

過清修嶺

張良臣

膽失巖上人胆○衡案刻川詩鈔作心怖巖下人履道自坦坦何在不問津人生貴得意毋容

矯吾真淵明兀餘年漉酒乃一巾

南渡曉行

七點五點星斗落一聲兩聲鐘磬清路入小橋和夢過野花深處草蟲鳴

西湖

沾沾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

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

芳草

芳草復芳草有人孤倚樓明月復明月何處照離舟相見渺無期此恨誰相知日暮
天寒吹屬玉蠻江荳蔻重重綠

周侯德政謠

○衡案此詩據荆川詩鈔補編補入並附江良園說於後

曹粹中

侯育我分明淳民感侯兮慈仁築河硯兮水粼粼開池井兮水法法我農耕兮河之
澹我農耘兮泉之瀆土田膏兮稻如雲歲功成兮德澤均以食以餐兮子孫誥誥歌
侯之勳兮頌侯之勤頌侯之勤兮歌侯之勤

良園詩話保存古籍事屬至難若先生詩說自宋至清世歷三朝完書尙無恙
謝山先生至今僅百餘年而其書存亡遽不可知未始非吾人嗜古之力之薄
也周侯德政謠一首賴戴杰附入廟記載之邑志不至就湮蛟川先正文存卽
以是謠冠首鄉賢遺墨罕而見珍豈不亮哉先生仲子忠字困明少嘗題寧都

金精山曰手擎白日浴滄海氣使列嶽如羣兒先生見之戒以力除此等氣象務為實學則先生之工詩與不肯溺志於詩均可見矣惜乎留遺之者之僅此也

光霽樓伏枕

○衡案此下五詩據剡川詩鈔補編補入並附江良園說於後

竺汝舟

青燈同月霽玉枕會羲皇未了英雄債習知新夜涼玩荷香共遠愛菊意偏長侃侃陶元亮清脩領異方

同劉通判觀菊小酌

籬菊輝輝故弄花看看亭上意偏賒英殘我已同元亮帽落何須笑孟嘉濁酒鄉關娛淑景晴光村落起紅霞齋居省事宜行樂可令閒愁送歲華

答嗣王殿下

忘機枕敲悅神仙澹蕩春光忽幾年美酒曾斟亭下竹翩蓑常弄水中天

宿江口李侍郎家

不將桃李惹春風盡把閒愁寫酒中山色水光天外景浩歌江上望神龍

不將桃李惹春風，盡把閑愁寫酒中山。色水光天外景，浩歌江上望神龍。

登會稽山

案題疑有落字

數聲了卻秋來意，切我天涯歸去心。啼到月殘人覺後，越王臺下不勝琴。

良園詩話先生詩存者無多而字句又殘缺已甚未便盡錄然有完句不忍割棄者如別嗣王殿下云帆孤剡水雲低處腸斷衡陽雁語邊九日同太白禪師登雪竇云黃菊久宜今日醉素冠曾卻北來風皆可愛附錄於此

挽樊邦道

竺大年

力肩斯道老儒冠，不畏荆蕪行路難。修已功夫閒裏做，顯仁事業靜中看。落花春晚黃街冷，明月秋深剡水寒。嘆息斯人今已去，江河孰與障狂瀾。

答謝諸貴公輓章

單欽

二親無處可追尋，恨殺泉臺若許深。只望片雲弔形影，不知雙淚溼衣襟。僭稱人子應名職，爭及慈烏哺報心。畢生心事半同君，故國淒涼那忍聞。文武衣冠多異製，

王侯第宅盡離分運移諸葛身殲日心愧汾陽克復黜野草彌天傷碧色肯將老朽任斯文

題勝因院

此詩本堂集失載從延祐四明志錄出

陳著

轉路便幽深曾來不用尋寺依仙石脚僧識老巖心是處鬼無墓此山松自林滔滔未涯事分付一蟬吟

和單君範古意六首之二

歲事有豐歉官稅無減除誰知山中田沙土多蒿蕞秋來倘有成猶恐纔半租或其水旱至不足償糧鉅嘆息豕百畝無復三代初妻兒忽相問明朝飲何如 右農
學圃盍如何先說畦菜法栽種及大陰灌溉須雨歇更欲樹花果古方難泯滅不見郭橐駝織悉傳之列於以供釜烹於以佐杯勺頗疑魯夫子卻鄙樊遲拙 右圃
九日次韻戴帥初九日無慘以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韻袖詩示予因得七首
畏景日以長正氣日以短過者何憧憧寂寂笑衰懶浮雲有聚散明月有虛滿人事

有如斯冷緒聊自纂 爾來三五年處處罹過兵誰能晏龍山無復遊彭城今茲九
日至正爾百感生仰天破帽落失笑還自驚 年年好時節雪月花與風誰知百年
內憂樂元不同方其少壯日日醉夢中中年旋衰颯有景誰復窮 吾髮白且老
面目又塵土流落如秋娘無復畫眉嫵徒懷萬里心夜夢良勞苦欲言向誰鷄鳴
正風雨 履險須頓足逢蹕須戒吻況今爲何時正恐無地隱柴門倘可閉卽與桃
源近豈無耆舊在努力各自謹 世多多才翁誰識識字農可人忽來思勞苦意稠
重時危幸未死尊酒得相從一醉不須辭毋待漏盡鐘 平生朋友樂魚泳雁飛翔
如今不復昔往往深退藏安得無言心相照松柏霜飲此九日酒味哉剝果陽

次韻弟觀用王介甫桃源行韻寫感爲西湖行

錢塘江頭駐龍馬西湖風光甲天下西湖西邊屋萬間中有沈沈醉花者鶯鶯燕燕
日日春萍蠶豆粥蠟代薪黑殺吹颿忽過江憂貽君父辱在臣烽火連天天已近浪
將督師答天問畏縮不前江神曠坐受排牆侶西晉我行六橋扇塵仰面發慟風

岸巾誤國至此臍莫噬安得包胥哭向秦

再次前韻

大地山河屬司馬雲闕蒼堊都洛下夕陽亭上已賣國無與東門長嘯者銅駝荆棒不成春華林轉眼爲樵薪連牆枯骨若有聲啾啾知是清談臣中原雖遠江東近典午偏安姑莫問苻堅百萬捲淝波猶有安石能強晉嗟今玉輦竟蒙塵將相受辱甘幘巾求如西晉已缺望萬世遺笑無人秦

前紀時行

孟春朔日雷聲發雷後兼旬雨不歇仲春之朔近春分一夜風雪四山白豐歉氣候看春頭乃今變異連兩月陰陽磅礴天地閒自有常程更閉洩今此胡爲顛倒行闔闢萬物失其節欲一出門泥濘深巡簷問天天默默老農忽從何處來謂見歲時記中說雞旦之雷雖非時猶曰其占多黍稷今朝有雪卻非宜米價當踊民食缺吉者未幾凶者繼所喜轉爲憂悒悒向來好事多不應纔說乖證不可活黯然相對尙何

言但願所應在雷不在雪

弟茝家醉中趁筆

前山屏開照簷綠後山如坐膝抱屋數畝山園半畝池松影參差庇梅竹九月九日
天氣清銀白金黃百種菊詩人好事酷喜客新酒翦濃烹野菽中有有識剪髮妻談
笑咄嗟具魚肉我醉不知日午晡但覺意氣橫山谷吁嗟乎爲何如時我輩得此一
日福宇宙自隘我自寬人生無厭我自足梅山生計在淒涼一醉何曾計饘粥浮丘
洪厓總妄傳最好只有三萬六千局

弟茝飲至醉醉歸蹶道中荆棘中

聖俞小飲亦百杯高义兩手無欹頽曼卿登樓終日飲端坐人謂神仙來二賢佳話
三百載磊磊幸有梅山在有人招遙無不如吞吸尊壘氣如海夜來一醉不爲淫歸
路胡爲不自禁蹴壓荆棘臥霜草接羅倒著衣披襟我來相問胡乃爾笑而答之言
纒纒禮豈爲我輩設哉君特未知其趣耳今日何日要如何宇宙偪仄蜂一窠進不

得以事業見退老溪曲山之阿當時仰天月如水恍惚采石江頭逢醉李或時展轉見鄰簷如席同舍郎家甕邊地以形骸觀若狂疏外形骸觀方見吾世人總被形役心我獨了了心存初淵明對菊敗籬下豈其嗜酒誰知者少陵非愛牛炙酒花鳥感時詩淚瀉一聽此語心神驚大夢忽覺暗忽明自今有酒但相覓從人看我兄弟醉中醒

後妃時歌

歲在乙酉孟春朔天氣凝滯雲不開一日二日三四日或雪或雨或夜雷山川失色萬物病寒氣折骨淖沒脛如大兵後洪水餘雞犬無聲煙火冷況昔三陽轉新元公私萬事五日寬上得杯酒壽父母下與妻孥賀團圓如今景物不可說官府何曾有時節符移捷出星火飛吏卒叫囂豺虎刻意謂東風換年頭眼前百痼庶有瘳天時人事乃如此何以解我憂世憂元日連陰至七日杜老感時詩紀實太平時節身難遇昌黎此語亦悽惻是時世事未如今二老已有難言心我今更有難言處聊記歲

月那忍吟

吾黨與佛會世人爲大經會不足怪可怪者在吾輩中耳因賦惜子瞻一篇

我惜蘇子瞻氣豪大地隘雄文萬斛泉盛名表昭代自負學見道欲漲歐陽派胡爲所以學先與本論背或者交浮屠聊爾奚足怪何至敢昌言前身五祖戒眉山世積善老泉亦英邁脈絡有自來胚胎乃融會顧誣正大傳謂感非類穢胡鬼是吾親父與母安在本來中無主恍惚求諸外一妄流到今狂瀾正澎湃人人說輪迴處處習夷唄有識或見譏動以蘇爲解愚者不必責可責在吾輩當時若遇吾夫子鳴鼓攻之此其最

綠萼梅歌趙敏求家有此梅九月著花敏求有詩景文轉以示因賦一章寫意君不見宣和艮岳綠萼梅百花魁中此爲魁絳霄燈火不終夕剪爲荆薪燬爲灰又不見駐蹕錢塘湖景此梅又花天寵幸江神不才馬飛渡踏碎祭地花無影兩地百五十年餘花與國都相有無誰知造物不盡意尙留人間一種癯山中佳人清似

水放開吟饜嚼花髓我未見花得見詩見詩便與花相似且聞九月花已芳奇觀到
眼詩爲忙臘前年後是正候忽爲秋花豈其常大庾嶺頭炎瘴地年年蚤開不爲異
四明相去數千里不應蚤花亦如此吁嗟地氣如車輪自南而北知幾春如今所見
到草木不獨飛鳥啼天津梅乎梅乎本清絕花如白玉枝如鐵矯矯胡爲心亦隨不
念從前傲風雪唐苑九月誇梨花鶴林九月豔杜鵑我欲梅根一酌酒謹勿與彼爭
取非時妍

早起誦邵堯夫先生詩

二十年前塵路忙如今都住寂寥梅花時節溪山好菜粥人家門戶香否往泰來
天外事蚤眠晏起枕中方案頭只有堯夫集參得透時滋味長

收芋偶成

數窠岷紫破窮搜珍重留爲老齒羞粒飯如拳饒地力糝羹得手擅風流家貧日盍
勤多種歲晚何當飽一收回首人閒劍炊米誰知煨燼有爐頭

生日悶中示諸兒

吾今七十有七歲多事多憂多病餘舉室忍貧饑莫字長兒留遠夢收書券通積滯
泥中獸戶計偷生釜裏魚回首當年有今日苟延如此爰何如

七月望郡庠賦秋聲詩且欲不犯題字及見所作良有發笑因賦二首示諸兒
天教少昊管金行發越清商妙莫名萬宇虛涼機自動千林搖落氣難平怒爲伍子
潮江吼細入歐公夜壁鳴最是幽窗多感處數聲唳月雁南征 氣應商聲慘又清
人閒難聽亦難名非神非鬼洞庭樂爲鶴爲風泚水兵老葉自吟高處調寒螿相趁
鬧中鳴西風機籟年年事分付與天心自平

暇日偶成

天賜衰年一屋清住深不接過門聲帶泥筍角燒易熟侍雨芥心批又生山與雲宜
時弄色鳥來春旺自呼名誰能計較方來事粥料何妨逐日營

用帥初韻謝其壽我之意

錦雲忽把老瞳遮壽語何為及我家怕說庚寅賦湘芷漫書甲子譜桃花長途交鷺
鼠為虎狐迹偷生蛇放養人世到今何足問桑榆況已日西斜

閒居有感

參差梅竹種花籬強對谿山傲百罹終日書聲清屋氣四時蔬食壽家規苦兒知學
何妨懶老婦安貧未覺衰無處可修牀下拜門前心事碧天涯

次韻單君範行李中諸詩

心如古井不生瀾無奈形骸寄兩間老境陽春亦風雪危時明月自江山琴書有舊
聊相與門戶雖貧未是閒兒女不知何世界歡傳花事已爛斑 宇宙中閒戰血腥
不才難應少微星窮頑得壽非三甲老拙無文況六了醉後時歌東里曲閒中堪伴
北山靈門前總是塵埃事惟有梅花照眼醒 紛紛萬變自洪荒人事都歸夢一場
龔勝餘生祇廉里淵明初意豈柴桑山林有味兒親圃風雨無眠客對牀衰老近來
諸事廢漁樵唱和是文章 殘生光景滿腔愁平地江河洶湧流可痛事多周正月

不言心有晉春秋俗饜無夢亦尋鹿人飽自歌誰放牛咄咄向天天莫問方來畢竟
幾時休 欲言心事鼻先酸最怕清流亦倒瀾塵路爭車甘下澤雪毛滿鏡自南冠
高懸古月看時變相與春風到歲寒案有陶詩須細和魚歸鮒不須彈

喜見單君範

世衰交道薄相好獨金蘭見面驚雙瘦知心話百難老饜葱本暖清坐杏花寒明日
休輕別流年水赴灘

送別單君範

寒山曾約醉梅香桃李花時願始償四海舊交知有幾三年一見去何忙春光自好
別情惡老語無多贈意長送別溪頭重回首東風吹不住垂楊

次韻單君範

駒隙光陰自去留眉頭底用著閒愁人生枕上皆槐國世事碁中幾弈秋爲子孫謀
惟蠹簡有風月處即菟裘醉多醒語不覺曉何處鐘聲出梵樓

次韻弟觀似單君範

聚忽如萍散忽雲今朝得見滿腔春詩書有味兵前友官府無名天上人相對兩窮
消白日不交一語到紅塵梅花紙帳寒初試儘可流連似病身

次韻弟觀喜雨

世事紛紛付渺茫且迎雨信看農忙鳩聲隔樹宿雲溼牛影落田新水涼處處叢祠
羣卜稼家家蓐食早炊糧及時種得苗青活便覺秋風飯粒香

次韻弟觀田蠶卽事

詩禮雖傳世農桑不離門梅天繅雪屋秧雨種雲邨衣帛知先老含飴擬弄孫願言
同井樂無怨亦無恩

西坑

丙子丁丑避難南山之西坑今春投北山
兩雪竇間其地名適與前同因紀以八句

西坑曾避難今又一西坑早有四年夢兩番多是驚天乎存老息地亦定前名何動
不關命怡然心氣平

解剡回家過陳公嶺

漫仕當閒遊歸程更自留嶺高雲送脚路險石垂頭家近聽鄉語山分認水流溪橋
聊少憩雙鷺去悠悠

山居避難

三十六風輪消磨萬古人軍興山勝市歲歉富齊貧破絮身饒垢乾糧舌費津吾生
不足問世事入長輝

還家得警報復回避所

北馬又經山傳聞頃刻間山將身坐斷家有夢飛還吞哭自憐甫忍飢誰念顏真成
傷箭鳥翼翼怕虛彎

余牀帳爲過兵去

一牀破帳護衰翁席捲俄隨掠騎東與婦同圍膚炭火呼兒排作肉屏風從來不起
羊羔想困倒何妨蝶夢通亂世流離多露宿蓋頭有屋未爲空

聞西兵復至又爲逃隱計

千郵奔走浪塵沙又報西兵沸鼓笳
厄會有誰知死所危途無處問生涯
孤燈閉戶一山雨遠夢當書三處家
最怕入深飢莫忍難逢流水出胡麻

代弟茵詠梅畫

斜斜瘦影兩三枝只許寒窗人自知
猶恨嫦娥收不盡卻歸羌管曲中吹
宜月
處子從來不世妝老蒼相對本相忘
猶嫌曾受秦封污冷笑無言只自香
依松

香在溪頭古晉林瀟瀟風雨慣曾禁
休尋白玉堂前夢自有此君知此心
依竹

天花包盡世間羞也到孤山老樹頭
寄語東風爲吹拂本來面目自風流
雪裏

獨占初春早卸芳肯隨桃李眩濃妝
如今不到壽陽額自做孤郵流水香
飛雪

碧實圓成重壓枝萬紅千紫竟何知
是雖不入甜人口留得青酸有用時
結實

天台徐德源許以穀應借

枯淡生涯寄神萊短供不給甌塵埃
吾徒例有絕糧事世俗何從索米來
邂逅指困

枯淡生涯寄艸萊短供不給甌塵埃吾徒例有絕糧事世俗何從索米來邂逅指因

如魯肅分明流飯自天台不將乞字書爲帖拙語聊干一笑開

弟觀喜董稼山至有詩因次韻

誤辱高軒訪子雲須知我自是元真石心已落千尋海霜鬢難留一髮春門外道途
新舊眼兵前朋友死生身如今聚首休輕別他日黃金枉鑄人

留稼山

山巖如拳未有筋溪魚子腹不生鱗明朝二味三杯酒此意良真莫語人

重陽坐邑中旅舍

禿鬢蕭蕭八十翁爲誰留滯客簷中有詩不賦滿城雨無酒可當吹帽風與菊相逢
還自笑看黃欲健莫知窮回頭戲馬臺何處萬里秋聲有過鴻

十月九日醉中

八十二年真過分兩三間屋漫偷安家人病退藥方熟兒子歸來酒量寬祇把詩書
供日用不知宇宙有風寒開門但放溪山入心本無他誰得干

深自婦氏歸侍

我生貧非窮有子環我膝深汝實居長何可去頃刻顧從百里外贅滯日復日事有不得已我心常壹鬱昨朝烏鵲喜夜得歸端的淪洵急迎路呼鐙走奴卒歸兒如猶子先跳門限出女澗臥東牀方困寒痰塞忽聞兄到家夙恙一笑失骨肉恩愛重此歸真藥石春風花氣香今夕是何夕酌汝一杯酒聽我言歷歷我老不任事幹蠱汝宜力汝母且多病佐饋婦之職三弟要讀書惟汝身勵率妹笄何以嫁汝亦當纖悉如此復如此汝坐能安席汝今雖有婦未歸未爲畢而況危亂世離別重悽惻一家得團圓茶苦甘于蜜歸來早歸來我年七十一

季秋既望吾族子姪以老人會於我家名曰燕老集此意亦可尙醉後寫其意颯颯西風來吹不開眉端團團空中月照不見肺肝菊花仍舊香過雁秋年年我懷人得知流光逝如川況此苟活身包羞天地閒不如先露晞安用空流連兒輩何爲者芋栗菘藿盤將以壽我酒歲晚松在山我謂非我意掉頭三長嘆遶膝不肖離且

者芋栗菘藿盤將以壽我酒歲晚松在山我謂非我意掉頭三長嘆遠膝不肖離且

笑且進言陶潛杜少陵逢時更多艱何嘗便忘軀得酒卽開顏父子恩愛重一刻難
輕拚世路雖偪仄天道又好還但是強健在心事終已寬是亦菽水具非如五鼎難
庶幾詩禮風聊以娛親安再拜固以請願領家庭歡勤勤苦費辭細聽理亦然強飲
竟成醉援筆如狂顛梗概麤以見不覺盈長箋呼兒爲我歌勿與醒者傳

贈弟觀之王傳心館數語送行

今日爲何日風雨春寒癡吾心方惻惻門外剝啄誰爲我欲見兄迎面三吁噓出語
復梗塞書擔行有期豈不懷室家將以療我飢平生手足誼奈何忽違離執手因語
言吾道其果非達則仕行志窮則爲人師去家二舍近非是天一涯行矣汝其勉第
問歸何時久而俛首答身如馬受羈去住不在我此況誰得知吾年七十四疾病常
乘衰汝年亦五十半髮成雪絲年事俱至此時光去如飛紫荊次第花鳴雁口相歸
觸目成感慨贈別難爲辭但聞主人賢安心免相思明朝溪亭酒爲我酌一卮

梅山弟家醉中

意行無定處適口無夙嗜門外自風埃山中有餘地事事皆順境物物皆真味梅山
今何人而我亦同數麋鹿所驚怪草木或不置一杯復一杯閨中笑聲沸古道固如
此乃有此同氣謂我且須留崦嵫紅未墜

四月十一日與婦小酌玉蓮花前有感

西湖西山坡水樂洞之側有池當軒綠有花當夏白風潤脈柔莖午芳擅正色方來
玉八瓣圓中珠一的真攜真率杯相看契清園主人自城居付與乘閒客回頭一十
年今日爲何日窗前小盆池又見此花發花於我何心我見花自惻老妻頗解事一
笑復太息胡爲不自知君已八十一洛陽白牡丹楊家紅芍藥魂夢且不到何獨口
懷昔口口垂頭荅風雨天昏黑

送曾孫灼出贅盧氏

男生必有室有室在嗣親家貧或出贅出贅難爲人汝今爲此行及此初花春鄰鄰
潮迎舟葉葉風吹巾鳳雲已在眼不覺生精神我方爲汝憂老語因重陳其修汝容

止其謹汝吻脣門庭勿忘舊市井勿隨新沈醉不如醒飫飽不如貧僥倖多非福歡
笑容易顰主敬爲根本力學解因循賢口口口翁昔我相面頰別來五十年忽忽隔
一塵誰知有今日汝得口口口口口翁壻洽義實師生均造次莫非教歲月如去輪
口口口口口何此爲終身留欲副清冰歸欲見老椿要須日凜口口口口口津

外孫黃相兒求詩

可人黃外孫來吾與汝言是爲慈溪嫡未離嵩綠門以身答世譜學問爲根本吾言
雖老拙銘心其永存

如心姪有詩因用韻

名演

越鳥不巢北流水東不西人心胡不常隨世爲昂低造物善戲人如兒笑復嗔行止
當自適何爲爾栖栖

寄賦黃東發湖山精舍

斷鷺冥極戲者誰岷山如龍萬里馳大江之陽起衡岳翠嶺散作千委蛇直趨四明

卓秀偉二百八十峯參差潮江合捧山駐腳伏脈分行東西支東或峨眉或鳳翼口
口萬頃琉璃陂二靈龜浮挾霞嶼大涵回顧藏嶮巖我昔經行一俯仰問百年前口
何其邇來世變那可道前輩風流歸春漸山川無言黯失色徒使旁觀重歎歎西來
諸峯江之外獨抱古青何巍巍遠踏渤澥瀾淚漫近枕慈水清漣漪平生聽人歷舖
說展齒欲到足猶糜况彼地靈所融結是爲之越老屈奇且聞勝處巧著屋包括光
景無餘遺幾年期我數語贅終恐摸索非真知忽焉自省筆舞但說此翁他何疑怪
石稜稜聳瘦骨秀色隱隱開疏眉寬曠能容萬壑赴峭特雄壓千秋卑雲雨蓄洩大
功用波濤變化皆文辭上而層陰入鳳凰下而瑞脈生蘭芝浮口藹藹自來去本相
不受時吐脂曉猿不驚鶴不怨幽花野草芳菲菲以所見見有如此又何以觀山水
爲君不見蘇子由詣京師自謂終南嵩華雖已見不若得見韓公琦又不見歐陽公
贈別時說道廬山高哉幾千仞卽此便是劉凝之我翁視此亦何愧愧我燕拙欠發
揮若曰湖山精舍自品題自有黃曹二賢之長詩

闕戴帥初食長菜

漂泊無家杜少陵
兵間奔走如蓬萍
碧澗香芹固可嗜
鱸鯉豈厭銀絲精
百謫九死蘇玉局
到處爲鄉心自足
有時珍嘗百糝羹
何嘗不食黃鷄粥
二子流落甚數奇
攻苦食淡分所宜
顧無所擇隨所有
亦曰吾師吾仲尼
菜瓜魚肉皆可食
鄉黨一篇炳星日
君胡不學聖與賢
乃外吾道從道釋
豈薄朱門粉署郎
窮搜滋味豐時壯
豈惡羶帽侏儒輩
搏攫羊豕飽腥肪
不則牀頭怕金盡
不則繼肉乖夙準
遂將所受母身束
縛枯腸強堅忍
况聞君家百指餘
正自不同藜藿廚
獨立標榜人所駭
此意未知果何如
君子之道在中耳
纔落一偏犯公議
有則庶羞不爲過
無則口口亦常事
朋友切磋欲無瑕
早從吾言勿姑差
庶幾上不見標於
仲尼之門下
可口口於杜蘇二子之家

醉中示姪溥

山茶風香酒微波
杏花日長人笑歌
兒孫歡擁白髮婆
煑菜解醉不厭多
人生樂事

恐蹉跎世事等是一夢柯孝義兩字不可磨當與兄弟相切磋我家兄弟三世過謹
勿令人說如何

癸未冬至後與妻對酌偶醉遂賦

買臣賣薪妻見棄高鳳嗜學遭妻詈我窮到骨累百指藜藿併日一髮氣妻自執爨
謀餘生諸兒忍寒結飢腸有時我癡笑問妻妻亦笑答貧其常聽之不覺一絕倒不
謂此道君亦曉滿天地間皆浮塵消磨不盡惟此道低頭拱手說與妻孟光舉案與
眉齊當時豈緣醉飽故深遠滋味出鹽齏而況今日爲何日我年今年已七十我妻
之年雖少我老心古道天與質偶然得醉平生歡醉中寫與諸兒看人閒不必問貧
富須信關雎爲造端

夜夢在舊京忽聞賣花聲有感至於慟哭覺而泪滿枕上因趁筆記之

賣花聲賣花聲識得萬紫千紅名與花結習夙有分宛轉說出花平生低發緩引晨
氣輒此斷彼續春風縈九街芳女芳睡醒爭先買新開門迎泥沙視錢不問價惟欲

氣輒此斷彼續春風縈九街芳女芳睡醒爭先買新開門迎泥沙視錢不問價惟欲

蕩意搖雙睛薄鬟高髻團插玉盆巧浸金盆盛人心世態本浮靡庶幾治象猶承
平賣花聲賣花聲如今風景那可評向時樓臺買花戶凄烟落日迷荆榛但見馬嘶
逐水草狐狸白鴛嗥荒城萬花厄運至此極縱有賣聲誰耳傾我生不辰苦懷舊如
病入痼酒宿醒况被春風暗撩撥傍無知我難號鳴忽焉夜枕發爲夢恍恍惚惚行
故京一唱再唱破垣隔聞聲不見花分明謂此何日尙有此傾面大慟泪縱橫久而
方覺更哽塞擁被危坐百感并我年今已七十一豈是年少閑關情天空地闊說不
盡山外杜鵑鳴殘更

六月五日大風雨水弟觀有詩道其事因和之

自古人間多水旱人事盡時功過半區區事空不事實三代以後人心亂吾鄉薄產
寄山溪崎嶇隨勢無尺齊受水通灌盍預備隄防以石堰築泥顧不此信信偶木鳩
舌喙誦淫比屋豈知性本依人行方信之中神所宿大雲遮日雷無聲兼旬望霓憂
羣生更兼五日天不雨原無黍稷田無杭田里倚龍爲人命百拜哀鳴聒龍聽忽焉

夜雨一霑濡咸謂臥龍今睡醒胡爲詰朝天晦冥颶母橫挾揚威靈撼山崩谷發廬
舍掀播兩間摧萬形初謂得雨龍之賜誰料此風隨後至或者風雨自有數龍亦無
知天做事不如反己自求天難獨靠龍圖萬全况持紙錢徼妄想正似銜石將海填
里無千戶十分甲詔鬼誅哀知幾而流俗酣溺死不怪我有苦言誰聽納

丙戌二月廿五日梅山弟爲孫試週遂賦

梅山種梅封且培梅山種善如種梅有善必報既有子有子且復生孫來蕭艾中間
芝挺出今朝纔爲兩三日呻嘔似欲指之無燁燁眼光如點漆中庭展席分排鋪童
冠環立覘所趨從容顧視前舉手干戈俎豆詩與書吾家昆弟存者幾六十見孫有
吾弟未聞他日成人事庶幾正脉存祖禰杯盤團圞家庭春豈是閑心競芳辰危時
閉門獨生意一醉有感天猶仁吾弟所喜吾亦喜亦欲含飴娛晚歲自知無德開後
人有不盡澤吾先世不觀呂范兩名家賢子若是何其多皆從世積心上出安知他
日吾非他

庚寅仲冬七日醉書梅山弟家

我來不爲一醉期忽焉一醉留者誰山川無言豈有意陰與造物昌吾詩吾詩不受世促迫亦不冒與人諧嬉鳶飛戾天魚躍淵動筆自有風月隨我欲寫時君莫問君欲問時我不知此時此意有此樂梅山口梅花開時爲我痛飲而讀之

醉書

庚寅仲冬之八日與諸兄弟諸子姪濁酒數杯菜一盆醉後相忘見眞實誰云人間天地窄但覺物外山林逸人生安能皆百年洪厓浮邱亦浪傳妻孥安穩鷄犬樂此外無復有神仙甚哉世人不知足苦積銖縷多買田子孫賢否誰能料近足此身難自保舉頭問天天不應聊向虛空一舒嘯得一聚首便爲福得一晌閒眞是寶但願如安樂窩中長打乖微醺著面春拍懷不願如荷鍤自隨死便埋以酒爲命忘形骸

送春醉吟

三月二十有一日絮雲弄日風力薄家人報我明日夏草草杯盤軟春腳世人心眼

最無常景物流禪爭頃刻南風一轉垂青陰回首芳塵是陳迹天公好事亦世情約
束花神呈未著放開醲醑紫心香安排芍藥無留發流鶯調笙舌尙存倦蝶依然舞
還拍杜鵑無知只催歸何物惡聲誰聽著不妨長筵達詰且餞舊迎新兩無忤傍觀
笑我八十翁翁亦自知身是客安問家無擔石儲時節猶自沈沈酌我聞此語三歎
息酒邊寄耳非莫逆杜老憂懷醒時多誰道醉狂放吟如李白

戴時可家賞木芙蓉花醉賦

西湖不是芳菲節木落山空景淒切賴有桂菊聊記時殿後拒霜花始發我攜樽酒
來問花花於此時擅奇絕先白後紅知物變有色無香自韻別寓軒主人古風流不
肯移種防慢夔兩根兩花相嫵媚自况鴻光自娛悅幸而桃李不同時彼紛紛者當
愧殺頗云此花最宜霜待有霜時酒還設良辰美景休拈撥白髮朱顏易交割我今
耄矣不足云勸君年年自此醉倒梅花雪

與前人對酌醉中

天寬地闊無拘嫌日往月來無留淹有興一日是一日賞心樂事古難兼我貧到底君不問居自與我相嬉恬安知朝夕不自給有酒須與我共酣窗前有菊相色向採掇爲我若中甜老妻在傍發一噉謂雖謔浪意自嚴想見古來聖賢酒無量千瓢百榼非傷廉回頭笑謂安得此但與劉伶阮嗣宗後佳話添

送洵之越

有美一人來自東與兒洵約西游同謂聞古越多勝跡庶可洗眼開心胸窈石亭空思禹迹飛翼樓高憶蠡功過司馬寓第如見涑水叟入稽山書院如見晦菴翁東山則想謝太傅之雅量上虞則感李參伯之孤忠讀范老堂記則懷憩堂於出守問祈國里曲則想持帽於方童偉哉聖賢所森布關乎名教無終窮彼柯亭之烟竹蘭亭之腹水剡溪之雪舟邪溪之樵風雖非本色口慕羨然亦餘興相迎逢盍陪笠笠風雨外固異萍梗江湖中八十一歲汝我懼二百里近我汝容目而送之豈漫往歸以復我將誰從滔滔世變猶古道修竹可竹兩人龍

送戴時可之董氏館

雪溪公子清於冰與人心事秋月明黃塵滿目分不入卻向嵩曲尋幽盟山之趾水之裔花柳之時風夜月避喧何必武陵源得閒便是羲皇世俗情詡詡有僞真道義之交無故新我今年已八十一君今亦是半百人日日聚首能幾日况我殘陽出入息聞君束書將有行萬里弱水在咫尺相望怨被浮雲妨有夢難託清風將豈是臨分語太苦此味昔我贊備嘗一杯一杯莫辭勸此酒中間膠漆醜記得希夷一語不優好之所勿久戀

送兒沆再之婺

父母生汝期望汝地闊天寬從著步霜葉飛紅橙橘黃一笠西風正宜路送汝出門不冒行低頭進前出苦語雙親雖安身已高菽水爲歡盍朝暮夏初奉命見兩山往還恨不身生羽如今又爲千里行直是戀慕難輕去有不忍聽手撫背至哉天理人倫處我豈欲汝寸步離事有乘機恐差誤晚年正欲汝有成此行倘與心相副皺皮

瘦骨便精神當爲汝喜非汝懼不妨安穩趁前程但及梅花時歸學萊舞

送沈赴台州學錄

山連霞水半沙十步九步神仙家草初芽樹欲花香風二百里春華人謂此行良可
樂我送出門還作惡初心謂何姑勿道爲貧去抱夫子腳天台如今人物林芹芳藻
潔紛佩衿物議無情憂責重盡人須要先盡心好爲人師古所戒况汝大欠鐙窗債
理義無窮白日速相長工夫方有在視身如玉宜好修守口如瓶勿起羞平平之外
無赫赫介介之中有休休勞其筋骨餓膚體乃汝法家并拂士恩愛極處言語切豈
得已哉汝行矣我年雖邁尙自強藜藿能延壽命長相望只有片雲隔不比遠去無
遊方時節飛書當萊舞兩字平安勝三釜三年電光一抹過但要學成身立來歸見
父母

送兒沈再之台學併似許梧山張在軒

學古入官非易事同寅協恭第一義昨汝行矣重吾憂今吾聞之爲汝喜有如此廣

文先生真所謂法家拂士寄聲忽到我用情應爲汝我欲謝之難爲語汝其聽之告以意古天台多士類文有風橋陣馬之奇氣有霜林老鶻之鷲鎮之以靜重行之以平易艱難見初心苦淡得真味人謂著腳危於淵我知進德此其地汝不見范文正公家書片幅戒子姪有事只與同官議又不見歐陽朋黨一論質鬼神同道相益乃君子

送兒深赴婺之月泉山長

來汝深吾語汝汝今此行五百里吾豈不欲汝在傍朝夕告教從容裏世莫難於續書脈孝莫大於養吾志男兒須爲大丈夫遠遊有方學者事汝行乎吾決矣名山大川如不識坎井中見能有幾嚴師良友如不親家庭閒語未必是若曰高車過萬里橋非所羨於司馬氏若曰榮鄉佩六相印亦何取於蘇季子區區物外先入心役役終身非切已星婺域月泉水古到今最多士要知三人必有師毋謂一日長乎爾賊人之子乃自賊毀人之善是自毀同寮當出肺肝話諸生當如手足視回顧弱植荷

人之子乃自賊毀人之善是自毀同察當出肺肝話諸生當如手足視回顧弱植荷
倚重雋永古訓滋味旨遇食不求飽飲酒不至醉閒事付浮雲本色爲實地詩書何
幸薄有祿齋鹽猶勝空糞字仕未可養汝奈何耄猶加餐我自慰要得友朋之譽可
聽聞卽是父母之前相諾唯三年日月一箭過不必吾懼但爲吾所喜

送兒沆赴昌國學錄

來汝沆吾語汝蓬萊鄉仙者寓汝行豈爲求仙故寶陀山佛者住汝今豈爲禮佛去
吾聞滄州好學舍兵後弦歌尙存魯巨鼇拄牢蒼壁島長鯨截斷紅塵路黃公高節
懷猶在茹侯英標儼如覩芷翁器業國有傳逸少詞章家有譜扶桑日出長精神滄
溟際天豁襟宇潮水生落見乘除風濤澎湃嘗歛阻耳目所接皆爲學身心所會當
約取且氣清明方見性人生涉歷終知趣規模要放面前闊議論要到心平處雪霜
之際有陽春波浪之中有砥柱畏友當如父師敬平交當以兄弟處我雖自餒耄何
及汝方年壯力須努亦欲長教在我傍深恐獨學爲汝誤不然何以資一出幸猶近
只寸半渡駕言曰仕實從游自昔成人出辛苦着汝意氣勉自強味哉言語謹勿負

東雲在望道路開西風吹送衣裳舞消受宮牆飯幾盂勝舉家庭祿三釜歲月箭過歸有期卻把本色初心娛父母

維揚曉發

樊紱

殘月猶懸夜開帆風若何鳴鷄催曉色舟子起吳歌一曲清江上三春別興多野鷗無意緒閒臥對滄波

春殘

單庚金

出門隨意踏蒼苔過眼時光一笑陪廿四番風清瀟地兩三點雨試輕雷纈空舞絮隨春去鈿水嬌荷闌夏開對景傷心兒女事愁腸無奈祇啣杯

題夫人石

造化斲出蒼雲骨娉婷如人更奇突千秋獨立日嶺頭黛眉空翠含嬌羞訪諸故老不可識或是當年望夫石當年望夫夫未歸山頭化石空相憶

武夷山

衡案此下三詩據刻川詩鈔補編補入

陳觀

郵亭立溪端上有石鼓字回顧溪水中石鼓安所置移舟泝清流前山鬱蒼翠一曲
遽停橈尋真步幽邃洞天閭闔開殿閣儼神位秦漢紀茲山武夷君所治幔亭晏會
孫遐蹤久已祕巍巍大王峯玉女傍立侍獅子西東來昂藏不敢肆我本羽衣人憩
跡昇真地珍重學仙翁命舟行厨備溪山偕侶游討論每延遲二曲頓清奇彼美宛
臨水三曲多仙巖峭峙罕匹類倚空架舟函不腐亦不墜小泊三杯石坐玩逸清思
石上飲三杯昔賢同一致四曲入雲中繁花方嫵媚春光耀亭臺靈草漸萌瑞崖陰
刻字新往往書故事五曲達平林藹然千古意精舍瞻遺容豐碑誦遺記杏壇相因
依高堂揭仁智卻令閩越中居然作洙泗雄哉大隱屏仙掌列其次六曲轉盼間仰
高發長嘯七曲著漁家碧津富投餌八曲寂爾過樓巖無鼓吹窮幽造靈峯元都矧
可暨臨池數本桃道士昔手植感慨卻回舟烹鮮侑揚鱠九曲烟霞深彤庭敞宏庇
卽此非桃源復何工擬議仙客偶談玄主人已心醉歡言一宿留醺酣飽熟睡晨興
復招邀具我鷄黍飼臨行意有餘醇醪饋盈器順流睇層巖天游冀願遂捫蘿履崎

嶽登陟良不易絕頂隱君居崇臺境殊異憑虛俯危欄重巒俱下視參差森欲動恍
惚眩眸背靈飆空中來竹松舞仙幘杖藜還高岡夷猶不忍棄何當濯塵纓永茲瓢
笠寄歸休賦長篇聊爲斯游識

題甄氏訪山亭二首

水流花落石生雲日靜風喧草欲薰老去風流猶未減一邱一壑尙懃懃
雨後西山翡翠堆結亭直欲近巖隈從今記取溪頭路一日須來一百回

天壺道院

山徑崎嶇紫翠連白雲深處是壺天客來無物供吟笑旋摘新茶煮石泉

挽樊邦道

竺大年

力肩斯道老儒冠不畏荆蕪行路難修己功夫閒裏做顯仁事業靜中看落花春晚
黃街冷明月秋深剡水寒嘆息斯人今已去江河孰與障狂瀾

答謝諸貴公輓章

單欽

二親無處可追尋恨殺泉臺若許深只望片雲弔形影不知雙淚溼衣襟僭稱人子
應名職爭及慈烏哺報心惶恐諸君多記事併成一卷勝千金

歸田作寄戴帥初

樊伯撝

獻璞當年出懷瑜今日歸尙存松菊圃未老薜蘿衣嶺上雲初白山中蕨正肥幽尋
祇得性那復問禪機

薄暮過放鶴亭

落日澄波淨間登處士亭山腰餘古木鶴逕隱疏翎絮酒人誰薦梅花句自馨少微
光既隕棲逸久無星

對雨

對雨宜深酌寒山晝不開烟浮秋色遠風度雁聲哀白墮杯常○衝案剡川滿黃
花句可裁十年驚戰伐何處首重回詩鈔常作當

謁林和靖先生墓

棹轉孤山日暮雲西冷幽處一鐘聞亭碑常帶梅痕古華表空巢野鶴羣自昔功名同敝屣至今明月照高墳清標不愧巢由侶千尺龍文長護君

答前太博陳本堂

畢生心事半同君故國淒涼那忍聞文武衣冠多異製王侯第宅盡離分運移諸葛身殲日心愧汾陽克復勳野草彌天傷碧色肯將老朽任斯文

簡樊謙齋

陳 蒞

一疏闢人千孤忠殊可賢丈夫不至此君子有加焉事濟民生福言違臣職愆還須膽諫草痛哭九重前

錦鏡池

汪 灝

誰遣青銅一片懸萬山如洗息淪漣過雲不礙東西岫明月能涵下上天影合野棠魚自避光分水荇鷺相鮮臨流我亦忘歸興晴翠撲人生紫烟

自居剡源少遇樂歲辛巳之秋山田可擬上熟吾貧庶幾得少安乎乃和淵明

貧士七首與鄰人歌而樂之

戴表元

貧賤如故舊少壯卽相依中心不敢厭但覺少光輝向來乘時士亦有能奮飛一朝
權勢歇欲退無所歸不如行其素辛苦耐寒飢人生係天運何用發深悲 我居在
窮巷來往無華軒辛勤衣食物出此二畝園薤菘鬱朝露桑柘浮春烟以茲亂心曲
智計無他妍擇勝不在奢興至發清言相逢樵牧徒混混誰愚賢 松風四山來清
宵響瑤琴聽之不能寐中有怨歎音旦起繞其樹硯硯不計尋清音可敷席有酒誰
與斟由來大度士不受流俗侵浩歌相倡答慰此雪霜心 中年涉事熟欲學唾面
婁逡巡避少年起穢不敢酬旁人吁已甚自喜計慮周微勞消厚疚淺辱勝深憂從
知爲下安處上反無儔人生各有志勇懦從所求 古人重畎畝有祿不待干德成
祿自至釋來列王官不仕亦不貧本自足饗餐後世恥躬耕號呼脫飢寒我生千禩
後念此愧在顏爲農倘可飽何用出柴關 村郊多父老面垢頭如蓬我嘗使之言
辭語不待工古來名節士敢望彭城龔有叟諒其後更恨道不同鄙哉譏譏者爲隘

不爲通低頭拜野老負耒吾願從 去年秋事荒販糴仰鄰州健者道路間什伯成
朋儔今年漸向熟庶幾民不流書生自無田與衆同喜憂作詩勞鄰曲有唱誰與酬
亦無採詩者此職何可修

傍家東北有山曰紹地余幸得之規以爲素莊也

紹地吾所欣他時以藏我岡原見逾美松柏栽已夥雙流交在右一几平連左憶昔
初經營登高忘蹙跋年衰已漸怯步暫石頻坐居然契券叶偶爾龜策可心手之勤
勞軀骸庶安妥况復近芳茨時能薦蔬果雖無劉伶鍤備慕王孫裸

往時王達善嘗與予評陶顏二公云魯公乞米於李大失者李大夫光弼也而
怪淵明所乞食失其主人名氏以爲恨余按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
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則是淵明爲飢所驅本不知爲何人家
而叩之亦可憐矣然淵明家有五男子傳稱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
於前妻鉏於後又責子詩雍端俱年十三或當別有庶母淵明又當助其薪

水大約計之不翅百指之家而當飢餓單身竟行望屋求食不知其家何以爲處乃不如魯公闔門同飢共飽擇英賢可語者通情焉不亦可乎余家與淵明略相類不敢用淵明法壬辰春有感於故人之言遂和淵明詩韻將求如李大夫者而告之

今朝胡不樂取書一哦之飢窮古不免陶生良有辭骨肉同天倫僮僕緣食來如何長年中萬事付酒杯脫身得一飽激烈陳歌詩不如魯公仁借貸英雄材嗟余亦有作欲向誰同貽

六月十三日壽陳子微太博十首以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爲韻

驕雲散飛雨隨風爲有無老農終歲心望施在須臾平生官田粟長此禮義軀置之且勿戚一飽任妻孥 青青澤中蒲九夏氣淒寒翩翩翠碧羽照影蒼溪間巢由薄天下俗士營一官小大各有適自全良獨難 窮居無公憂私此長夏日蚊蠅如俗子正爾相妬嫉麾驅非吾任遁避亦無術惟當俟其定靜坐萬應一 流螢出草莽

空飛亂星辰蜻蜓水蟲質一變能輕身物情羨速化眼過異新陳嗟嗟白屋士吾方
保吾真 當暑苦炎暍日暮秋風生窮憂在衣褐霜露亦可驚徘徊念年少歲月去
已輕歲月可奈何學道恐無成 自古皆有隱陶生隱於酒炎氛四面集一窟在北
牖世人羨桃源桃源復何有惟容醉鄉徒百世得相友 永日豈無飢盜粟非所擬
暍行豈無勞惡木非所止君家碧梧軒蓮荷汎芳沚我來息涼陰嘉實薦君子 幽
蟲聒午枕掩抑聲千萬風前以虛鳴蟋蟀最多怨我靜乃得聞一一來自獻憧憧道
傍子與爾故相遠 炎方有朱鳥璀璨顏色異土人目爲鳳信爾可安致生雖固當
奇千歲會一至紛紛鴻燕期寂寂非我事 朝遊剡山巔暮戲剡山足英英丹霞洞
不受塵土辱飛仙復何許諸子如立鵠酌君滄浪泉和君柴芝曲

採藤行

君不見四明山下寒無糧九月糧麥五月嘗一春辛苦無別業日日採藤行遠岡山
澗無虎行不畏老少分山若相避忽然與藤隨意斫手觸藤花落如蝟藤多力困一

顰伸對面聞聲不見人日昃將來各休息妻兒懶拂竈中塵須臾叩門來海賈大藤
換糧論斛數小藤輸市亦值錢糴得官粳甜勝乳明朝滿意作晨炊飽飯入山須晚
歸南村種麥空早熟逐日扃門忍飢哭

坐隱辭

序有

坐隱字出顏黃門家訓而其義非也余雖移家棠畧居猶未定每往

城南寓舍城中無所營交遊益疎或至堅坐踰旬不出遂取二字榜其室而
作坐隱隱以傲之

快馬疾馳不如徒步多金善賈不如躬耕日食八珍不如強飯封侯萬里不如還鄉
我觀古來丈夫子何用桑弧蓬矢射四方蘇秦生爲六印役主父死願五鼎烹不如
諸葛草間談管樂陶潛醉裏傲羲皇南面之尊何加於據梧之賤環轍之智無預於
荷蓀之狂高岡峻谷久亦變青天白日晝夜行茫茫胡爲憂愁浪自苦百年齒髮誰
得長堅強不如揜關掃跡成坐隱清齋永日一爐香

賦意未暢復拾前韻之餘者作廣坐隱辭

我作坐隱辭客來問我坐隱方開門進客還復坐爲客歷落言其詳隱朝市我不能
衝塵暑暑走遑遑隱江湖我不能披蓑戴笠操舟航隱山林山白晝行虎狼隱田
里田里赤立無資糧窮觀六合內投隱幾無鄉是以古來人失路多猖狂或隱伶官
俠客或隱藥肆僧房或爲君平隱賣卜或稱陶朱隱行商雖能逃世網於事未爲良
況我難攜一身隱二親白髮垂高堂神仙拔宅古亦有無翼不得高飛颺不然少自
屈歸去隱耕桑隨傭竭作既無一夫力買田築室又乏千金裝僮奴擲揄親友棄往
往人厄非天殃悲來俯仰尋隱處欲親書冊依杯觴引酒未一酌狂風鬱律衝肝腸
讀書未一卷噫嗚感慨淚浪浪酒能觸人生憤激書能覽古知興亡非徒不足充隱
具反緣二物來自戕覆杯掩卷且默坐氣定始覺如平常因思世上百千事是非榮
辱俱可忘楊朱墨翟悲泣兩無益伯夷叔齊浪死埋首陽不如隨緣委運祇塊坐冥
心徑往遊黃唐不論辨不憂彈射相摧傷不還往不憂風露沾衣裳人生衣食分已
定登途役役空自忙不見啄木鳥終朝一飽如不償不見守著龜窮年引息泥中藏

目前伸屈君莫問此鳥孰與龜年長坐歎自笑客亦歎烟爐暗室生天光

石湖范至能嘗作姑惡詞以為婦怨非天下之為婦者所願聞故作續姑惡詞

以廣之

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其聲晝夜哀厲不絕

姑惡姑不惡姑惡還是婦道錯人言姑惡人豈知為姑作婦百不辭婦在姑尙可婦死姑方悲恐傷姑意不敢違化作異物鳴無時姑不惡姑不惡怨姑還當被姑責但願生身復作婦死別不如生見樂

剡箋送任寂實

剡溪春水碧鱗剡山野藤如亂雲剡人伐藤就溪洗匠出素箋黃土紋大箋敷腴便竿牘小箋輕盈日千束我昔少年貪著纂累笥連箱輸不足年來棄置百事休引腕就書如畏囚有時得箋不自愛杜曲蠻歌相獻酬世人貴賤隨人好西家棄物東家寶退筆成山何足道為我攻修太玄草

春溪惡寄孫常州

孫有約不至

春溪惡日日春風吹過客千車萬轍不相嫌一客歌來吹倒卻旁人借問客爲誰咸
淳朝士今布衣聲名欲隱人自知君不聞孫興公逃亂走入梨洲峯子孫百世居峯
下往往翰墨餘仙風鶉衣藿食何足恥頭白河清吾亦俟向來南面五馬車只飲西
山一盃水青牛處處迷行縱白鶴歸來餘故官道逢樵客知去遠遲君不來三日晚
溪水猶能作吳語似續君遂初賦

春愁曲次劉正仲韻

山翁隱居雁蒼谷春樹年年爲翁綠耕休坐樹作勞歌山光水影相徵逐歌成無人
祇自娛行人頗怪歌聲殊循蹤歷歷見井舍恐是避秦來此居花烟溟濛亂晴雨山
前倉庚後杜宇客來不喜亦不驚但道寒暄無俗語山中今歲是何年黃旗徵樹裝
樓船淺村已盡到深谷逢人未說先淒然憂來宛轉歌不已我樹非材端後死
五陵當日翳如雲如今何處悲風起山南老農亦不憂機淺不爲妻子謀日高飯飽
牛背坐日晚放牛溪上遊人生逐名被名誤十年車馬長安路長安路絕雲霧昏歸

劉號
樓園

翁三日不供糜不如拋家去作挽船士卻得家人請官米

丙子除夜

富貴如今似駭機漂流未遣壯心違鄉鄰有酒貧能醉村落無醫病亦稀客任低頭
從狗竇妻休掩面對牛衣十年涉世渾如此除卻躬畊事事非

夢覺

夢覺依然一草寮浮蹤已慣任瓢搖虛簷晴氣生朝露遠樹寒聲過夜潮白骨又驚
山下滿朱顏剛向客中消時平不愛通侯印且願深林作老樵

茅齋

紅杏園林雨過花遠陂深草亂鳴蛙春風不問茅齋小自向塔前長筍芽

秋盡

秋盡空山無處尋西風吹入鬢華深十年世事同紈扇一夜交情到楮衾骨警如醫
知冷熱詩多當曆記晴陰無聊最苦梧桐樹攪動江湖萬里心

無題

板屋驟暄飛白蟻紙窗欲雨暗蒼蠅長勞井臼慚妻子近絕音書惜友朋夜半苦吟
堪泣鬼日高甘寢只輸僧意衰俗物何難敗才簿天公卻未憎

辛丑歲十二月二十六日東歸舟中示三子

節物悠悠不負公江行三日雪花風雲侵賀監山亭白日在徐仙海島紅自笑將皺
如病鶴也思結伴附歸鴻何時辦得村田活糲飯魚羹百指同

讀書有感

魯女悲嗟起夜深當年枉卻淚沾襟如今已免鄰人笑老大知無欲嫁心

范文正公黃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蓋宋皇祐三年十一月在青社所書以遺京
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者也俊二百四十年大興李侯戲得此本於燕及南來
守吳乃文正公鄉里卽訪公子孫以畀之范氏喜而索詩爲贈

有耳不聽下里巴人有手不寫劇秦美天生靈物寄我體可惜穢棄同埃塵清風

百世希文老一字流傳今是寶誰知堂堂伯夷頌曾借春暉發枯槁韓子也復英雄
姿冰寒斗峻餘文辭吹噓自起北海隱膾炙聊慰西山飢天荒地老精靈在處處江
湖紅散綵昔離孔氏忽自歸今遇龔侯如有待世情愛古兼愛奇書奴滿眼非吾師
請君焚香盥手拜此帖歸洗人間兒女癡

余既題陳貴白畚齋有聞紙田之說而笑者復作長篇

學農無年有可待學儒無成祇益餒羨君終歲作書癡聚室嗷嗷窮不悔客來問計
何所出一飽自縣饘粥外平生據案呖畝心汗簡爲犁筆爲耒槩芽百氏草避耨膏
澤羣經泉赴澮日高洛誦烏鳥飛夜半吳吟風雨會世間梁穀何足道開卷穰穰心
欲醉旋薰辟蠹防雀鼠更繕巾箱築倉廩古言樂歲生禮義先見儒門消鄙悖租符
且免里正索子本時容書客僧東鄰有田多牛翁日執牙籌親細碎困糧竟作誰腹
飽騎吏驚惶汗流背此時畚齋淡無事峨冠正與周孔對理義適口卽爲味牛心菊
苗皆可膾我詩君意兩自知且勿饒饒語兒輩

壽陳貴白

祝君以陸地千蹄牛君言不如扁舟江海狎浮鷗祝君以通侯尺二組君言不如草屋三間臥風雨富貴何人不解頤君視二物如兒嬉我今贈君亦無物但有聾牙佶屈村田詩我歌詩君進酒客主謹譁起相壽尋常此日費千金京洛奔馳今白首江風颯颯吹黃塵對面樓臺不見人與君漂泊爲何事一笑幸是山林身寡語薄味足以養氣少求簡出足以養體奇章鍾乳本斧斤胡廣菊潭堪唾涕君不見南方蠱虺五色龜窮年引息不嫌飢又不見曲轅擁腫百圍木匠石捐棄反爲福蝸封蟻壤何足論歸來未廢蓬蒿園我更搜詩君釀酒通家德公有賢婦

次韻答陳叔高

蚤種青蒲已滿溝暮栽黃菊亦成丘不辭西日射牛背尙勝北風吹馬頭新雨客疎塵鎖几故山秋淡樹藏樓艱難終竟鄉情耐準擬行窩處處留

次韻寄陳達觀少府兼簡叔高

懷人路絕雲歸海避俗門深草蔽丘萬事漸消閒客夢一生虛白少年頭山蠻叫緩
從除架淮雁來多莫上樓近日鄰家有新釀每逢詩伴得淹留

王丞自鄞城歸又許入剡

江城醉別太匆匆風雪家園一笑同儘健不妨天子老絕清那許鬼欺窮簡書異日
關誰事燈火寒鄉賴此翁幾度丁寧雞黍約掃關拂榻誤兒童

壬午明清

節序愁中都忘卻見人插柳是清明登陣戍出吹彈樂上冢船歸語笑聲解事濁醪
相料理當權團扇正施行悲歡寒暑君休問花鳥年年管送迎

寒食

寒食清明卻過了故鄉風物祇依然窮中有客分青飯亂後誰墳挂白錢落魄暖春
為麥地陰沈溽雨近梅天閒情正爾無歸宿石鼎新芽手自煎

正仲今年鄞城之約不就因次韻慰悅之

莫怪詩翁不出山詩多那得是山間清溪欲暖鶯啼樹白日無人犬臥關不借野花

莫怪詩翁不出山詩多那得是山間清溪欲暖鶯啼樹白日無人犬臥關不惜野花
簪素髮時憑春酒轉朱顏當年阮籍何曾達直到送窮始哭還

壬午六月八日書懷

懷人故國鱗鴻絕避地春園草樹長四壁空存醫俗具千金難售賣馱方共兒坐誦
修吳語有客行歌衍楚裝昨夜見花搖作夢南風吹海白茫茫

以家事付諸兒惟不得姑蘇陸氏女子消息

祇憐他僻少過從更許年衰養惰慵行健有時尋近局起遲嘗日到高春鹿皮冠野
頻頻戴戲頂蔬麤欸欸供兒女團欒俱在眼獨憐無信過吳松

五雜組

五雜組金花綾往復來官路程不獲已始歸耕 五雜組斑斕衣往復來反哺兒不
獲已爲人師 五雜組羅繡襦往復來駟馬車不獲已學著書

贈屋西小陳秀才

名公凱余
字以無過

年少飢寒不足憂笑談有味自風流等閒輒贈兩兔穎待看修成五鳳樓
毛錐自是今無用鐵硯還知古可穿不惜日鈔三萬字勝儲白畝剡中田

題東玉師府所藏瀟湘圖

少年魂夢底曾閒多在江湖烟水間今日精藍方丈地倚窗眠看洞庭山

謝鄰友陳仲學秀才惠王芎苗二首

坊州杜若自堪羞沛國青粘亦懶求那似一叢蒼鳳尾等閒收味古甕甌
君家自有頭風藥種在青青竹素園此物但堪供冒啜暑來相就發清言

雨中過泉教張子開名先遇

平生剗夢十八九短策還經靜者居一曲好溪山起處敷聲疎雨雪來初
衣冠顛倒君休怪筋力過從我有餘卻笑秋風洛陽掾得歸猶望食鱸魚

次韻答鄰友近况六首

十百琅玕接屋山麥花淡白菜花斑邨園富貴誰消得更看溪南墨牡丹
炊成日

影三竿直睡起溪流一尺高
懵懂不知何歲月山風吹白鏡中毛
祝雞歸後放牛初小立溪梁看打魚
漸喜村鄰盡相識向來朋舊卻無書
剡源田舍誰能識只此桃源有路通
草長岸漫魚塹北月明人語紙槽東
三間瓦屋數弓園旋學桑麻又一年
村酒沾唇頻得醉山歌出口即成篇
舍南舍北種田郎唱得田歌曲曲長
莫學傍村遊俠輩茜紅抹額臂擎蒼

送陳養晦謁園風舒先生四首

嚼雪餐冰二十年空山日月自風烟
從君識按盡詩法不透薌巖不是仙
薌巖山名大篇無法須自悟小語有益最難尋
祇今人嫌此老謔後未追憶直千金
大冠襜袂走紛紛對面可容三斗塵
便令眼識天下士此子已勝尋常人
無詩莫入園風里到卻園風那有詩
拾取松風作新曲歸來時向夢中吹

同曹泰字賦寶化鳳花二首

曹名說字習之

花開難得年年看住近須還日日來
古壁危闌自顏色不煩高築鳳凰臺
鳳凰臺

不出幾何年莫怪山花惜杜鵑一樣春風好毛羽回頭曾管蜀山川

風以杜鵑
花爲之

劉正仲至寶山不值主人而去次韻奉寄

日日松間過客稀詩成忽在水雲西何人夜榻愁聽雨無數春船倒上溪燕筍出時
斑豹美鳳花開處杜鵑啼東歸更踏來時路醉筆山牆取次題

春夜喜陳汝晦見過

乃翁治獄多陰德之子論文有古風尊俎祇容吾黨共衣冠能得幾家同書林有業
何妨隱徭籍無名莫怨窮百歲相期今夕意賴君咳唾起諸童

陳秀才問詩於余次韻贈之

叔一

秋半說詩秋又闌覓從忘處更哦看不妨味熱心自悟祇恐業成身轉寒竅木野風
天倡和崩溪怪石鬼鐫刊攀君更上最高頂莫羨千金遊子鞍

酬陳秀才

一春一百二十日日日開眉得幾人直與破除風雨去今年渾似不添春

題陳秀才溪山佳趣

城郭尋尋盡溪山宛宛來同誰遷蠟屐爲子破蒼苔書欲爛斑設花須爛漫栽趙郎
題墨妙烟霧眼中開

次韻子封承之遊桃花塢

陳深

閭門行樂送韶華閑訪城陰野老家黃蝶得晴飛菜葉翠禽隔浦啄桃花衡門倒屣
臨官路古渡橫舟閣淺沙亦有詩人時一到醉吟行盡夕陽斜

拜林和靖墓

樊惟七

隱居不是負明時自是梅花百世師死佔湖邊三尺土名揚天下一聯詩有碑頌德
苔封字無子傳家鶴守祠欲識吟魂在何處黃昏湖月上梅枝

太湖石賦

陳洙

客有嗜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命爲賦其詞曰

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浪相擊幾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觀

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橫神助爾怪天分爾英駭立驚犀低開畫屏素烟散而復聚蒼
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狀雲飛乍起穉戲攜手獸眠盤尾大
若防風之骨竅如比干之心密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鏃韓棧之劍利於
鐔若乃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蟾津夜滴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怪萬狀差
難得而剖悉我將弔范蠡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求之如
張華之求珠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於庭囿視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琢明
堂之礎爾形中虛兮難刻鴻都之經用汝作礪兮汝頑厥姿攻汝爲磬兮汝濁其聲
亡所用之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盧胡而笑子之醜

思歸

陳樸

九曲遠窮源源深與剡連烟霞林外屋歲月洞中天村落人蜂聚崖山路蟻沿蓮花
千峯下何日賦歸田

題朱澤民秀野軒圖

四運無倚機生意恒相屬茲軒俯林園長年得娛目灼灼枝上花娟娟坡閒竹雨過
乏晴彩霜餘淨寒綠清芬謝妖靡幽姿遠塵俗心跡淡已安於焉樂貞獨

送張吳縣之官嘉定分題得白雲泉

白雲如白雪清泉清比月泉以白雲名雲泉兩同潔滴瀝翠池滿琤琤玉琴咽斜侵
落花徑直通鳴鶴埵觀蒙欲果行委順能安節使君潔白操酌奉使君別

題徐良夫耕漁軒

攜犁隴上耕放舟溪中漁耕漁樂暇日還復讀我書邈焉懷古昔已往莫與俱匪惟
慕高節適意聊自娛珊瑚鳴珮環巍巍乘軒車當時耀尊榮千載垂名譽偉哉非常
人賦命衆莫如願言謝同袍勿事爭奔趨

春日早朝

明曹習古

曠隴曙色啟皇州驄馬朝天紫陌頭淑氣曉凝鵲鵲觀晴光春靄鳳凰樓鵷行劍履
趨階陛柱下冠裳拜冕旒日侍彤墀簪白筆治安何策效前籌

長洲思歸

陳 極

我桑我梓實爲丹山身雖異方夢寐往還雲峯峨峨石流潺潺或曲而阿或駛以灘
自西徂東山川九盤九盤之中間以夷阻昔聞耆年習俗淳古衣冠絃誦無異齊魯
彼繁者華今或烟莽熟繪是圖吾宗之子子於斯所洞見者真紀勝迹幽足信遠人
疇能超然謝絕囂塵煙霞是鄰猿鶴是親返吾故廬爲九曲民

送張吳縣之官嘉定分題得太湖石

太湖一片石重巒八面回影枕碧波月身駁錦紋苔岩粵金峯隱玲瓏翠壁開玉露
浮仙掌丹霞照天台雲淨蓮花出星虛織女來相門題品舊堅貞冠古才

秋懷

方寸涵太虛百慮俱無聲靜夜不能寐秋天不肯明憂患入吾念嗜慾雜我誠歲時
有變化日月有虧盈安得啟重門而去此心兵守茲澹泊質草木忘華榮無言對幽
獨勤怠惟所令

隱學山

徐本原

周穆日盤游九鼎幾欲移造父御八駿萬里觴瑤池邦家歎無主神器將安歸諸侯
悉朝徐瑞應維其時忽聞黃竹歌拒戰非所宜避位向吳越直至東海涯德義感人
心臣庶爭相隨山以隱學名山有棲真祠翁仲翳草萊再拜空嘯嘻遼東鶴不返冢
墓何纍纍子孫繁且衍譜牒能相貽零落千載下惻然起遐思

隱學寺

訪古叩禪關招提盡日閒鳥嘯青嶂裏僧語翠微間今日棲真地前朝隱學山石壇
芳草碧墓道落花殷德洽民心服身罹國步艱代周知遜位命楚反羞顏鳳去彭城
路龍潛越水灣惟留翁仲在不見令威還碑薛應難認烟蘿已倦攀隴雲同杳杳澗
水自潺潺暝合千峯紫香殘一徑斑夕陽歸興緩清磬隔塵寰

典衣得米酬梁子重

衡案周三峨與子爾埃偕隱公塘以終故二公之詩悉据刻川詩鈔補入

周立本

三峨

敵緼值幾何質以供朝餐日中不可得騰落面亦寒對客匿所懷刺刺故更端豈無

知交人屢讀覺厚顏當厄不在多多君真肺肝以之感舊遊不禁發長嘆

登望海尖

日躡巔上巔羣巔在其足迺知碧雲上仍有碧雲宿八百未為封九萬遽相屬帶水橫天際筍峯烟杪矗海浮澄氣平墳起浪痕簇四窓卷作巖二雪杯為谷果溟手可招南極髻相觸嶺陡樹應栢徑燒草猶綠自足放眼寬浩歌午風馥

陽月六日上蘭芎山尋松鄉先生故碣

寒山誰共語霜滑且相尋峯迴江逾逼篁多寺較深風流一片石雲護萬年岑愧我承君後捫蘿慰夙心

春杪遊法相寺踵有斐韻

雨過雲猶緩谿山氣自酣僧歸經遠寺鳥度短輕嵐谷冷稔紅在峯高落照含定光今逗漏詩卷日相參

楓橋夜泊

久喝人如醉夜闌風醒之萬舸緣岸穩一棹出江遲月自連村白樓因傍水奇岫雲
知我意故宿洞庭湄

木末亭拜正學先生

願以十族命一酬莊士知肯教舌自離任使骨如糜遲日照坏土長江擁淚碑蕭蕭
木末外千古碧雲時

坐陳木叔山亭

涼飈習習上雲莊一院清陰六尺牀二固月橫連海白三河潮落露洲蒼竹邊有鶴
自窺客花下無人莫哄堂尤喜郊原風露寂數聲欸乃過垂楊

初陽嶺春日晚步五韻俱限

斜陽卯色勝於藍直上危岡性太憨溯壑不知溪欲盡緣籬猶見葛初覃如如杖履
聊成適巒巒烟霞卻近貪幾得破雲瞻遠色前山隱約萬峯簪

除夕

山留春靄水留烟贏得餘生又一年誰謂風塵能換物檐梅依舊笑嫣然

過舒文靖公廢祠

好風時過數株松中有先生一畝宮野草年年依舊綠不妨籬落眼前空

春日偕孫鴻羽入戴有斐過雲莊各賦竹枝詞

路轉趨起嶺上行人歸叢薄只聞聲手披雲窟知何事為採黃精趁晚晴
萸筍南溪歸路遲茶烟猶自出林西村姑棘手遙相詈隔水牛羊風雨迷
麥秋已近菜花黃欲下秧包細自量昨上坡頭看萸莢一溪雨過暮雲涼
深山無復鳥相親聚鹿從來不畏人日暮岡頭看雲廣清溪流水確磬頻

吳江對月

月淨空江正暮冬江風遙送隔林鐘高橋一望山如抹隱隱天池幾個峯

白鶴山房感懷

柏葉黃時楓葉紅水蒲依舊綠芄芃澗邊挾策眼前事四十年過一老翁

山月

周志甯 爾埃

山居趣自清山月光不寐我亦閒主人悠然與之對舉頭月在天低頭映襟佩

坐戴二瓦清始齋

朱戶接山櫺眉宇散晴朗片席涵碧虛微言逗玄爽天風清忽來庭月白且上以我抱瑟人嘯歌亦慳恍

約梧月

明月客我牀兼攜兩梧入河漢亦臨窻欲灑裳衣溼白日苦歛炎流颺今習習不嫌主者清來宵復來集

偶作

高樹苦多風衆競安其卑寧知嶺頭柏千尺蒼巍巍上施蔦與蘿下陰輪菌芝抱質苟堅貞寒飈安足移蘭蔭豈不馨有時霜露萎

對鏡啜茗

獨噉有支賞其惟品茶耳方愜孤往趣鏡影胡亦爾相對若主賓辨形無彼此不知
鏡中飲色香復何似神領各無言目覩逗微旨舉似湯社人欲語還復止竹光來甌
中彼或得其理

旅中照鏡歌

隴首斜陽塵四罩投荒逆旅驚鷗笑忽然古鏡生壁光千眼白毫間一照將形問影
影不言恍對古人論面貌好老好少亦何常貴人難老窮難少朱衣丹轂可還童白
髮年來欠公道噫嘻乎此言錯取天相料奄裏浮雲發空嘯

搗衣曲

蓬婆城頭落日黃征人戍久思故鄉閨中搗練向明月縱有衣裳誰寄將凝霜八月
被秋草見說邊頭寒更蚤燈前淚盡即不知衣成一夜紅顏老

典藍衫買米

青青者衿遂遂者粟不衿不襦非酒非肉弁髦乎頤尋褌幅乎六服何用此楚楚者

爲哉敢爾質之魯朱氏得禪薦之五藏之神而受福

芳杜洲曉發

秋老月魂白揚舲赴北征水連茅店動山與石橋平木末霞封谷雲根路出城風微
潮正滑劈浪一帆輕

湖橋晚眺

秋入楓橋晚潭凝岸腳清夕陽浮樹影新月落蟬聲雁宿廬中港雲開竹裏城牛羊
猶未下牧子策歸程

晤楊再慈

相隔一里許得承欵唾餘見頻能不厭意愜各相如花氣迎簾重桐陰覆廣虛北窗
遙映碧匡坐伴刪書

過北山寺

水響門前石嵐封階下苔寺貧僧不定春去客還來籬折過頭筍林殘澗齒衣愁深

如有待延客入雲堆

山陰道中

舟入山陰道浮雲盡日飛野鷗依靜渚深樹隱閒扉客思頻添夢鄉心獨攬衣愁深
今夜月帆落趁漁磯

和戴二芄幽棲韻

揮戈那得日東行孤衛填波波未平踏地豈容隨世步買山聊可中身清露承松葉
秋爲課月種蘭花且有評曾許東皋卜鄰約年來共結養鼻盟

過曹娥江

曹娥江邊落日黃蘭芎山下古祠荒靈風不墮鴛鴦瓦浩氣還生牡蠣墻純孝於今
留越汎怒濤千古並錢塘寰中多少鬚眉婦誰解低頭拜女郎

鬻書買米不售

歲月遭逢數自奇聚函高枕忽相離多藏自古生幽忌持贈於今少俗知吳氏純鈞

悲去後趙廷完璧喜歸時雖然不失君家物一字安堪莫療飢

春雲

春雲按地生日高雲漸起遙思山中人尙在春雲裏

促織

牀前夜唧唧相促一何力惆悵鴛鴦紋停梭不堪織

絡緯

籬白匏花香縵聲入夜長月明秋杼冷愁殺絡絲娘

夜夜曲

夜夜夜烏鳴孤情夜夜生郎來如鈎鉗能慰燈懷半

溪居

自非垂釣客每作垂釣思綠蓑放寒石竹影弄潭時

灌蔬

禾稿菜亦盡汲水蘇渴莫無使園中色上我愁人面

古意

空瓶汲冽泉墜首經幾轉不嫌碧盞深自恨青絲短

城頭久望

楚囑都忘倦乘閒只此身病難消傲骨貧不愧詩人

俠女圖

雙丸織掌電燐燐俠氣偏於豔骨真繡帶盤空飛雪刃人間那許負心人

哀訴

半池墨汁三生淚幾曲歌行一代愁撥悶漫尋樵子徑起聽竹嘯與松謳

春風詞

吹向芳原草又生百花步障遞春聲年年綠到貧家樹始信東風不世情

山行

半壁雲陰半壁霞忽飛疏雨灑山家春天到處能忘倦便是窮村也見花

山莊

平田麥子秀初齊十畝桑麻戴勝啼茅屋酒香春自醉夕陽一窺棟花西

口巖次孝廉劉嗣昭韻

清單九翔

登眺真如五嶽巔三山瀑布瀉流泉煙開古木蒼龍見日映琪花簇錦鮮忽聽篔簹
來鶴舞不驚鷗鷺傍雲眠石橋自入天台路好覓青精共永年

詠梅花次韻

百折此柯半古苔淡情飄蕩入春杯弄珠灘畔何人渡解珮江皋有客來茗具蕘殘
寒砌雪茅亭添卻斷山隈南枝莫訝三分吐似待年華未忍開

上巳詣伯叔祖墓

日暖柳芽舒春亭壁半虛主人一旦逝蔓草七年餘松竹仍棲鳥花缸少種魚興亡
詞客淚對酒欲沾裾

丹山避暑

避暑過丹山相將坐石閒風聲低壑度暑氣及時刪古木蟬聲咽新篁鳥語姦不須
河朔飲心地自清閒

弔林和靖墓

逃名處士寄塵寰亮節高風那可攀鶴去秋空人不見梅花依舊放孤山
和靖高風日月長年年花發奠椒漿梅花自合孤山看移到華堂便不香

九月望日偕友人飲草團瓢

唐文獻

偶然事閒適迤邐達郊郭酒旗正高颺吸飲且須臾盤蔬雜蒿芹亦勝魴與鱸當杯
君莫惜落日西山隅雖有尊中酒難飲泉下夫亭前冢纍悔不高陽徒何如荷鍤者
生死等秕稗

○衡案剡川詩鈔達郊郭作
城東隅西山隅作西山隅

過蘆溝橋

欲問陽城宅殊爲來往頻乳鴉巢遠近過雁語寒暄曲岸迴東野高陴瞰北原浮沈

多少事千古一橋存

夜涼

蕭蕭木葉打窗扉又送新涼入敝帷
煖不及時秋後雨淡而有味客中詩
還家自媿蘇秦婦交友誰知蔡兒兒
不寐起來搔首坐繞庭促織替人悲

暮春

忍將老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月賒
晚白菜肥蠶出火冬青花落燕成家
煮茶湯沸風聲轉夢草詩成日影斜
零落殘紅春思寂故園風物足桑麻

夏日閒居

綠竹蒼松引夏涼方塘曲沼藕花香
兩峯猶對空山靜一鳥不鳴清晝長
春得細糧如玉子釀成新酒勝瓊漿
人生快意能如此何用荒唐入醉鄉

送王維中

秋來忽得挂衡書又報王郎去聽除
若有鄉情須寄我便生官況也從渠
山中歲月

三邊雁客裏饗殮兩饌魚此去上林方獵較要因奏賦識相如

湖居雜興

西湖山水名天下有客乘春作勝遊白騎踏花銀絡首青娥舞雪錦纏頭旛幢影裏

高低寺絃管聲中遠近樓如此風光莫虛度人生祇合老杭州

西子湖頭風日佳春衣初試踏晴沙長隄畫舫依楊柳小店青旗颭杏花笑裏握團

機變巧狂邊題句字欵斜晚來不盡登臨興一路鶯聲送到家

詠鴉

平原雲散起寒鴉陣陣飛來掠淺沙曾向瓊花臺畔宿羽毛猶到日邊斜○衡案剡川詩鈔掠

淺沙作禁苑斜日
邊斜作日邊霞

湖居

步逐東風踏軟沙背人驚鷺去斜斜兩株紅杏疏籬外知是湖村賣酒家

網魚人散水風腥雨色涼分柳外晴回首夕陽都落盡忽然東向數峯明

豐樂橋

層樓高處燕王孫湖上山青落酒樽三百年春一夢月月明還照湧金門

○衡案刻
川詩鈔山

青山
作

感秋

客館悲黃髮况逢重九天誰人歌白苾無地按朱絃塔影望中出秋聲樹杪傳共沽
黃菊酒得續少陵篇

春日漫興

欲作羲皇第一人窮途笑傲趣皆真襟期四海閒心舊胸次三杯詩思新身後骷髏
誰是主眼前花柳我為賓狂歌笑飲蘭陵酒轉覺西山有白雲

春暮

單羅初試怯春風金鴨香銷翠被空江燕低翻三寸黑海棠微褪一分紅酒因睡淺
醒難解詩為愁多句未工晴日漸長兒女懶秋千間在曲闌東

寄陳介眉

唐文煥

文園近日更何如杏樹村頭好隱居
境隔不知塵市鬧門開惟見稻梁疏
碧窗清晝閒評藥綠樹涼風靜對書
喜得江村殘暑退挈舟擬欲訪精廬

○衡案荆川詩鈔境隔作塵隔塵市作城

市

書懷

守窮咄咄老吾年幾費茅絢結漏椽善賈誰求司馬賦癡心欲借尉遲錢
六通未具難成佛九轉無因漫學仙一事尚為今日幸免供徭役為無田

慕周濂溪先生

毛階六

余所慕兮周濂溪鄒竟墜緒賴之提書邃雅尊庸學竝圖精還與義文齊學顏志尹
憑通塞弄月吟風任取攜嗟予小子生何晚安得起之覺余迷

慕程伯淳先生

余所慕兮程伯淳幼而有志為聖人學道遠承洙泗澤授圖親傳汝南薪優游杖履

春風普浸潤講筵化雨均嗟予小子生何晚安得起之誨諄諄

慕程伊川先生

余所慕兮程伊川純粹淵懿道德全入顏奧窈會真樂談易精微澈妙詮兄是伯淳明性學師同茂叔接心傳嗟余小子生何晚安得起之親講筵

慕張橫渠先生

余所慕兮張橫渠銘著東西妙理舒禮樂精函經學卷天人道晰正蒙書勵行胥恃果而確立德渾忘毀與譽嗟余小子生何晚安得起之聞緒餘

慕朱晦翁先生

余所慕兮朱晦翁道德不與諸賢同和毅從容儒者氣溫良恭儉聖人風皇猷黼黻一時盛性學昌明萬世功嗟余小子生何晚安得起之發余蒙

慕文靖公舒先生詩十首

於皇有宋道重亨日月光華性學明當日四明名彥四深淳尤著我先生 先生學

問豈生安訪友尋師智力殫講論朱張與陸呂孜孜那有半朝寬
 寬閒豈望學能精云是吾非一蹴成磨厲卻深纔勿畔先生原自道吾誠
 誠之誠者異而同真積久時道自充會得孔顏樂處在散牀疏席趣無窮
 窮理原須講習功余生恨不與時同先生芳躅今何在淵想當年學道風
 風微人往故園蕪數百年來無此儒欲訪廣平書塾處先生何術破吾愚
 愚衷常自恨相睽思向公祠特拜稽越宿致齋度步謁誰知連雨阻龍溪
 溪漲數篙雨未稀胸中情事已全違何緣館事急相召躑躅回來幾涕歔
 歔歔古道愛者誰欲法先民議轉滋世遠還期能默啟好書細讀卽余師
 師善何須杖履傍風流挹取益無方先生警欬杳何許穆穆山高與水長

遇大風思親

王景堯

凌寒松柏也顛狂一陣陣來滿講堂幸有高山圍四面暴風應不到家鄉

示諸弟子

勿嗜他塗誤此生前人遺製力求精文新不外研題細詩勁偏由叶韻橫

許岸張先生像贊

孫廷鎬

落落長松于巖之阿櫛蠹蒼茸挺此喬柯干雲凌霄點綴山河爰產碩人獨寐寤歌
寤歌維何風雨晦明雞鳴盥漱無間短檠天壤一席學力是撐閒倚雕欄撫卷長
吟一室靜好左圖右書心有天遊神與道俱措諸事業式化里閭溫溫恭人維德
之隅豪傑乘時非時則隱吾道龍蛇虛中是準物外逍遙柴桑近偉哉是翁曰
天山遯拂拂青衫巖巖絳帳肅肅門牆雍雍禮讓樂育有懷春風駘宕矩矱後生
高山共仰古有哲人樂志邱園採山釣水脫屣高軒孝友恭儉垂裕後昆穆然清
風道氣長存六經是訓餘慶降祥翁實體之積厚流光文子文孫競秀齊芳鱗翔
鳳翥世卜其昌我來許岸少微掩芒秋老景澄荔丹蕉黃愧乏撮牲以進一觴拜
手陳辭侑此椒漿

慕陶

周南

丈夫有傲骨入世無詭隨夙操見幾哲高蹈歌采芝卓哉陶彭澤生不逢清時恥爲
米折腰乃賦歸去辭解組還南畝種菊盈東籬花前一樽酒獨酌常自怡信口得佳
句味淡聲音希此身白雲伴此意明月知願言樂天命悠悠太古思千載景華嶽伊
人安可期

田家

耕耘農務急紡績女工忙田土生涯穩園蔬滋味長三秋先釀酒十月早完糧比戶
安溫飽堯天樂未央

驛駐舊廬題似堂兄友孚

舊是先人業今成兄弟家山雲含古意庭樹發新花秋月陶潛酒春風陸羽茶回頭
城市路真覺太繁華

春遊漫興

風日晴和天氣新一年春色又宜人小桃含露嬌紅甚高柳籠烟嫩綠勻總有愁腸

須解脫可當佳節不精神行行試聽枝頭鳥也愛韶光弄舌頻

塞上太平曲 四錄三

月照黃花成春臨白草城邊疆烽火地無復羽書驚 中國有唐堯天涯兵氣消玉

關都護府閒殺老班超 魚海不揚波龍城載戢戈戍樓人去盡月白雁聲多

春遊

尋芳隨意豔陽天春在花香鳥語邊爲愛前溪新水綠芒鞋踏遍草芊芊

題鄭小樵畫梅册

竺陳簡

尋得羅浮姑射仙暗香疏影入雲牋教人轉惜林和靖徒有孤山詩句傳

題歲寒三友圖

宋可堂

北風烈烈雪漫漫落木蕭蕭誰耐寒獨爾自古稱三友鼎足同支殘局殘喬柯拔地
鐵石勁翠蓋凌霄虬龍蟠蒼然古色兀不動獨立宜傷形影單乃有此君起姍姍拂
雲蔽日撐修竿大夫自合伴君子何嘗道誼重金蘭况復山中有高士月明紙帳臥

層巒冰肌玉骨軼埃竭以此締交交愈完四序年年有寒凍二族歲歲無凋刊節操
既同性情合耦居眞足敦古歡吾觀世人喜結納每至窮途全者難盛時爭慕執手
熱一寒誰復共盪桓吁嗟乎翟公之客何翩翩請對斯圖子細看

題甯海友人北上圖二首

宋紹祖

曲曲迴腸兩地思虞山濟水路多歧征車北上欣同軌鳴鵲南飛少故枝旅夜尙驚
蝴蝶夢長吟常在蓼莪詩英雄髀肉神仙骨祭得消磨有幾時 檢點頭銜媿此身
幾年前事話艱辛名塲苦志孤寒淚半世青氈淡泊人清濁泉流分自定升沈劍氣
認難眞看人騰達飛黃去何日方占尺蠖伸

石夫人

在巖頭董
家坪裏

毛鏗

片石峙嶙峋何年化作人眞形餘太古頑性亦終身鏡對千秋月花簪百代春烟霞
伊慣住絕頂隔紅塵

有石號夫人千秋貌不春衣生苔點古腰護薜蘿新品早超塵世形還歛笑嘖空山

常獨立花鳥結爲鄰

山居雜詠

○衡按刻川詩鈔續編山居作聽琴莊

青山作畫水鳴琴繞屋蕭疏竹徑深最是閒居無事日倚窗時對鳥談心
蕭蕭暮雨透疏櫺碧鎖煙痕入畫屏竹裏流螢飛不住隨風送過綠楊汀
竹榻迎風半掩扉荒齋靜坐欲忘機黃鸝聽罷斜陽裏一曲樵歌唱晚歸
一輪明月照當頭戶外青山氣欲秋此夜請涼應共納何人長笛倚高樓

上人悟心天台山隱士也乾隆間挂錫西峯寺禪風大振予生也晚不獲見父

老傳其大略因述以紀之

聞昔禪師事言是古佛修心機何靜寂骨相何清幽死生淡不問是非豈其謀禪風
忽以振行腳來荒陬試問何所事羅拜若有求拜者嚴且蕭默默坐不酬登山偕麋
鹿玩水狎沙鷗道心及頑夫獵者罷林邱羅子訪其名偕隱與之遊
瑞金羅壘山先生與之訂交
披圖偶一覽知非沙門流
里人有見其小照者其冠裳卻皆在朝儀制而上服又是黃緞單衣
託迹瓶鉢間高不事

王侯斯人已千載風規至今留

鳴琴灣觀魚

灣在聽琴莊之右

為聽鳴琴來閒向水邊立忽見數游魚樂哉此相集往來何容心天機任出入媿我不如魚心性常膠執

花影

小院春花絕點埃滿階清影覆蒼苔露微曲徑朝曦暖雨過芳叢皓月來十二闌干圍寂靜一雙蝴蝶誤徘徊荼蘼架上風初定無數濃陰掃不開

月影

羅帳新延斗室幽玲瓏卻趁月光浮雲疏玉宇初開霽簾捲紗牕半上鈎蘆葉風翻微白夜蓼花霜落淡紅秋有人對酒饒仙趣應許相邀共此樓

秋水

夕陽深處鎖寒烟萬頃澄波共碧天落葉半紅疏樹樹采菱一曲罷田田潮平古渡

添漁火日暮西風送客船
蘆荻灘橫霜氣白
開篷涼愛月光圓

偶成

一路忽忽至柴門
局末開閒從花徑立
風送暗香來

哭弟

陳錦

欲慰親懷怎強顏
高堂白髮淚漣漣
膝前迹杳仍如在
夢裏魂歸不當還
忍聽宣心終日慟
誰教荆樹一枝刪
每當回首如癡候
烟雨濛濛滿故山

雪中望弟墓山

曉起驚看粉飾裝
江山舊態變尋常
青迷馬鬣歸烏有
白混螺鬟認渺茫
廿載赤心忙底事
一堆黃土指何方
拓開眼界悟空相
兩戒原來盡海桑

題畫雨竹

此君不與衆芳同
細雨叢中綠更濃
從此塵氛都淨洗
好將清潔對蒼穹

秋分日遣興

宋聲震

風光流轉向誰邊萬樹寒聲咽暮蟬僕本恨人無快語秋如過客又中年平分愁思
千家月誤盡浮生二頃田相得柴門流水外兒童閒刺釣魚船

立秋日

一夜西風客自驚絲絲細雨早涼生蟲方應候頻爭響葉到辭柯更覺輕誰敢負暄
當夏日最銷元氣是秋聲偶然命駕思千里不為漚鱸動別情

初夏雜詩

青山笑我獨歸遲又是堂堂買夏時滿地閒花隨意落夕陽紅在最高枝 垂楊消
瘦草初肥隔院春陰綠四圍聽盡慙慙五更雨起看蝴蝶抱花飛

題表兄毛石臺玉佩小照

自號性顛人亦呼顛性欲其顛其實非顛形貌似顛神情亦顛與予談笑一顛見此
繪圖一顛自見之不覺宛然而笑其顛人見之亦覺欣然而慕其顛

祈雨嘆

春盡隴無麥秋至地不毛白日出杲杲黃冠語嘈嘈夜來飄雨絲或可生蓬蒿論此
點滴功已見官人勞養神徧都邑簫鼓聲周遭老龍耳不聞仰視青天高

大風竟日

天風吹浩浩昏且不少息起看萬里雲迸作一絲直當其盤旋時空處不得力一著
高樹巔遠送陵霄翼飛鴻自冥冥棲鳥猶唧唧悲哉此何聲往矣空相憶

送別

對酒忽不樂此意當告誰前年折楊柳相送河之湄河水方瀾瀾帆席猶遲遲飲君
別時酒讀君去後詩偶然揮涕淚未足言相思去年君送我繾綣不自知一年一會
見又是君行時亦知會合易何如無別離

舟中懷友人

燈昏夢醒空江住臥聽潮生送行處此時有酒不復嘗安得坐君之草堂急招明月
入我手且爲兩地分清光送君不及逢秋早便覺悲秋都草草幾日湖心醉碧筒眼

中又見西風老西風狂吹澹秋影波聲櫓聲共淒警豈獨魂銷臨別時卽此須臾猶
逝景荒荒月落烏啼天遠山招客行近前君如念我何處宿一舟橫泊蘆花田

秋夜舟中書所見

亂雲如梭穿月過天市垣西斗杓左客子起問夜何其野艇沿流風屢簸忽驚燃竹
光萬點仰見橫空星一個掩篷脈脈坐太息有人却向東山臥

老翁

狂風驚林拔大木林下老翁有茅屋夜半出門塵眯目敗葉枯枝迎面撲苦道眼前
巢欲覆扶杖祇愁行不速稚子牽衣走相逐今夜不知何處宿皎皎旭日升林東直
幹百尺撐長空屋角花片飛濛濛百年萬事悠悠中誰向荒邨覓老翁

燈市

丁女上天雲氣癡燭龍十丈紅玻璃銀花挂樹不冑落風力搖折珊瑚枝彈丸脫手
神珠撒丹竈爐開融絳雪量來螢火作星飛一綫金蛇向空掣天帝大笑雷公驚晴

虹闌月月倒行千影萬影不可辨但聞到處笙歌聲銅虬沈沈夜傳盞光壓廣場醉
迷眼爭看小市百枝燈何止中人十家產

賽神曲

班鳩雙棲暗無語田如龜坼天不雨八月種成三寸秧催租之人猛於虎符帖有姓
名爾父復爾祖去年鬻子今鬻妻若比逃亡未爲苦鬻子僭糠粒鬻妻餘布縷證爾
分明有田主瓦盆置酒力應努酒能相攜入州府一簇紅旗數聲鼓趨者如風觀者
如堵傳呼賽神歸赤日正亭午城中人解當官意祈雨柳枝高插戶

山行遇雨

遊天台

晨興駝嶺搖鞭絲大白睽睽雞鳴遲神斤鬼斧運不到熊蹲獅伏爭矜奇一峯忽向
眼前墮低處似有龍胡垂俄看赤練閃空際散作無數天花枝是何憑依露光怪五
色照耀雲中旗將毋海水中平地坐令天門成漏危倉皇出險復入險怒馬蹶蹶饑
不嘶魂驚九折膽尤大路縱百轉雨亦隨對茲詎有景可玩但覺往事勞相思桃花

浪漲泛孤艇瀟瀟曾聽湘江湄土八夜歌助凄咽何異痛讀離騷詞又曾從僧過石梁連日苦雨步艱移老年意氣俱委謝奈何阻我還山期前行纍纍見荒冢悠悠古人吾語誰

同人遊萬松嶺

著我不借之遊展開我抑塞之塵胸入山那知山幾重獨怪豁眼迷西東老松化龍不飛去倒挂絕壑鳴長風瘦石當路立指人生病容烟雲深恐俗客到半弓曲徑千層封空岸無人日孤起野寺門前正流水水聲中斷竹聲裏竹聲洗心水洗耳吾將結廬老於此

古結交辭

烏鵲烏鵲烏聽一何悲鵲聽一何喜悲亦非自悲喜亦非自喜各鳴其意乃有此維巢維屋爰居爰處人言嘖嘖或臧或否

移竹

忽有一庭綠知從何處來根還深淺託徑亦後先開留客初移榻因君數舉杯最憐
多直節寸寸笛中材

春暮旅懷

共說春如客春先背客歸塵猶封范甌淚自溼萊衣詩卷牢愁減親朋慰藉稀白頭
慈母意壯志忍輕違

可哀曲二首

碧天如水夜如年珠箔低垂裊篆烟巾上春冰還化淚夢中斷句却疑仙青山月冷
眠孤鶴紅樹霜濃泣杜鵑不信離騷無剩藁記曾秋月醉湖船
冰雪聰明與細論逢時深淺驗眉痕秋情冷到鴛鴦夢幽怨偷傳鸚鵡言春去山憐
花入坐夜長無奈月窺門碧潭妬煞深深水招得人閒未死魂

蛤蜊

烏從千歲方成蛤如此升沈豈化工且食不須知許事相爭何意有漁翁風塵滋味

酸鹹外烟水生涯杳渺中莫道碧波深處穩可能健翮更摩空

寄口上舍

與君哀樂慣相同事最關心願每空散盡萬花成苦雨歸來雙燕怕秋風意深情自
生文外病久身疑托夢中除是美人香草句漫教消受碧紗籠

聞鄞令振濟事有感

讀書豈不爲蒼生卻羨今能作此行敢道爲魚非我類便思雨粟亦人情溝中白骨
魂猶餒海上紅巾難未平多謝羣公尙高會哀鴻時已一聲聲

夢花軒偕鄔君蕉園夜話二首

小築園亭隱逸家尋常風景轉相誇絕無依傍當門樹略補寒荒繞砌花人坐一燈
青隔幔詩題滿屋碧籠紗山林面目風塵客待爾同來看月華 月影重重燭影微
涼風瑟瑟雁孤飛琴無怨調絃猶澀樹有秋容葉自稀冷暖關心吾輩少生涯重話
舊游非當時那及貧居好九月沙場未授衣

病中有感

閉門已負菊花期
懶折疏麻寄所知
河上旌旗更將帥
床頭盆盎聚巫醫
季鷹無恙猶思去
叔子論交未恨遲
因病得閒還自笑
藥爐香滿讀書幃

僧寺秋懷

濃陰如霧鎖罍罍
選佛場中小住宜
哀怨自來蘭杜滿
春秋可許蟪蛄知
逃虛心共冰霜冷
潤物恩憐雨露私
淒絕鬢絲禡榻畔
一燈孤照夢回時

西興江

秋江發船夜氣清
風中戍鼓魚臺城
野鳥一雙掠水過
漁舟三五沿隄橫
細數岸柳不知處
再逢驛亭如有情
東方既白纜未繫
問隔蕭山猶半程

閒居消夏同友人作

袞袞羣公觸暑過
壯心長日費消磨
棋枰落子人爭看
無奈英雄局外多

馬

金勒雕鞍汗血駒却將鞭策付奚奴沙場銜鐵歸來後識得征途是畏途

湖西尚書橋晚歸

幾縷疏煙向晚青湖橋流水帶愁聽忽看夾道乘軒過補註他年相鶴經
斷岸深藏柳樹中瓜皮小艇蕩輕風湖光綠到無情處卻讓斜陽水面紅

秋夜寄遠二首

冷紅荒翠伴間門落拓愁懷憶酒尊一縷愁魂招不得人閒何苦又黃昏
竹掩虛窗鶴護扉重廉不捲認依稀如何幾點澆愁雨養得秋花分外肥
病中祇覺暮寒增待續離騷怨不勝欲採芙蓉更何處一江秋水半成冰

贈山寺老僧二首

四壁僧衣冷客魂英雄失路到空門攜來莫怪殷勤看怕有孤寒舊淚痕
老僧獨抱黃葉睡門外白雲三尺深除却秋風秋雨夜更無人識此時心

湖西酒家牡丹

更揩醉眼認年華猶是當時舊酒家笑折一枝春在手過時名士及時花

對雪

玉驄重過短長亭無復羣山舊日青如此一杯乾淨土祇宜荷鍤葬劉伶

九日登高

唐國楨

忍將冷眼看年華重九相逢興轉賒徑闢泥勻嫌屣滑山高風急笑巾斜一尊暢飲紫萸酒兩鬢羞簪黃菊花遙憶當年同學者不知誰以醉爲家

岳忠武墓

二六金牌走馬過中原未復恨如何十年血戰都成夢三字冤言竟受訛壯志空留新草木忠魂猶護舊山河試看冢上森森柏惟有南枝映綠波

夢中作

山南一碧玉山北一秋琴碧玉倚孤枕秋琴抱獨衾何當一相會永賦白頭吟

夜感

獨坐幽齋夜已深淒涼情緒逼寒衾松聲入閣風初起竹影籠窗月未沈美酒難邀
知己飲好詩合待雅人吟許多春思憑誰寄且自焚香理素琴

詠蝶

落花芳草兩無情香國春光轉眼更却怪羽僊不解意溫柔甘自誤浮生 溫柔甘
自誤浮生一段風流畫不成綠滿闌干紅滿砌江南何日計歸程 江南何日計歸
程粉翅臨風舞態輕忽遇王孫如有意依依留戀到松棚 依依留戀到松棚共宿
花房夢不驚直到睡餘春去了落花芳草兩無情

和姚石渠別駕見山園賞牡丹韻

竺士彥

翩翩裙屐鬪春華劈韻分籤細認牙蓮社債酬詩酒約梅城吏隱姓名誇當筵起草
才人筆繞郭垂楊過客車繼迹子真官少尉盈篇仙句燦琪花

次俞瑞軒見山別墅賞牡丹詩韻

乞得名花着意栽東風吹報一枝開獨標富貴神仙格肯讓潘江陸海才院落深沈

春色滿蘭干低亞暖香來人閒豔福欣消受買醉何辭酒百盃
推敲索句怕雷同惠我瑤章奪化工賭酒客來聯石上折花人語隔牆東半簾疏雨
痕添綠一抹斜陽影射紅領袖羣芳傾國色自應吟賞暢幽衷

牛渚詠

毛翔

西江牛渚不勝秋袁謝當年此泛舟幕府佳游乘月夜詩人高詠自風流千秋感慨
懷知遇一夕聲名起唱酬莫道南朝人物少婆婆老子又登樓

募刻本堂集誌喜

陳育姜

百卷遺文在清芬誦本堂元明餘劫火門戶舊書香鄭重登梨棗氤氳護梓桑三賢
稱鼎足任戴共流芳

丙申夏登漢陽大別山

今日登臨大別山滔滔江漢互回環當年曾受南條解空憶聽經石不頑

去年今日
大兒病歿

思之
黯然

暮春卽景

宋士珍

楊柳風前燕子低
花梢宿雨濺香泥
一溪桃漲看魚活
罷釣歸來日已西

題王曙樓君小照

三錄一

碧梧枝下證前身
迎面春山點綴新
最是畫工玄妙處
一泓秋水貌伊人

贈陸春明居士

○衡案以下四詩據刻川詩鈔補入
又案道嚴雖入方外實明之遺民也

釋道嚴

鄧峯猶峨峨湖水亦潺潺
如何十年別已非
昔時顏百里未云遠
道路一時艱
經年成惡夢
覺已笑癡頑
子才未大遇正氣
塞兩閒
耽空惜
余老慷慨意都刪

西澗秋吟

枯懷懶索句
縱筆漫塗鴉
處處開清景
行行着野花
涼生昨日露
光絢晚天霞
寄訊須鴻足
時看雲路斜

庚子除夕次中峯祖韻

世間熱鬧我如冰
晏坐無爲箇老僧
萬指叢中尊白髮
千山頂上閣枯藤
消除歲事

三杯茗接續流光午夜燈人我是非渾不與謂予大智亦何曾

青鎖亭次山兄韻

滿眼芳英帶露垂鏡波照徹遠山眉藤花待欲爭春色燦燦新條繞舊枝

乘涼

釋奇僧

背山松頂月一皎萬峯輝曲徑有人入溪流無是非石門空宕巖壁翠霏霏踏破
林花影孤吟坐翠微

山居五首

小閣翠微中仙源有路通短筇搜虎穴拙偈呪龍宮岫古雲梳髻潭深月畫弓筆光
含萬象獨眺大雷峯 天空明月夜坐久覺身寒朔望無心計長年樂自然蟬鳴如
奏樂鳥語勝談玄於世常如此新茶香滿園 翠竹小庭隈桃源絕點埃種瓜延野
客酌水供如來爛煮南山石香飄東嶺梅經年生計足莫笑老僧歎 遙在萬山中
爐煙遶半空瀑花噴石虎錫杖起潭龍座擁羣峯迴橋流一派通時聞天樂至澗底

響淙淙 古澗夾庭流誰當渺渺愁曉雲封竹徑夜月照松樓寺僻僧禪定山深鳥道幽晚鐘留客住一片彩霞浮

關中偶詠

一座蝸居風雨淒樓臺燈火夜高低蒲團靜坐閑舟楫箬笠空懸阻杖藜谷口雲根封石戶松關更鼓漏清溪天邊明月情何極來往峯頭樹樹棲

除夕懷弟

重重古路長蒼苔葉落空庭掃不開爲蕪梅檀迎故友曾留爆竹等同胎清燈未息三更火靜念能鎔萬劫灰幾度看來深嘆惜一頭白髮枕書臺

像贊

○衡案刻川詩鈔
續編作自題小像

飢寒可忍道難求曲膝垂腰暗點頭若不面皮黃似蠟如何免得者般羞

山居

卻宜佳境傍烟霄浩興還來步落花掃石坐觀麋鹿隊不知春去幾多家

欲有佳境傍烟霞
浩氣還來步落花
掃石坐觀麋鹿隊
不知春去幾多家

一性圓明萬慮蠲
任他滄海變桑田
翁不染紅塵事
涼月禪心處處圓

母難

一萬五千七百朝
雙親難報愧今宵
瓣香遙禮經三卷
不比丁蘭覓樹雕

川○
衡案刻
詩鈔續

編雙親作親恩愧作是不
比作可似覓樹作有木

長男文衡校字

欽定四庫全書

刻曲草堂印行

